

第三集

世界著名小說選

廣學會出版

世界著名小說選 第三集 謝頌羔編  
(一九三六) 二五八面 二角五分

本書原名「美人呢？還是老虎？」書中祇有五篇短篇小說。現改「世界著名小說」第三集，增添了四篇短篇小說，——兩篇譯選，兩篇創作。九篇小說，都是名家手筆，加之譯文又流暢生動，更增讀者興趣不少。

**World's Famous Stories (3rd Series)** by Z. K. Zia,  
(1936) 258 pp. .25

This book originally contained five short stories and was entitled "The Lady and the Tiger". Four more stories have now been added—two translations and two original writings. These stories are well-known and by famous authors. The translation is accurate and vivid, and will give readers much interest and pleasure.

---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	初版	1,200本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	再版	300本

第三集

世界著名小說選

廣學會出版

# 小言

頌 羔

我喜歡做小說遠在二十餘年之前，那時我年紀尙輕，所做的除理想中人以外，別的都是一些很短的小品。後來與米星如先生合譯金河王，聖誕之夢，第四博士，及保羅與維基利亞等西洋著名短篇小說。頗蒙青年們所歡迎，而自己也覺得有興趣，故繼續的出版了世界著名小說選共二集；如今又蒙廣學會允許，第三集又得出版問世。

這第三集的成功，並不是我一人之力，乃是由我友陳文藻，吳力，杜少衡，沈澤人，顧展綸等幫忙所成，其中有一長篇英王列卻特第二乃是我的兄弟頌義所譯，有二短篇乃是我根據西洋的資料所寫成的。末了

幾篇乃是最近明燈上登過的，如今合併在此第三集中。

我選這些小說的宗旨，是使青年讀了，能生出高尚的情緒，其中沒有使青年墮落的東西，這是我所敢擔保的。

# 世界著名小說選第三集

## 目錄

- 一 美人呢？還是老虎？……………一
- 二 赫邱利的十二件難事……………一〇
- 三 奇象與婦人……………五一
- 四 希臘商人……………六四
- 五 李伯長夢……………七五
- 六 抹靴的女郎……………一一〇
- 七 中了帝王思想的毒……………一二三

156451

- 八 一個愛民的王子……………一二七
- 九 英王列卻特第二……………一三二
- 十 長恨傳……………一八二
- 十一 定婚店……………一八五
- 十二 強盜的智慧……………一九〇
- 十三 阿留傳……………一九三
- 十四 芋老人……………一九七
- 十五 鶯鶯傳……………二〇一
- 十六 白蛇傳(寓言)……………二〇五
- 十七 李師師外傳……………二〇九

十八	中山狼傳(寓言).....	二一五
十九	『白拍子』的故事.....	二二三
二十	天真爛漫.....	二五六—二六〇

世界著名小說選第三集

# 世界著名小說選第三集

## 一。美人呢？還是老虎？

(Frank Stockton)

在極古的時候，某國有一位半開化的國王。他的言行、思想、雖然被他的鄰國希臘所陶鍊，略略改變一些，但是仍然野大、詭異、與不羈。他有豐富的幻想，並且有權威能使他一切的幻想成爲事實，獨斷獨行，絲毫不容他人置議。在內政外交井然不紊的時候，他似乎很仁慈快樂。但是稍爲有一點阻礙，他更爲快樂。因爲他最喜歡矯枉使正，填崎嶇爲平地。

他幻想很好，奇怪的行爲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鬪獸場。場內有勇

一 美人呢？還是老虎？

一



猛的表现，來啓導他的人民。這個鬪獸場，並非是給人民聽垂死劍客的悲歌，也不是給人民看宗教思想與飢饉的牙牀的決勝。乃是給人民一個發展幻想的機會。場所是半圓形，有環繞的走廊，祕密的地窖，不可思議的地道。用富有詩意的方法，施行公義。有罪的，在裏面受刑罰。有功的，在裏面得獎賞。既公正，又清廉。若是一個人民被人告發犯罪，事無大小，祇要引起國王的興味，國王就示諭臣民，榜文上寫着：

「某月某日，某罪人將在鬪獸場受審。」

到了日期，人民聚集在走廊內，國王坐在走廊的寶座上，大臣分立兩旁。聖旨一下，場旁的門便大開，放進受審的人。在這對面，有兩個門，同一形狀，同一大小。受審的人，直走到門前，任開其中的一門。

。這是他的義務，也是他的權利。他可任意選擇。如若開了一個藏着老虎的門，他當然被老虎裂爲數塊，這便算相當的刑罰。同時鐵鐘大鳴，場外被國王僱用的哭者，齊聲痛哭，四面淒然，觀者就在這當兒，各自回去，垂頭喪氣，嘆息死者可慘的悲劇。

但如果開了那個門，便有一個美女走出來。當場與受審者成婚。卽表明這人無罪。如若這人已有了意中人，或已娶妻生子，都不相干。因爲這是國王的意思。這時另有一門，走出來一位祭司，一隊唱詩班，並有一美女跳舞，漸漸走近新郎新娘，婚禮就算告成。銅鐘鏘然，發出極悅耳的音調，觀衆歡呼不絕，便有一隊小孩領新郎新娘回家。

這便是國王的審判方法。顯然這是非常公正的：受審人不曉得那一

美人呢？還是老虎？

個門內是老虎，那一個門內是美人。有時開出一只凶惡的老虎，有時開出一個美妙的佳人，並且或刑或獎，都在一剎那間，受審人無法趨避，這不是很有斷制的麼？

這個審判法，國王發明，人民也極歡迎，因為當他們聚集的時候，不知道是看喜劇，或是看悲劇。惟其不定，故能給觀衆以莫大之興味。並且使一般臣民不敢反對王，因為是禍是福，完全是受審人自招的。這位國王，有一個女兒，性情酷肖其父，——熱心，詭異不羈。——她是王的掌上珠，王愛她勝過全世界的一切，王的臣子中，有一個少年，忽然與公主發生戀愛，公主也很愛他，因為這少年美麗勇敢，全國無能比擬。數月後，這事被王聽見，王就將少年囚在牢裏，定規某日在鬪獸場

審判，這是異乎尋常的事情，所以王和人民都很渴望見這事的結果。因為以前從沒有一介平民敢與公主發生戀愛的。

王選了全國最凶惡的老虎，和最美麗的女人，預備做鬪獸場之用。這事乃全國人民所歡迎的，並且也沒有人反對，因為愛公主是從古未有的事情，必須如此審判，方能斷定這事是對與不對。

到了日期，王、大臣、和人民，一齊都聚在鬪獸場內。預備完好，隨即發下號令。門開了，公主的情人進來了，身長貌麗，大眾暗暗喝采，都未曾見過這樣一個美少年。各人忖度，『這也難怪公主愛他，不過他的命運如何，尙得觀其最後。』因此都代他捏一把汗。

少年走進場所，向王鞠躬，但一雙閃爍的眼睛，却注在王右邊的公

主。公主自從少年入牢，日夜思索這事，她較旁人有權威勢力，所以她竟知道了那兩個門的祕密。她曉得那一個門內是虎，那一個門內是美人。

公主不但知道美人在那個門內，並且知道美人是誰，原來是宮中一個最可愛的童女。如果公主的情人能證明自己無罪，便能娶這童女，所以公主恨之刺骨。時時幻想那童女正在窺伺她的情人，有時且見她的情人以眉目送情。還有時幻想他倆正在情話，所以將恨那童女的嫉妒心增到百二十分，當少年定睛看公主時，公主亦看着他。就在這一瞬之間，少年便估定公主能知道那一個門內是美人，因為他倆的情愛，使精神合為一體。少年自從下牢，久已知道公主必設法探知其事。現在一瞬之間

，果然證明他的想像是不錯了。

少年凝視的眼睛，分明是問公主：『那一個門？』公主會意，用放在前面的右手，很輕很快的，向右一指。只有公主的情人看見公主的手勢。因為旁人一概都注意在少年的一身。

少年毫不疑慮的轉身，用穩健輕捷的足腳，走向門前，旁觀的屏息凝視，只見少年走到右邊門前，一發而開。

現在的問題是：『還是出來了一只猛虎呢？還是出來了一個美人呢？』

我們越猜想這個問題，越不能得到一個答案。這是心理學的問題，很難解釋，聰明的讀者，請猜猜看。不要用你的心理，須要用那個失望

——美人呢？還是老虎？

嫉妒到白熱點的公主的心理。她是失了她的情人了，她容許第二個人得着她的情人麼？

她想到她的情人開那個老虎的門的時候，是何等駭怕、抖戰、以至於用雙手蒙她的臉呢！

但是她更常常想到另一個門開了，她那個美麗的童女出來了，銅鐘作悠揚的調子，羣衆作歡樂的呼聲，小孩子散花。領她的情人和情敵——童女——回去。她想到這兒，又何嘗不齧牙切齒，撕她那萬千情絲呢？

與其情場失意，何如使情人早歸天府，相期來世呢？  
但是，可怕呀！那凶惡的老虎，尖銳的呼聲，和人血！她的決定，

在於頃刻，而她的思慮，不知有幾日幾夜了。她早知他必問她，亦知她必須答覆他。所以就毅然決然，向右一指。

是美人出來，還是猛虎出來，這個問題，很有研究的意味。作者不敢下斷話。所以讓閱者們解答：『美人呢？還是老虎？』

## 二·赫邱利的十二件難事

(Twelve Labours of Hercules)

赫邱利是丟斯神的兒子，當他剛纔養出來的時候，就很碩麗，舉全世界的小孩，是沒有一個能及得到他的。其時有一個女神喚做哈拉，見丟斯的兒子生得這樣地結實美麗，就嫉妒起來，暗暗地差使兩條毒蛇，去齧死他。當蛇來的時候，赫和他的兄弟睡在搖籃裏，他的兄弟一見那兩條蛇伸出可怕的舌頭，竟騰身上來，驚得哇哇地哭起來了。但赫一點也不怕，伸起兩隻嫩白的小手，把蛇捉住弄死了。他家裏的人，一聽見這聲音，連忙跑出來看他們，只見赫舉起兩隻小手，把蛇捏死了，大家

都驚異這樣剛纔呱呱墮地的小孩，竟有這般地神勇，將來一定可以做一番大事業的了。後來赫漸漸地長大起來，生得又魁梧俊麗，人們見了他這般偉碩英爽的態度，在驚奇中又發生敬愛的意念。他母親見赫這樣地有希望，以為從小如其有良好的教師訓誨他，將來必會成一個出類拔萃的英雄，於是請C教他武術，E教他射箭，A教他駕御術，L教他彈琴，U教他歌唱。再稍微大一點，他去讀書了，他的教師也都很有聲譽的，他的同學也都是世界各國最有聲譽人物的兒子，但他在學校裏，沒有一個同學能及得到他的聰明，不到十七歲赫的學問就非凡之好，於是他離開沈悶的學校生活，遨遊深山荒野，登嶺擊獸，像履平地一樣；他又以俠自任，喜歡助弱抑強，所以他的聲名，又威震各

國。

不過有一件最可惋惜的事，就是他的父親丟斯受了哈拉的愚，允許赫將來長大起來，要受伊拉斯的指揮。伊拉斯呢，是一個胸懷狹小的國王，這時聽見赫厲害非凡，就畏懼起來，嫉妒起來，立刻叫赫進宮受他指揮，因為這是他父親所允許的；可是赫並不知道他父親和伊拉斯已有成約，便驕傲地不肯去；哈拉女神聽見這件事，就惱了起來，行使法術，使赫發起瘋來。赫本來神勇出羣，現在他有了神經病，益發不可制了，他一見伊拉斯的親戚故舊，動手就打，打得宮中的人，傷的傷，逃的逃了。隔了幾天，赫的瘋病好了，有的人告訴他發瘋時的情形，他心中非常難過，就避到荒野裏去，因為他覺得受伊拉斯節制，極不情願的。

他既到荒野裏，有一天，他走過一個小廟宇，他跑進去問亞波羅神，他究竟應該照怎樣地做去。廟中有一個祭司，他年紀已老了，他對於世故人情，非常熟悉，一見赫生得奇偉魁梧，又虔誠求神，就和赫講了兩天。這兩天中赫領教了祭司的訓誨，頓時改變爲一個新人的樣子，把髮梳梳光，穿着細麻布的鞋子，戴着白色樹葉的帽子，臂上繞了弓箭，手裏捏了一根很粗很粗的鐵棒，離開這廟宇，決定去受伊拉斯的指揮，履行他父親所答應的成約。

(一)

伊拉斯正在王宮裏，忽見他手下的人進來報告他：「外面有一個很長很大的人，要見陛下，這人的手中又捏着一根極粗的鐵棒。」伊拉斯

一聽，知道是赫了，於是就升上寶座，傳諭赫進來覲見，這時伊拉斯在寶座裏，極力要裝出尊威的樣子，可是一見赫身材又高大，又勇武，拿了一根很粗的鐵棒勇糾糾氣昂昂地進來，心裏倒有些畏怕起來，益發增加他的嫉妒，赫見伊拉斯坐在雕刻的寶座裏，異常驕傲，也不向他行禮，不過說道：『丟斯是人類的主宰，他叫我要聽你的吩咐，所以我來的。』伊拉斯說道：『對啦！這是丟斯的意思，要我給你些事做做，將來你能成功了工作之後，一定聲譽崇隆，受人尊敬的。現在A的地方，有一個樹林裏產生一隻碩大無朋的黑獅，常常出來襲食人們的羊羣，好好的小孩在家裏，一忽兒又給牠拖去了，所以現在我叫你去，須要把這黑獅打死，斷絕人們的憂患，這是丟斯的意思，你須要努力成就的。』

赫聽了伊拉斯的話，就離開皇宮，獨自去了。伊拉斯見他沒有一句話就去，很爲得意，暗暗好笑，因爲他很妒忌赫，借此可使他葬身獅腹，以絕後日的隱憂。

赫自離了皇宮，走了不多的路，就到A地的N大森林。其時恰巧在正午的辰光，太陽曬在地上，非常酷烈，赫覺得有些疲乏了，於是走到一個農人的家裏，要討一些牛乳喫，并且要休息一會。農人對赫說：『你要牛乳，你要休息，都可以的，不過這裏地方很小，你高大的身材，恐怕不能容納吧。』赫聽了農人的說話，也禁不住笑了起來，就彎着了身子，低着了頭，走進屋子裏去，可是他把身子倒臥下來，這屋子真的不能容納了，他沒有法子，只得把身子一半臥在屋內，一半在屋外，呼呼

地匿去。等他醒覺轉來，太陽已向地平線下，慢慢地沉沒了。他把頭稍微擡了出來，見這個農人支撐着頭，似乎正在哭泣，旁邊有一個老婦懇切地安慰他，但這個農人仍舊哭泣着，赫見了這種淒楚的景象，不能緘默了，便問農人爲什麼這樣地悲傷？可是農人已悲傷極了，只向着赫直望着，說不出一句話來。老婦見赫誠懇地問着，便告訴他：『他是我的兒子，因爲他新婚的妻子有一天和兩隻小母牛到山裏去，就不回來。』這時農人也垂淚接着道：『她一定給惡獅喫去了，她恐怕不能再回來了。』她面貌非常姣好，年紀只有十六歲哩。』那農人又說惡獅怎樣厲害，怎樣兇暴，不要說人見牠驚懼，就是無知的牛羊，一聽牠的吼聲，也嚇倒了。赫聽得咆哮起來，就跳起說：『不要悲傷，不要怕懼，我是要來

擊死牠的。』那個農人和老婦都呆了起來，望着他要說也說不出，那時候天色也昏暗了。

赫見天已黑暗，便離開這屋子，那個老婦和農人原要叫赫喝一點酒去打，但赫不聽他們的話就去了。他並不覺得什麼，只要在地方上除這惡獅就是了，是否神的意旨，也不計算到，這時天上的點點微星滿佈着，好似給他一點細微的光明，他經過許多曲折的途徑，到N大森林中，忽然間聽得一種好像海潮衝岸的巨聲，隱隱從森林裏傳達過來，他頓時把步履停止了，獰笑了一回，又把弓箭鐵棒預備着，又把身子倚在橡樹，細細地聽這吼聲的起處，歇了一忽兒，月亮也升起；但他聽了好久，也聽不見什麼聲息。又一忽兒，忽然在月光下看見有一個巨大的獸，細細

地一看，却是一隻巨獅，身體非常碩大，牠的毛黑色中雜一點櫻黃，氣息非常厲害，尾巴垂倒着，巨大的頭，忽左忽右，好像找覓東西似的。赫立穩了步子，拿起最重最鋒利的箭，架上弓弦射去，可是剛碰到牠身上，就滑了下來，赫又用盡氣力，再射一箭過去，又斷了，落在地上。這兩枝箭射在獅身上，雖不會傷害牠一點，不過牠也覺得有人要傷牠了，立刻怒吼騰躍起來，要找到人的樣子。在這時，赫也興緻勃勃，跳躍出來了！講到這獅，是獅中的巨獅，赫是人中的巨人，旗鼓相當，真是棋逢敵手了。這獅一見赫在林中跳躍出來，立刻躍起撲上去，赫就拿起鐵棒，狠命地向獅的頭部擊下，可是獅的頭骨，異常堅硬，把這棒彈落下來，不過這獅雖沒有擊斃，也受了劇痛了，立刻負痛騰躍起來，逃到

濃密的林中去了，赫見獅逃去，就拿了棒，拾了斷箭，也不再追趕牠。

這時，赫仍回到農人家。他們又告訴獅子的兇殘，赫安慰他們不要憂愁，並且說：『我給你們滅獅好了。』他們也異常快活。次晨，赫走到外面小溪裏，洗頭，梳髮，整理一切，拿起琴來彈彈唱唱，農人們都來看他，及見他身材高大，沒一個不驚異起來，個個都希望他就把喫人的惡獅除掉。這天下午，一點多鐘的辰光，赫要去打獵。又有人告訴他：『昨夜惡獅又在山背後喫了人。』許多人又領赫到那邊去看獅喫人的地方。赫於是覺得他的責任，益發重大，就滿林探索，要找惡獅的居處。到了黃昏時候，他尋到一處有許多死人的枯骨，臭氣也非常難受，同時又尋到這獅正在洞裏潛伏着，赫一見這獅，就跳過去把棒向獅的腦骨處

擊去；那獅也負痛向他直撲過來，赫就把棒打去，但打了一個空，反把棒丟了。他就立刻用神勇的兩手，在獅的頂部揪住，這時赫也非常覺得氣喘，獅也不住地大吼，牠吼聲的洪大，更其覺得可怕。但是赫仍舊運用他的神力，緊捏牠的頂部，一點兒不寬放，歇了許多時，那獅因氣不能回運，漸漸地輾倒下來，到後來呼氣不得悶死了。赫就把死獅背在身上，回到農人家裏，許多農人一見赫把獅擊死背回，快活極了，都歌唱着，舞蹈着，稱頌赫的成功，有的婦女，快樂得流起淚來，有許多農人向赫說道：『赫大英雄啊！就住在這裏吧！這裏有酒，有牛乳，你把死獅放下來給我們看看，因為牠是我們的大仇敵。』赫回答他們不能住在這裏，因這是丟斯的吩咐，要回去覆伊拉斯的命。於是許多農人都跟

着赫走着。及到伊拉斯的皇宮，有人報告伊拉斯，赫背着死獅回來了，並且有許多農夫跟着他歌唱着，伊拉斯心中奇怪，就立刻要見赫，只見赫的身上，被獅爪抓破，滿身滿面都是血跡；但一看死獅，尤其覺得可怕，伊拉斯一言不發，嚇得立刻倒退下去。赫見伊拉斯這樣地膽小，就笑了，兩手把獅提起，用力擲到伊拉斯面前，伊拉斯一見可怕的死獅和擲下時的巨聲，嚇得呆了，就逃進內屋去。

## (二)

這事過去了以後，伊拉斯又要赫做一件難事了。可是赫對於這種難事，不但怕，並且奉行着非凡願意，因為他覺得天下一切難做的事業，是英雄的事業，越是敢做，越可發展他的本領，他爲着名譽心的驅策

，丟斯的吩咐，就打定主意，無論伊拉斯命他做什麼，他便毅然做去。伊拉斯一見赫竟有這般厲害，益發懼怕起來，吩咐不許赫進城，并且在宮殿之下，開闢一條地道，宮牆的四周，全用堅固的銅鐵加築，又在宮牆的上面，插着鋒銳鐵釘，伊拉斯所以要這樣，是防赫如其要來謀害他時，他可安然逃遁的。其時L水泊裏，產生一條巨大的毒蛇，牠頭有一百個，噓氣成雲，非常猖獗，伊拉斯聽見了，於是赫的工作又到了。講到這蛇潛伏在水泊裏，極不容易尋覓，又有一件困難，如其你把牠一個頭斬去，牠同時會生兩個頭出來。赫雖神勇過人，也無能為力。想了許久，他便叫他的姪兒I去幫助他——這個孩子年紀雖小，但誠實可靠，無論叫他做甚麼事，他總忠心勇敢地做去的——他們兩人到了水

泊之後，見怪蛇躺在水泊裏，非常龐大，頭的多，一時也不可計數。牠一見赫和I帶了弓箭上來，就從每一個頭裏，噓出毒氣，赫一點不慌，慢慢地卸下他的弓弦，把箭射去，奇怪，一個頭剛才射去，忽地又生了兩個出來。赫見越射越多，連忙拿起棒來跑過去亂擊，其時許多看的人們，只見赫的神棒到處，蛇頭就一個個脫落下來，高聲歡呼，慶祝他爲地方除害；可是哈拉女神見赫這樣勝利，恐怕蛇真的給他擊斃了，立刻呼喚一隻蟹來，在他腳跟猛齧，赫連忙反身過來把蟹擊死，但那邊蛇頭頓時又生了許多出來。赫對於這樣怪蛇，一些沒有辦法，後來他把粗大的柳樹斫下，叫他的姪兒I斫成短段燃料堆疊着，同時到鐵舖子裏買兩條鐵來預備着，到了第二天，赫吩咐I在堆積的樹枝上，舉起火來，把

鐵條燒得緋紅，并叫I在蛇頭斬去的地方，就把紅鐵燙着，隨斬隨燙，使牠永遠不會生出。如此打了一天，赫和I的眼睛雖被毒氣薰得昏眩了，但是仍鼓他們的神勇，努力擊去，到夕陽下山的時候，把那蛇臨末一個頭也斬去，於是蛇就死了，這蛇死在這水泊裏，血肉橫飛，如同擊斃了一百條蛇，非常可怕。這時赫和I也弄得精神疲倦，滿身污穢，幾乎不像人，於是洗了澡，梳了頭，就在那處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衆人把水泊裏死蛇弄乾淨，并稱贊赫和I的功德，豎一塊很大的紀念碑。赫就把這死蛇帶去給伊拉斯。

(三)

有一個小村莊，名叫以拿。這個莊子靠近着一個山，山上的樹木很

多，景地非常幽麗，本來這個山，不大出名，因為山上有一隻神鹿居住着，於是漸漸地著名起來了。這隻鹿滿身雪白，頭上的兩隻角兒，在太陽裏映照著，如同黃金一般，腳趾又堅硬得像黃銅，牠在山上飛奔，聲震山谷，大凡人一聽得這種腳音，就知道神鹿出現了。這鹿就是女神A寵愛的牲畜，無論什麼人，都不敢去傷害牠，因恐女神發起怒來，那就禍患到了。那時伊拉斯又叫赫去捉鹿來貢獻他。赫聽了伊拉斯的話，也很以為容易的，不過聽得這鹿的四隻黃銅腳奔起來，異常迅速，後來他記憶他也有黃銅鞋，於是就穿着，並且掛了弓箭來了。赫到了這樹林裏，果然看見一隻潔白美麗的馴鹿，他一見快活極了，立刻奔上去要捉牠，可是這隻鹿一見有人來趕，連忙躍起黃銅蹄，像飛的逸去了。這時一

面奔，一面追，跑了兩天，起初不過僅在樹林中打圈兒。在第三天裏，那隻神鹿見赫仍緊追不捨，倒有些發慌起來，於是離了樹林，向西奔去，但赫依然緊緊地追着，穿山越嶺，跑得都像飛的一般。到天晚了，赫躺下來睡覺，鹿也覺得疲乏不能再走，趁這個機會，便也睡了一回。一到早上，赫又起來追趕，鹿就躍起奔逃，如是者幾星期，幾個月，雖互相看見，但不能捉住。末了，跑到一處海濱，那鹿跳到海裏去，但赫也跳下去追趕，這樣兜了一個世界，仍舊回到希臘國，那鹿也不能再奔了，心裏非常恐慌，因為牠從來不曾遇見這樣利害的獵人。後來走到自己的樹林，真的不能再走了，於是躺下來流淚起來了。這時赫快樂異常，想可跑上去把牠捉住了，一忽兒，在林裏聽見一種異樣的聲音，接着走

出一個A女神來，後來跟着一羣獵狗和女仙人，赫一見女神的形像和聲音，他不知爲甚麼倒怕懼起來了，就跪在她面前，低了頭，並無一語，同時，鹿也接着跪下。女神向赫說道：『哦，是你。你憑何人的權力，到這裏來傷我的優良馴鹿。』說着也張着弓要射赫了。赫漸漸把頭抬起，向着女神懇切道：『這不是我的意思，是伊拉斯的意思，因伊拉斯是丟斯神給他權柄的。我現在懇求把鹿帶去給伊拉斯看看，就可送還的。那鹿很可敬愛的，我和牠兜了一個世界，覺得很有興趣，不過我心中一點沒有傷害牠的意思。』女神見赫非常虔誠，於是說道：『好，你既這樣忠誠，我就允許了你罷。』女神說完，那鹿也馴服地跟赫去了。伊拉斯一見赫竟有這樣能力，心中越發妒忌，越發怕懼，而且越發想要除掉他。

(四)

在兀處山洞裏有一隻碩大無朋的野豬，牠身體雖非常笨重，但跑起來迅速異常，沒有人能追趕得上捉得住的。牠牙齒生得又長又鋒銳，牠把牙齒觸死了獵人和犬馬已不知多少。自從那野豬到兀山之後，臨近山的田地，大都荒廢了，因為大家知道野豬的利害，不敢冒昧去耕種了。這件事發生不久，不知怎樣地又給伊拉斯聽見了，於是又吩咐赫須把野豬活捉回來，不能在牠身上弄傷一點點的。赫奉命之後，帶了一個繩網，兩隻獵狗，預備去活捉回來。講到這兩隻獵狗已經受過特別訓練，異常勇猛的。這時正在秋盡冬初的時候，天氣極其寒冷，赫辭了伊拉斯，帶了兩隻獵狗急急忙忙向着目的地跑去，雖在嚴寒的風寒裏，但因跑得

利害，一忽兒身體就暖和起來了，赫到了E山之後，就見一隻可怕的野豬，正在山洞裏緩緩地走出來，他起初以為不過一隻野豬罷了，值得甚麼希罕，就追趕上去，那野豬一見又長又大的人和兩隻兇悍的獵狗追過來，也有些慌怕起來，立刻返身逃去，登山越嶺，非常迅速。後來牠逃到一處高崖上面，這山崖的一端，像削壁一般的直立着，前面又臨着大河，牠沒有路可以逃遁了，於是愈加發怒起來，露着齒，豎着毛，十分可怕，兩隻獵狗嚇得不敢上去。赫不能忍耐，把狗趕上前去，那野豬就用齒把狗一挑，這狗就跌到河裏去了，還有一隻，被牠一口咬死。那野豬見兩隻狗已被牠先後咬死，也便返轉身來一躍到那末山上去了。赫見一霎時兩狗喪失，豬又遁去，也動怒起來，接着跳躍過去，那野豬見赫

跳了過去，狀貌勇猛異常，也慌着，頓時逃去。那時雖在秋末，但雪下得十分大，把那山路遮蓋得看不出來，赫仍舊追趕着，不過那野豬的皮毛，非常堅厚，把箭射過去，棒擊過去，不能傷害牠毫末，赫到這裏，也沒有對付的方法了。這天晚上，赫在獵人的家裏休息，忽然想到山越高的地方，雪堆積起來一定越厚，在深厚的雪裏，野豬跑起來必定不能迅速，那時便可捉住牠。他到第二天早上，又帶了兩隻狗去，走到山頂，見那野豬躺在深雪裏，一見赫跑上來，連忙站起來逃上去，那知越逃越高，越高雪越厚，那野豬後來竟躺在雪裏不能行動了。赫於是把網張開網住，這時野豬一點不能用力了，一切聽赫處置。赫把豬背了起來，緩緩地從山上走下去，其時山下人衆見赫把野豬捉住了，沒有一個不歡

迎赫的。次日他又背了豬，到伊拉斯宮裏去覆命，見沒有一個人守着宮門。便闖了進去，走到伊拉斯面前，故意把網一放，那豬就從網裏跳躍出來，露着齒，豎着毛，向伊拉斯直撲過來，伊拉斯嚇得面無人色，連忙逃了進去。赫見伊拉斯這樣狼狽的狀態，便不禁哈哈地笑起來了。伊拉斯逃進皇宮之後，益發痛恨赫，總要想一個害死他的方法纔是。

### (五)

在愛立斯地方，有一個王子名叫A的，他有數千隻牛和山羊綿羊，這數千牲畜，同住在一個棚裏，他從來沒有打掃過，所以A在希臘國中是一個著名的污穢者。伊拉斯聽見了這件事情，又叫赫去把這個棚打掃清潔，伊拉斯所以出這計，是要使赫討厭做那些工作，因赫他所有弓箭

和一切武器，都沒有用處了。赫聽了伊拉斯的吩咐，走了兩天，就到愛立斯地方，A所住的一個鄉村，是靠近山的，數千牛羊也都在山地上喫草。這村莊前面，有一條小河，名字叫做P，它彎彎曲曲如銀線一般穿過村莊，遠望非凡美麗。再看A的住宅建築得異常宏大，但下面就是一個他所養的牲畜棚所，赫對於伊拉斯叫他做這種下等的污穢工作，非常沒趣，不過他一想到丟斯的意旨叫他這樣的，便把怒氣漸漸地平了。他坐在石上，沈思了一回，於是就到A家裏去，見A年紀已經老了，鬚鬚也很長，他左右兩旁，有兩個兒子侍奉着。這時赫走上去對A說道：『我是奉丟斯的命令，來打掃你的棚所。』A答道：『這是很好的，不過這裏已經有許多人來打掃過，可是越打掃，不但不清潔，反越弄得污穢哩。』

「赫說：『不要憂慮，我自有打掃的法子，不過我打掃清潔以後，你有甚麼相當的代價？』」A說道：『可以的，假使你打掃得清潔，我將羊羣十分之一送給你便了。』赫說：『很好，就算定局了罷。不過請你吩咐牧羊人，統統把牛羊趕到山裏去喫草，因我工作的時候，我的聲音，山谷也要震動的。』A的兒子P，見赫這樣地豪爽英武，不禁傾倒起來，走過去向赫握握手說：『我和你做個朋友罷。』赫說：『可以的。』當赫工作開始，也不向A索甚麼酒食，先要求給他一柄斧子和鐵鎚，大概人見他拿兩件東西，定到棚裏去作工了——那知他不到棚裏去，却走到P河旁邊，卸了衣服，把臨河的大樹，一一斫倒下來，又在河邊掘一條新河，這裏本來有支河的，他剛才一掘，水就源源而來。他又把那些所

斫下的樹，都填塞在P河裏邊，同時又把石子和沙泥傾下，一霎時把P河填成平地，那些水都流到新河裏來了。這新河裏的水往棚裏沖了一天，把棚沖得非常清潔。在這夜裏赫又把填塞在P河裏的樹和泥石拿起，於是水仍舊流回到P河裏去了。赫於是走到A的地方，A見污穢的棚已被水洗得乾乾淨淨，非常快活。A說：「這不是你打掃清楚的，是P河所沖潔的。我應該把十分之一的羊送給P河。」赫聽了，不禁發怒起來，A的兒子也說：「他既替我們打掃羊棚，應該把羊羣送給他的。」可是A把鬍鬚捋捋，說道：「真的要送給他嗎？不過這很柔順可愛的羊羣，我那裏肯捨得呢！」赫見A不能履行約言，便說道：「你這樣地因吝惜羊羣，不顧你的信用，謹慎些，恐怕將來連你的位子也要失去的。」果

然，後來赫和A戰爭，A被赫殺死，A的兒子就繼續做國王。

(六)

赫既做了這許多偉大驚人的奇事，人家多崇拜他，他不但體力過人，並且非常有智慧，所以不單只有人景仰他，就是天神也個個贊美他是一個英雄。可是伊拉斯見他又勝利回來，心中越發嫉妒，便吩咐他到一處鷺鳥棲息的地方去。赫當初想鳥類有什麼可怕，於是欣然拿了弓箭起程了。後來他到了鷺鳥的棲所，見山路狹小崎嶇，很難站足，又四周的危石，傾側在面前，異常可怕。這時他剛要再俯下尋路，上面無數的大鳥，像烏雲般壓下來，鉤形的嘴，金黃的眼睛，都向着赫飛過來要啄他的肉。赫已經過許多困難可怖的事，所以一點也不怕；不過他俯下時

，看見山谷裏人類和獸類的屍骨和難站的危石，倒有些戒意，因為他倘或一失足下去，性命就危險了。他方纔站定了足，許多鷲鳥已飛在他左右了，赫於是抽了一枝箭射過去，果然內中有一隻鳥，被他射中跌下了。可是鳥羣見喪失了一隻同類，頓時益發攻擊得他利害，都在他四周圍續續地飛來，把天也遮黑了。這時赫也不能用箭射去，就拿起棒來亂揪亂舞，他雖擊斃了許多，但那些鳥依然不怕，仍不斷地飛過來啄他。赫到了這裏，真正一點沒有對付的方法，他正在危殆的當兒，A女神來了！她把金盾來保護赫，並且說道：『你不要怕，你可從容地把箭射去，你這樣地勇敢，我很贊成的。』於是赫把箭一枝一枝射去，鳥又不能飛來傷害他，一霎時那些鳥都一一射死了。

(七)

克立克島子上有一個國王名字叫做M的，他生性愛海，而又敬拜海神，他常常在海神面前禱告，說：『我常常要來獻祭給你，可是沒有相當的愛物。』這時恰巧海中上來一隻白牛，又肥碩又美麗，牠滿身雪白的鬃毛，濃密而豐厚，腹部潔白的長毛，柔軟而豔麗，角很光，頭很闊，M王一見這隻可愛的白牛，他委實捨不得拿去獻祭，只得另去找一隻做祭物。海神真氣極了，就把這美麗的牛發瘋起來。牠本來氣力非常大，一發瘋更其是厲害了，牠在每天裏必定要撞死許多人，方始罷休，可憐這平安的島上，頓時起了牛禍，一般人一聽見白牛來了，都嚇得要死，大有『談牛色變』的樣子。伊拉斯就叫赫去捉這隻瘋牛來，赫到了海

鳥，一見這牛，便說道：『我來和你鬪鬪罷，總要使你順服我。』赫和瘋牛角力了許久，但牛總鬪不過他，於是馴服地給他帶到希臘回覆伊拉斯。

(八)

在屈萊斯有一個殘忍的國王。他養了許多雌馬，用人肉去餵養牠們。那些雌馬因為喫了人肉，氣力便非常之大。伊拉斯又叫赫把那些馬捉到希臘來。赫想：『世上竟有這樣殘暴不仁的國王，視人命如草芥嗎？總要先滅掉他才是。』他又想到一個人不容易去收拾，於是叫他的姪子赫去，都很願意，這時赫領了許多青年，浩浩蕩蕩到屈萊斯地方，做一

個小小的領袖。赫既到了屈萊斯，就對屈萊斯的人民說道：『你們不要怕，我們來，是爲你們除掉那殘暴不仁的國王的。』他們一聽，真喜歡極了，就把國王捉到赫面前來。赫見這個國王年紀很輕，倒有憐惜的意思，便說道：『我本來要定你死罪，如其有人來說情，我可寬放你。』但赫雖說了，沒有一個走上來替他說話。赫到這裏。也沒有法子可想。於是說道：『我聽得你所養的馬都要喫人的，是嗎？如其真的，你自己應該給他們喫掉；如其你所養的馬，是不會喫人的，那你也不會給牠們喫掉。』當國王關進馬棚裏的時候，驚恐異常，但也沒有法子可想，他關進得沒有多時，許多雌馬就奔上去把國王撕得體無完膚，一忽兒吞喫下去了。赫見一羣雌馬把國王喫完了，於是和許多青年，各人一手拿了

棒，一手攜了繩進去。見這許多雌馬都很瘦，眼睛也都很紅，好似飢餓極了，一見了人，都蜂擁上來，但這許多人早已預備好，各人一手用棒擊着，一手用繩套着，不一時，一棚的馬都縛住帶到伊拉斯面前，伊拉斯也不說甚麼話，因為他不是真心要赫捉馬來，他不過要赫做馬料罷。赫說道：『這一羣雌馬可放到歐林潑斯山裏去罷。』後來這許多馬都被放到歐林潑斯山裏去了。

(九)

伊拉斯見赫的本領高強，益發恐慌起來。他後來又想到一個法子，使赫永遠不能回到希臘，於是就叫赫到愛麥仁去把女王的腰帶拿來給他。愛麥仁呢，是一個女人國，她們最仇恨男子，不許男子進她們的城，

她們射箭的本領又高明，無論什麼男子到她們國裏，她們總要把箭射死，所以在希臘稱善射弓箭的人，就喚做愛麥仁人。這時伊拉斯非常得意。以為赫這回去，必定也要被她們射死的；那知這都是伊拉斯神經過敏的揣測，因為赫不但生得奇偉過人，又面貌異常俊秀，並且他神箭和力的聲名，絃琴的美妙，都是使愛麥仁婦女企慕他，歡迎他。赫到愛麥仁，不但允許他進城，又請他參觀她們步隊營中的箭隊，她們的兵士都穿白式的制服，身體都很充實，個個拿着弓箭，非常勇敢。又見馬隊中許多婦女，騎着白馬，攜着槍和盾牌，來往騁馳，又很威武。既而又領他參觀城內各種風俗和制度。這女王因為表示熱忱歡迎赫的緣故，除令女兵迎接他外，又親自出來招待，她是很顧頤，黃金色的頭髮，垂着兩肩，

燦爛的寶石，週繞着全身，儀態萬分，也英武萬分，她向着赫微笑着，表示無限歡迎和愛慕。歇了一回兒，女王向赫說道：『你是世界上的大英雄，我企慕你的大名已經好久了，況且你一手神箭，在世界中要佔第一位置，不過我現在不要你得勝我，你如要我的腰帶，我就送給你好了。當她解下的時候，見帶上許多燦爛的黃金和光芒萬道的寶石，真是價值傾城的寶啊！赫就向女皇行一個折馨禮受了下來，去回覆伊拉斯，不過赫對於這無價之寶送給伊拉斯，心裏非常不願意。

(十)

伊拉斯一見了這般名貴寶物，異常愉悅；但一想到又給赫勝利回來，則又恐懼了。他想，總要叫他到一處用不着音樂，也用不着面貌的地

方，使赫喪失生命。果然不上幾天，伊拉斯差赫到野人所棲息的G地，叫他統統把野人所有的牛羊一同帶到希臘來。伊拉斯所以要這樣，因為那處的野人非常利害，生着三個頭，三個身體，他的蠻力，不要說一個赫不能對敵，就是十幾個赫也不經他一擊；但赫一點也不曉得，這種情形，只曉得伊拉斯的吩咐，是丟斯的意旨，一定要服從的。他奉命之後，就向G地出發，他到了G地，剛正走上海岸，那野人來了！那野人真生得可怕啊！掀動着三個下頷，擎起着六條毛臂，還有一隻兩頭的狗。吐着二條舌子，豎起着尾巴，一同奔過來。赫眼中所看見奇形怪狀的東西，已經多了，那放在他心裏，便不禁笑了起來，可是那野人倒惱了，就把六隻毛手拾了石子對準赫擲過來了！赫一見石子如雪片般飛來，立

刻跳在海裏躲去。一面抽出箭對準那野人射了三箭，都射在他身上要害的地方，那野人中了猛箭，大聲一吼，便倒下來死了。赫又把兩頭狗擊斃，於是一把牛羊帶到伊拉斯面前。

(十一)

這時赫大功已將告成，他覺得伊拉斯一切叫他所做的事，都沒可怕。一天，伊拉斯却又叫赫到海那邊，地的盡頭且的地方，去拿三個金蘋果回來。這三個金蘋果呢，生在一個花園中間，那花園有龍守着門，鎮日鎮夜不睡覺的。那蘋果的樹上，也有三個仙人管着，一個全身穿着玫瑰色，一個全身穿着黃金色，一個全身穿着蔚藍色，都非常整潔而美麗。但赫走了許多路，總找不到金蘋果產生的地方。有一次走到意大利地

方，看見一條河裏有許多河神唱着歌，跳着舞，異常熱鬧着，赫於是問他們金蘋果產生在那一個地方？可是河神都答不知道，不過說，除非要去尋海神納爾斯，他自然會知道的，他們又講給赫聽，納爾斯鬚鬚很長，有五十個女兒伴着他唱唱歌，說說笑話，非常快樂，……可是赫要尋納爾斯的心非常之急，於是不聽他們說完就走了，不知歷了若干時，果然被赫找着，但是納爾斯異常狡猾，不肯告訴他蘋果所在的地方，頓時變了一隻蟹，把本來的人形消失了，赫知道蟹就是納爾斯所變，便立刻走上前去要擊死他；可是他剛要打，一忽兒，却又變了一隻牛，赫知道納爾斯故意狡猾，就握住着牛角要擲他出去，納爾斯見赫這樣利害，立刻害怕起來，回復了原形，告訴他金蘋果所在的地方。赫到了亞非利

加洲高山的上面，見A背負託着天，跪在山上，赫走過去問A道：『朋友，你可告訴我金蘋果所在的地方嗎？』A答道：『你可代替我背着天，我替你去拿來好了，因為你可以勝任我的工作。』歇了不多時，A竟拿了三個金蘋果回來，赫一見真快活極了！可是A拿到了之後，不肯授給赫，不過說道：『這三個金蘋果我可替你回覆伊拉斯，你年紀輕，可以擔任這個職務，我已經背得力竭了。』赫知道已受他的愚，但是如其不答應，背上已受着重壓，也不能脫身，便說道：『好，不過天的壓力很重，當時我不會在背上襯墊一件厚衣，請你暫時代我背一背罷。』A不知他是脫身之計，就走上去背了，赫出來之後，就拿了三個金蘋果，逃到希臘獻給伊拉斯。

伊拉斯見赫把十一件難事都做了，十二件事只剩一件了，他在宮中踱來踱去，非常憂愁。他想，索性叫他到陰間去罷，因為陰間沒有人敢去，也沒有人去了再回來的。於是就吩咐赫到陰間裏捉一隻狗帶回希臘，這狗的名字喚做C。但赫聽了這話，毫無懼色立刻起程，他走到A山，見大而寒冷的泉源，就向泉源裏跳下，照這樣冒險，沒有人敢嘗試的，因為這個泉源的水，異常利害，雖鐵放進去也要鎔化。赫既到了下面，非常黑暗，摸索好久，到了一處河岸，見岸邊有一個擺渡的老年人撐着渡船，赫就請他擺一個渡，老年人搖着頭說道：『我專渡死人，不渡活人的。』赫又懇求他，老年人說道：『你有金樹枝嗎？』赫說：『沒

有。』老年人說道：你既沒有，那就不可以去了。在岸上再休息一個世紀，然後我渡你過去罷。』赫聽得惱了，不等他說完，就跳到船裏去。老年人說道：『這不是我不答應，是陰間的王不答應，因你是活人，又沒有金樹枝，你如其去，他一定要把我關在牢獄裏了。』不過赫既跳上渡船，老年人看看赫雄壯異常，心裏已經有些怕懼了，便把赫渡了過去。赫渡河之後，見宮殿門。恰巧這隻狗站立着。赫快活極了，立刻跑上去要捉牠，那狗非常伶俐，就逃進到王的身旁去，赫也跟進去，見王坐在寶座，威嚴萬分，旁邊坐着一個王后，面貌很美麗，也很白皙，不過一點沒有血色，她有兩種嗜好，一是喜歡看花，一是愛聽活人的笑聲。赫見王便懇求他道：『我是伊拉斯差我來要狗的。』王笑道：『你就是

赫嗎？你真瘋了，你把狗帶去，我們的國家沒有守備了。」赫道：『我奉丟斯的命令，已經做了十一件難事，現在只剩這一件了。我也上山背過天，也做了不少的驚人的事，你如其真的不肯，那麼，我就要打起來了。』於是王就允許他把狗帶去，赫把狗帶到伊拉斯面前，伊拉斯真嚇喪了，立刻叫赫把狗送回陰間，那狗一回到陰間，非常快活；但赫從陰間回到希臘，見着太陽光的燦爛，更加覺得可愛。他聽丟斯的吩咐，現在已把十二件難事做完了，他已做成一個超越的非常自由人了，他的聲譽，從此越發崇隆起來，沒有一個不稱頌他的功德。他既脫離伊拉斯壓制，到處都逢快樂，并且做成希臘國中最大的偉人。雖然他隔了不久，也要死的，不過他死後做神，依然快樂着，而他在世上所做的事業和

聲譽，如日月的光耀，永久不會磨滅。

### 三·奇象與婦人 (By R. Connell.)

默頓醫生常常對人們說道：「有二樣東西，我覺得是最神祕的，就是婦女和白象。」

默頓醫生的父親，是一個做馬戲的，當醫生年幼的時候，父親常常訓練他，希望他克繼父業，可是，他的母親，却極端的反對，定要他去學醫，所以，默頓究竟變成了一個醫生。但是，默頓對於做馬戲，也很喜歡，因此，當他有閒暇的時候，常常跟着馬戲團，各處遊行。

有人問默頓道：「你的說話，究竟有什麼意思？」

默頓道：「我作此言，原是有感而發，諸君少待，讓我講一樁故事

，證明我的說話罷。我所跟着的馬戲團，團主是斯潑靈爾君。前年他玩弄獅子的時候，偶然不小心，竟被那兇野的動物，擊了一爪，便一命嗚呼，團內的事務，都是他的妻子代替了。主婦斯潑靈爾夫人是一個又肥碩又美麗的婦人，她做事非常能幹老練，因此營業也很是發達。近年以來，夫人是很有一點積蓄了，這樣一個又能幹又美麗又有錢的嬌婦，自然垂涎三尺，妄想求婚的頗不乏人，可是夫人呢，却凜若冰霜，絕對沒有一個當意的人。」

一次，團中缺了一隻白象，恰巧當時麥克柯勃地方，有一隻白象，登報出售，所以，我們的主婦，便打了一個電報去，詢問價錢，回電說，售價祇一千二百元，很賤，而且年幼性慧，易於馴養，主婦聞之，不

覺大喜，就銀貨二交，立刻把牠買來。交易既成，却大失所望，原來那象的脾氣，非常兇頑，馬戲團裏的人們，一個都近牠不得，須知做馬戲者，訓練野獸，原是他們的慣技，可是，這一次，因為這象兒生性太粗野的原故，竟計窮力盡了。人們稍稍動彈一下，這隻野性難馴的怪象，便奔騰跳躍，移山倒海的大鬧起來，象象的人，始終無從着手，後來，主婦大怒，逼着那人去訓練，那人嚇得無法可施，祇好辭去了職務不幹。

說也奇怪，可厭的勃利，却敢去親近那象，提起勃利這個懶漢，真是又可笑又可憐的。勃利是我們馬戲團中最可厭最可笑的醜鬼，他一無所長，不過在車中做一點洗掃雜役。他天生一副醜相，灰色的眼，禿頂的頭，赤紅的鼻，歪邪的口，細小的腦袋，烏黑的頸項，再配一副短矮

蹣跚的身材，使人一見，便生了滿肚子的氣。他的脾氣，又很是古怪，你要說他是一個壞人，那末，倒不如說他是一個無上的懶漢，比較來得正確，因為他簡直懶極了，連壞事也不願意做。他是一個矮鬼，所以，生平最恨的，便是身高體壯的長漢，他一見了團中的長漢，便兩目發火，滿口生烟的忿怒起來，恨不得一拳將他打死，以雪心頭之恨，當他滿胸忿火，暴跳如雷的時候，短小的身子，放在他偷來而不稱身的外衣中，愈形其醜！其實他為什麼如此痛恨長漢呢，也不過是無意識的痛恨罷了，毫無理由。

他的性懶，也可以說懶極了。別的工作都不喜歡做，所願意的，就是喝酒，對於酒類，樣樣都要喝的，自火酒以至酸醋，沒有一樣，不狂

吞牛飲地喝進去。他在工作方面，也和旁人不同，如果你要他十點鐘做事，必需對他說八點，這樣，在十二時以後，他方能醉眼模糊地緩步徐來，這種老脾氣，馬戲團中的人，大家都熟知的。他最喜向人家借物，如果你願意借給他，從火柴以至汽車，不論大小美惡，他都要『借』，可是所謂『借』這個名辭，原是勃利自己應用的，因為他借後是否歸還，却完全不負責任。勃利也喜歡吹牛，時時向人們誇口，說他已經十六年不買襯衣而不患無穿，原來他所穿的，都是人們穿破拋棄的衣服哩。還有一點，他也很覺自雄的，就是他已常和長漢爭鬧，往往被他們痛毆之下，像一個吃空的破酒瓶似的從火車的窗中擲出去，可是屢鬧屢擲，始終沒有跌死，馬戲團的人都厭棄他，主婦也輕看他，他本來就要被斥逐

了，不意他竟和那兇頑的象親熱起來。

他初時輕拍那象，漸漸和牠相近，衆人都爲他恐懼，可是，那象却寂然不動。這樣，勃利就很親熱地撫摩牠，溫溫地安慰牠，稱牠爲『我的孩子』『我的小姐』，那象也很馴服地聽從他。這樣，人們都非常驚奇。主婦知道了，就使他專象那象，暫時不加驅逐。漸漸地那兇頑的象，很馴服地聽從勃利的指揮了。漸漸地那野性大發、不可訓練的象，竟能出場演戲，靈巧非常了。這樣，人們也不禁笑道：『不意懶漢勃利却有這訓象的本領呢！』

勃利自象象以後，性亦大變，對於他飼象的職務，非常注意，他在自己的飲食方面，雖無定時，而他的象象，却每食必飽，從沒有一次疏

忽的。其餘那象的痛苦疾病，莫不處處留心，他待這象，簡直比人們待他的孩子愛人還要體貼入微。勃利也不再蓬首垢面，終日昏醉了，突然衣履整潔，煥然一新，待人也很是和氣，不再像以前的胡鬧，這樣，我們見了，不覺大爲驚異。後來，我們纔知道，原來勃利新近竟對人發生了戀愛，他所單獨戀愛的是誰？說也奇怪，就是馬戲團裏的主婦，斯潑靈爾夫人。正是瀨蝦蟆想吃天鵝肉，說來可笑，可是這個癡心的勃利却毫不自餒，一心猛進。

主婦知道了，却付之一笑，以爲這個癡心的懶漢，偶然歸正，反喪心病狂，妄想戀愛，這種妄念，完全是癡漢做夢罷了。就是要嫁人，豈不能找一個才貌雙全，出類拔萃的男子，焉有瞎了雙眼，來垂青你這癡

漢呢？可是癡心的勃利呢，却仍不失望。

有機會的時候，勃利就誠誠懇懇地向主婦求婚，一次失敗，下次又進行，一次受辱，下次又哀求，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不下十餘次，主婦不禁發怒了，就厲聲斥他道：『我的目的，是要做馬戲，不是找人求婚。就是我要結婚，也要擇一個比你高出萬倍的人，像你這樣的醜鬼，如何却來妄想？而且，你有什麼優點，却厚着臉，向我求婚呢？』

勃利被主婦一問，不覺問得呆了，他搔耳摸腮，目定口呆地想了半天，纔斷斷續續地答道：

『因為我……是……一個……男……子……，』

夫人又氣又笑的問道：『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優點？』

他又握耳摸腮，面紅筋出地想了半天，纔汗出如漿的答道：

『無論如何，我總可以設法改善學好。』

主婦厲聲道：『快些滾開罷。你這瘋狗！我們這裏，不再要你這狂鬼，快快離開這裏。』

勃利覺得無法可想，祇得滿面苦容地要求和他的愛象作別，然後離去。這天晚上，勃利向那白象，喃喃地訴了一夜的苦，第二天纔依依不捨，滿眼流淚地作別去了。

勃利既逐，主婦就另使一個人，豢養那象。不料那白象的舊性，又突然大發，奔跳怒吼，毀物傷人。一次，那人竟被那象捲在鼻中，向遠擲去，跌得幾乎半死。

這樣，馬戲團裏的人，都沒有法想，後來，他們就決意把牠賣去。

事有恰巧，那象忽然生病了，病勢很兇，幾乎有旦夕將死的樣子，主婦不得已，便吩咐將牠裝在車裏，載到外埠去發賣。車將出發之前，懶漢勃利忽然出現在衆人面前，衆人倒也驚喜歡迎，告訴他白象生病的消息。勃利很悲傷地說道：『我聽得我的小姐害病的消息，所以，便立刻奔來，現在，我的……，』說到這裏，他早看見那心愛的白象，垂頭喪氣地站在車裏，他便立刻衝入車中，抱着白象的腿兒，哀呼流涕。他溫和地告訴白象，問牠的病勢，又命牠做深長的呼吸，那白象似乎是完全懂得他的意思，所以，便深深地呼吸起來。果然，呼吸了一會，那象似乎舒服安靜得多了，於是，勃利又抱着牠，絮絮地閒話。那時，主婦

聽得勃利來到的消息，不覺心頭火起，立刻趕到怒罵道：『誰要你這瘋漢來此，踏污我的車子，快去，快去。』

那時勃利也怒目大叫道：『不去，不去，無論怎樣，我不願離開我的白象的。須知我聽得白象害病的消息，拋棄了職務，立刻來此，此後我們或生或死，都要留在一塊，無論如何，我決不能離去的，我現在要和牠一同留在車中，爲牠救治。』

主婦看他這種又獸又醜的怪狀，也不覺笑道：『你和象同住在車中，如果牠今晚死了，身子倒下來，豈不要把你壓死麼？』

勃利道：『我愛牠，我要救治牠，壓死的危險，我是不顧的。我愛牠，就是壓死了，我也不恨……』於是主婦感他的愚愛，便讓勃利住在

車中。

這天晚上，車行甚疾，在經過一個車站的時候，車身很猛烈地震動一下，那病象果然倒下了。伏在象旁的勃利竟完全壓在白象的巨體下。

第二天早晨，有人到象車中去，看見白象壓在勃利的身上，白象還活着，而勃利却已僵臥如死了。他們就把他抬出來，灌救了好半天，纔慢慢地蘇甦起來，可是，他的脊骨，已壓斷了幾根，他的身體負傷很重了。

幸而那時候，舊金山有一個著名的醫士，接骨治傷，其術如神，在歐戰時候，他曾經做了極大的工作，不幸的勃利，便被送到他的醫院中去救治，經過了一年多，纔把傷勢治愈，精神復原哩。至於他所用的醫藥

費，爲數甚巨，那都是他夫人負擔的！」「啊！奇了，他有這樣一個賢良的夫人嗎？」一個聽者驚異地問。默頓醫士不慌不忙地答道：「他的夫人是誰？列位莫要希奇，原來就是我們馬戲團裏的主婦斯潑靈爾夫人，至於你們要問怎麼這位又美麗又能幹又有錢的馬戲團主婦，肯嫁給這個又襤褸又矮小又可厭的勃利，那是我也莫明其妙，不過我早已對你們說過：「婦女和白象，我覺得是最神祕的。」這樣說來，我這句話，豈不是很對的嗎？」

#### 四·希臘商人 (G. G. Cinthio 作)

佛來爾奇羅，他不過是新從喀甫來的商人。

一個庸碌市儈——恕我，用這個不客氣的名詞——他除了金錢以外，還有什麼別的關心的事呢？即使他奔波勞苦，原也只是受着黃金的驅使，在他眼前，只鑠鑠地閃動着金色的光芒，將他一切都蒙住了。正如夏天的蒼蠅，只知聚集在腥羶臭腐的食物上。

佛來爾奇羅他原不能逃出這個例子。並且，是的，他更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刁鑽兇惡，老奸巨猾，不失為意大利商人的本色。

假如照近代人的說法，佛來爾奇羅儘夠稱為一個資本家了——自然

，在當時是沒有資本家這個名稱，——誰也不能準確地計算他所有的資產，因為他的產業，每一刻，每一分鐘，都在那裏增加着。

這不能單獨苛責佛來爾奇羅一個人，那一個富人不是這樣呢？最初，是想多積些錢可以舒舒服服地過一生，以後，錢愈多，慾望和貪心也漸漸地增長，最後，却為着愛錢的目的而貪錢了，因為他們的金錢，早已超過了他們生活的需要。

他奔波地走遍了意大利全國，最後，他到了門圖就停止了他的行程，而就在那裏成立了他的家庭。

佛來爾奇羅永遠在金錢的慾望中生活着，忙碌着，勞苦着，但是他沒有滿足的一天，雖然他的財產已經是這樣多。

在某一天，佛來爾奇羅却遭了意外的不幸。

每天，無論風雪，他必須出外去經營他的商業。從朝暾在東山上露出了他的光輝，他就匆匆地出去，直至太陽沒了才歸家。歸家時，從衣袋中鄭重地取出了他的錢囊，晶光的洋錢，花綠的鈔票，一一的陳列在他的面前，向他露出和悅的微笑，不知是嘲笑這主人的貪心呢？還是嘲笑這守財奴的愚蠢？然後，佛來爾奇羅儘量地欣賞着，他細細的數着鈔票的數目，一會兒又拿起洋錢來輕輕地敲着，發出了輕微而清朗的聲音，宛如幽美的音樂，佛來爾奇羅輕輕地敲，靜靜地聽，如同音樂家欣賞他自己成功的作品。在他覺得無限的疲倦之後，方才將他的金錢都一一地珍藏到他的鐵箱內。這鐵箱乃是他的生命，而金錢進入這箱子以後，

也永無重見天日的機會了。某天他正如日常一樣的走到商場內，而且這一天特別使他覺得狂喜，因為在一天之內，他竟得了四百金洋。在事情終結之後，他就返回他的家內。

不幸的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了。

當他到了家裏以後，正想將四百金洋取出時，但是——呵——但是他找不見他的金洋。

佛來爾奇羅怎能相信這是事實呢？他希望他所遇見的只是一個夢，但是太陽却又明明地照在西山上，而禮拜堂晚禱的鐘聲，也嘹唳地從遠處飄來。這怎能不使他驚惶失措呢？他在每一個衣袋中都搜遍了，但是他的四百元金洋，終是蹤跡杳然。

在佛來爾奇羅心中，只有悲傷的苦痛，和懊喪的心情。經過簡單的思致之後，他覺得只有遵循他今天所經過的路途上去找尋。假如他的錢是遺失在途中，幸而沒有被人看見，——自然，在世界上，路不拾遺的人是沒有了，——幸而在他找尋時能以發現這錢囊是安然無恙地在路上，然後，他將牠拾起，懷在胸中將牠帶回。這樣，在這『幸而』中可以驅散他悲哀，重復他的希望。

但是，誰能知道這錢囊究竟是掉在那裏呢？而且佛來爾奇羅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走遍了城中的街道，但是除出泥土與石塊之外，並沒有什麼，更沒有金光光的四百元金洋。

他問着走路的行人，他們簡直將他當作瘋人了，因為他的態度是那

樣的慌忙，兩眼直瞪瞪地釘着人，額上的汗珠也如簷前雨點一般地落下。他逢人便問，最後，他就走過的狗都問遍了，但是，終沒有人能以告訴他。

在他種種的計劃中，却想到了一個方法。

他親自到門圖城的縣長處，詳細地報告了他失錢的經過，請縣長特派一人去宣傳，說：假如是有人拾取了，他願以十分之一，四十元作爲酬報。縣長看見他這樣可憐的神情，就允准了他的請求。

在沒有多久之後，却有一老婦人走到了縣長的公署內，她手中提着一個錢囊。

這不是佛來爾奇羅的錢囊又是誰的呢？當他一見這錢囊時，就狂奔

至老婦人的身旁，在她手中奪取了這錢囊。他狂吻着，跳躍着，簡直如同發瘋，他又將這金洋傾出，一一地數過，正是四百元，連一個都不缺。

老婦人就向縣長報告說，她今日從禮拜堂歸家時，在路上却見了這個錢囊，但是她不知道是誰失去的，又不能去送還。方才她聽見招尋失物的消息，并且又知道有四十元的賞格，所以願將這錢囊歸還失主，因為她不願得這非義之財。

她確是一個窮苦的老婦人，并且，她還有一個年青的女兒，僅靠着每天勞苦地工作來維持她們的生活。所以四十元的賞格，於她們良心上既沒有甚麼譴責，於她們生活上也可以作為補助。

縣長對於這高尚的婦人，加以尊敬的讚美。

佛來爾奇羅儘是將他的錢數着，一方面覺得他的錢能由失而復得的快樂，但是過了一刻以後，他又覺得這四百元金洋中的十分之一，終於要損失，覺得無限的不捨。

這時縣長就正色的問他說：『佛來爾奇羅你的賞格呢？你的錢不是已找到了嗎。』

佛來爾奇羅仍是低着頭數他的錢。他在計劃用什麼方法可以免去這四十元金洋的損失。忽然，他想到了——『哦，縣長，這錢還不對呢？這裏只有四百元金洋，但是除四百元金洋之外我還有三十四個銀元呢？這是我的零款，既然這老婦人找到了這四百元，還有這三十四個銀元也

須着落在她的身上。」

「婦人，除了四百元金洋，還有三十四元銀洋的零款，你看見嗎？」

「縣長故意地問。」

「誰會知道有三十四元銀洋的零款呢。假如我存心吞沒，連這四百元金洋我都不交還了。」婦人哀苦地回答。

佛來爾奇羅繼續着說：「既然不見了，這就作爲你的賞格罷！」他說着露出狡獪的笑容，私自讚許他自己的機智。

縣長也知道他的計謀，就嚴詞的說：「佛來爾奇羅你失去的是四百元金洋和三十四元銀洋，是嗎？」

「是的，一點都不錯，」佛來爾奇羅回答。

『哦，這一定是弄錯了，早上我自己也失去了四百元金洋整整的四百元，這一定不是你的，是我失去的錢了。』

縣長說：『婦人，拿去罷，這四百元金洋，我完全給你作為賞格，因為你是這樣一位窮苦而誠實的婦人。』

佛來爾奇羅看見婦人拿去了他的錢，心中立刻十分的反悔，覺得不當吝嗇這四十元，哀懇縣長說：『我情願給她應得的賞格，』但是這懊悔已是太遲。

據說：這老婦人的女兒，本有一位情人，因為經濟的壓迫，使他們不能結婚。現在，這四百元金洋意外的收入，却使他們的愛情，收穫了甜蜜的果子。

在這歡樂的婚筵中，又怎能不笑佛來爾奇羅自己的刁猾和愚蠢呢？

## 五。李伯長夢

(Washington Irving 作)

凡經過哈得孫河的人，總記得克斯開爾山的。這些山是亞伯拉暨山系的分支；往東看去就是哈得孫河。山勢巍然矗立，高入雲霄，頗有坐視八方，囊括一世的氣概。四季氣候的變化，倏忽陰晴；但在驟變之間，卽或數小時的變動，那蔚藍的天空，預先必定幻出許多燦爛濃淡的光澤，和離奇古怪，變化無窮的山形來。因此，四週的村婦，都把牠看成很正確的風雨表了。當天色清瑩，雲霞靜止的時候，映出一道蔚藍淺紅的彩霞來，在沉靜日暮黃昏的時候，更顯得牠的氣勢俊嚴魁偉。有時雲霧消散了，有一團蒼白的煙氣，霧在牠的頂上，被西山尖頭的垂陽一照

，好似給牠戴上了榮華的冠冕。

在此山麓底下蕩漾的遊人，遠遠看見村子裏面悠悠的飄出了幾道青煙，從青翠的樹林中望去，紅色的屋脊，綠色的樓角，隱隱約約的從碧油油的樹葉中露出。一處很古老的小村，是從前荷蘭的殖民住過的。年代雖久，但先人遺留下來的很矮小用荷蘭的黃磚砌成的房子，依然還存留着那些木格的窗子和四週的房角。屋頂上有很多的箭杆，隨了風的移轉，就可以當作定風針了。

這個村子依然還被英國管轄的時候，在那種房子裏面住着一個帶些傻氣，性情倒很溫和的人，他的名字叫作李伯，他是萬文克爾的後裔。

萬氏是個很勇敢的人，從前跟着斯梯瓦生總督經過許多次戰爭，占領了

克利司探那。但是李伯却沒有這樣的豪俊。我知道他的獸氣是很深的；但對於他的鄰人却都很好，而且是一個很有服從性怕老婆的丈夫。因為懼內的緣故，他的性情不能不變得人人可愛的柔順諧和了。也許是因為他在家裏受嬌妻羈縻慣了，到了外邊也很能對衆人溫柔和藹些。他的脾氣的確是很柔和的，好像在一個火爐裏面鍛鍊過一遍似的，他們以為密帳溫韓的細語，比世界上的什麼訓條，什麼教義，都能使他們尊崇而忍耐。從這裏看起來，如果一個男子有一位悍妒的老婆，可以算是幸福，那末，李伯就算最幸福的一人了。

他對於鄰家的婦女都是非常的和藹，時常跑到別人家去談天，把他老婆的潑悍告訴她們聽，她們也就隨着嘲笑，或詛咒她一頓。村中的小

孩子們見了他也很快活的來招呼，他有時陪他們玩耍，教他們放放風箏，滾石子，還說許多關於神奇鬼怪和土人的故事給他們聽。他徘徊在街上或村邊的時候，必定有很多的小孩子拉着他的衣襟，或爬到他的背上，作許多有趣味的遊戲；他穿過鄰家房子的時候，就是獐狃的惡狗，也不肯來吠咬他。

李伯最大的缺點，就是厭惡正當的工作，比厭惡什麼都還要厲害些。但他並不是一個沒有忍性不能耐勞的懶人，他時常坐在一塊冰冷的石頭上，拿着一根很長很重的竹竿，默不作聲地釣魚，像石像一般，就是螞蟻或小蟲咬了他一口，他仍然是一動都不動的。有時背了一桿槍，天天鑽到樹林或是河邊；也不顧深谷，或是高崖，祇是跳上跳下的找松鼠

或野鴿去射擊。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人們的請求，他極喜歡幫人家的忙，做很費力的工作。譬如當人家有事的時候，他必定擔任一部很重要的職務，如打稻麥啦，或是編籬笆啦，都很忠心服役，因此，村中的女子們，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叫他替她們跑些她們自己丈夫不給她們跑的雜差，或做些離奇古怪的事體。總而言之，他對於任何人的事情，都誠心願意服務；可是對於他自己的事情，反而有些怠惰，尤其是他家裏的職務，或田間的工作，他愈加懶惰怕做。

他說：『他的田地，在村子裏要算頂壞的了，就是費九牛二虎之力去耕種，也得不到好的收穫。』於是，那塊田就一天不如一天的瘦下去，他園子裏的籬笆也漸次地破壞了，他的牛不是跑出去，迷了路走

不回來，或是踏進人家田裏去吃黃芽菜。在他園子裏的野草，又似乎比較人家園子的草容易茂盛些。他每次要去工作，總遇着天雨，因此，他雖承受了些遺產，他自己不能經營，也就一畝一畝的荒廢到不能收穫。所剩的祇有一方小地，種着玉蜀黍和番薯罷了。

他的兒子襤褸得好像沒有大人管的野孩子一樣，小李伯穿了李伯一套舊衣，奇形怪狀，處處可以使人辨認出是他的肖子。每逢這小李伯出門的時候，跟在他母親背後，穿着他父親一條久已不穿的闊襠褲，一邊踢蹶的走着，一邊趕緊急急忙忙的用手提着兩隻袴腳，好像婦女在雨天扯着裙子蹣跚在馬路上似的。

李伯倒是一個樂天派，有他這副愚騷馴良的性格，却能得其所哉的

隨遇而安了。他也不管生麵包熱麵包，拿起來就可以喫。就是費半點思想或力量，可以得到一磅代價的時候，他也不去做；甯願死守着一點力量也不費的窮酸生活。設若他的女人不常常罵他懶，罵他不經心，罵他把一分家產蕩盡了的時候，恐怕他就要逍遙自在的嘯傲一生了。

一天到晚，他的妻不絕的詛罵他，簡直一舉一動都引起她那詬誶的聲浪，滔滔地罵他個不住。這樣地慣常了，每當她罵的時候，他就把肩膀一聳，把頭搖一搖，眼睛往上翻着看一看；但是一聲也不響。這樣有時也會引起他妻的動氣；他沒有法子，只好跑到房子外邊去。

李伯第一個最親近的，就是他那一隻名叫「狼」的狗；牠的怕女主人，和李伯伯老婆一樣，因此，牠的女主人就把他倆看作一邱之貉同流

合污的懶東西了。不過照牠性情來說，的確是一隻很忠誠的狗。牠很有勇氣跑過荒野的樹林，但沒有勇氣反抗牠女主人的詛罵。牠走到房裏的時候，把尾巴垂下，緊緊地夾在兩條後腿的中間，再把有勇猛的氣概，收藏起來，嚇得好像要上斷頭臺臨刑的樣子，斜睨牠女主人一眼，等她剛把掃帚一摸的時候，就把牠嚇得趕快逃避了。

李伯的痛苦和他的結婚後的日子恰恰成了正比例。她的兇悍永遠不會減少，尖銳的舌鋒，就是她唯一的利器，終日到夜繼續不斷的向他進攻，結果，他被逼到不能安身，就跑到朋友地方，找許多無聊的村人閒談——他們就在一家掛着喬治三世的紅像的旅館門前一張長凳子上坐着，開起會來了。他們終天地坐在這個蔭涼底下，無精打彩的談些村中閒

事，或竟毫無意義說些無聊話，有時拾到一張過客丟掉的舊新聞紙，他們就當作一樁正經的事體討論起來。會中有一位戴立克先生，他是身材矮小略有些學識的一個人，常把拾來的舊報紙唸給他們聽，他們都是很平心靜氣地仔細聽他唸；他說字典上簡直沒有難住他的字，於是，他們更起勁的紛紛議論他所唸的是已經發生過好幾個月以前的事蹟了。

他們會中的一切，都是取決於一位名尼古拉斯的，他是這村裏的一位長者，也是這個旅館的主人，他自早至晚都是坐在門前，一動也不動，等太陽曬着他的時候，才慢慢地向着濃蔭森翳的樹下移一移。因此，四鄰的人們都看着他的移動，當作一個很可靠的日晷了。很少聽見他說話，可是他那根煙袋，却永遠把嘴占領着，他的門客也都知道他的脾氣

，在煙袋上就可以推測他的心理。如果有人談話不合他的意思，他就用力地把煙吸進去，忽而用力地一口噴出來；如果合意了，就一口口慢慢地吸進去，悠悠地噴出一道青煙來，那一圈圈的煙紋旋繞在他的面前，漸漸地向上飄去，由淡而杳然，他於是又把頭顛了一顛，足可以證明他是十分滿意了。

李伯藏在這個會場裏，自以為是很可自衛的保壘，可以避免他女人的糾擾了。過了兩天，又被她發覺出來，一直跑到他們所組織的會裏來，所有的會員都受她窘迫，即使我們很莊嚴而尊重的尼古拉斯先生，也沒有法子阻擋她，反被她胡鬧了一陣，說：李伯的懶惰，都是他們慫恿唆使的。

可憐的李伯失望極了！他一面願意脫離田間工作，一面更要逃避悍妻的羈絆，唯一的方法，就是拿一桿槍跑到樹林裏去。他坐在一棵大樹底下，從口袋裏拿出兩塊餅乾，和他的狗一同喫，他覺得惟有牠才能和他表一點悲憤寂寥的同情。他說：

『咳！我的「狼」呀！你的女主人也很糟塌你；那也不要緊，祇有我在世一日，你就不要愁沒人幫你的忙。』

牠聽了這話，把尾巴搖一搖，仰起頭來端詳牠主人的臉一番，如果狗是有感情能懂人性的一個動物，我相信他定是很能夠領略他的安慰。

在一個樹葉凋零，陰沈嚴肅的深秋裏，他不知不覺地走上克斯開爾山的一個高峯，四處尋找松鼠，在沉寂遼闊的深山中，祇聽他鎗聲碎碎

的引起四週的回響。他放了一會空槍，累得氣喘吁吁地就躺在一個懸崖峻峭的草地上，天色已經昏暗了！從樹林的中縫望下去，尚有許多蔭翳未退的青叢一簇一簇的遍滿了大地。遠遠地望見哈得孫河，浪花滔滔地奔流着，一隻小船漂漂蕩蕩的浮在中心，蔚藍的雲霞，反映到河面，隱隱地與青山相接，好似化成了一片浮雲。

他轉回頭去往山谷裏一看，千丈的深崖，巖峭佇立，谷底有很多峭崖上脫掉的石塊，陽光已經照不到他的深處，只是借着些反射的力量，還可以模模糊糊的看見裏邊的東西。他沉默了一會，夜色漸漸地上來了，山的陰影也漸次籠罩了半山中的空谷，他想：如果他回到家裏，天色必定很黑了，再想到見老婆的時候，不禁深深地長嘆了一口氣。

他下山的時候，聽得有人在叫：

「李伯，李伯。」他的狗站在他的一邊，把脊背往上一聳，很驚駭的狺狺地吠着，向山谷邊看去。他害怕起來了！趕緊也隨着狗的視線看去，有一個古怪的人，背着一件東西走上來；但又一想，或許是他的鄰人在需要他的幫助吧，於是。就趕緊走上去接他。

他走近了，看見那人的奇怪樣子，他更驚異了，他是一個很短小肥胖的老頭兒，蓬鬆着一頭短髮，鬍子已經灰白了，穿着一件荷蘭服，腰裏繫着一條大帶子，他不知套着幾條褲子，最外的一層是頂寬大的，兩條腿的兩旁，有兩粒鈕扣，自褲腰一直達到膝蓋上邊，肩上背着一個木桶，好似盛着是酒，他招呼李伯背一背。李伯雖很驚懼他的怪狀，但他

索性喜歡幫人家忙的，所以他就毅然的把牠背在自己的背上，沿着崎嶇的小道，順着瀑布溜過的乾河溝上走去。他們在路上聽得一種很大的聲音，轟轟地像雷震一般，似乎從深的山谷裏面傳發出來，又像從兩壁峻崖的中間爆發出似的。他們就順着這個聲音走上去，經過山峽，到了一個洞，好似一座圓形的劇場，四週都是直立的峭崖，上邊有蒼老的古樹，拳曲的伸出了他們的幹枝，密密地遮蓋得祇能看見一小塊青天，和幾片黃昏後的晚霞了。他倆一路走着，一句話也沒有說，因為李伯不知道要他背上這桶酒來幹什麼，尤其對於這位老人的本身有些懷疑，於是，就由畏悸的心理，漸漸地減少親近的意思了。

他倆走到洞的裏面，一切的景象，更使他驚駭得不可言狀了。中間

有許多奇形怪狀的人們正在打地球。他們的衣服都是很古老很不合時的，有些穿着很小的短衣，有些是背心，腰裏帶着一把很長的刀，還有許多穿着很多的褲子，都和指導他們的那個領袖同樣的打扮。他們的相貌也是各不相同，一個有很大的一個頭，很寬的臉，但他的眼睛却像小豬的一對小眯眼似的。又一個的鼻子完全遮住了他的臉，戴着一個塔錐形的小帽，頂上插着一根紅雞翎。他們都有鬍子，但是各個的顏色，各個不同，形狀更是各有特殊了。有一個好似他們的指揮官，是一個很強大好似已飽嘗風霜之苦的老人，穿着一件有紐扣的外衣，束着一條寬帶子，掛着一把刀，頂着一個高的小帽，上邊也插着一根翎毛，紅襪子，高底鞋上有一朵一朵鮮豔的玫瑰插着。這種樣子，忽然提醒了李伯一件事

：他好似記得在萬斯開哥牧師家裏見過這樣的一張畫，那是在開拓此地的時候從荷蘭帶來的。

李伯看見這種現象，就很奇特，他們雖然都是在各盡其興的玩耍，但依然保着一副凜然嚴肅的容顏，在遊戲的會場裏能夠有這樣地沉默寂靜，也是他第一次的見着。因除却他們打地球的聲音而外，再沒有別的動靜了。可是他們這種球聲已經把滿山打得好像雷似的轟轟然震得不了。

他倆走到他們跟前，他們就馬上不打了，都用一雙「目不轉睛」木偶似的眼釘住了他，這種奇特的形態，嚇得他祇是顫顫地發抖。那老頭把桶裏的酒倒在一個酒罈裏，用手一指一畫的告訴他，教他留心伺候這

許多人，他很怯懦的答應了一聲。他們極沉寂地把酒喝了一會，又去打他們的球。

李伯的膽怯和惶恐因時間的移動慢慢地減少了一點，在沒有人注意他的時候，他鼓起了勇氣偷着把酒嘗了一點，他知這是很好的荷蘭燒酒，可惜他也是個酒鬼，願意再嘗一點，一次一次的嘗下去，簡直禁不住要大喝起來，把頭一低，就這樣地深入夢鄉了。

他醒來的時候，才知道是睡在一塊草地上——睡在他起初見山谷裏上來的那個老人的草地上——搓了一搓眼，朦朧的一看，已是日上三竿的清晨了。叢林裏的小鳥在枝頭跳躍地唱牠們的晨歌，高翔的鷹在天空中迴繞着。他想：『這是不會的，我是沒有在這裏睡了一夜。』回想睡

前的事蹟——那奇異的人和他的酒桶，那個山峽，那個山洞，那個地球隊，和那個酒罈。『嘿！那個可恨可惡的酒罈呀！』他想：『你叫我怎樣回去應付我的老婆呢？』

他回頭一看他的鎗，上邊已經生滿了銹，鎗機也頹了下來，鎗桿也被蟲子蠹空了，他以為這是山中這些詭譎的惡人們給他用的計，教他吃了藥酒暈過去，便好偷却他的鎗。他的狗也不見了，或是跑去追松鼠和雞鳩去了。他就吹嘯或是喊叫牠的名字，終歸無效，僅有空山的回音可以和他相應，但狗的音信却一點也得不到。

他打算去找昨天晚上去的那個地方，找到那些人們，便好問他們討回狗和鎗。他要起來行走時，全身的骨節都覺着有些發硬，精神也沒有

了。他想：『這個山地與我不合適，設若從此得了骨痛病，老婆子不是更加要與我爲難了麼！』他很費力的走上山去，到了他們昨晚來過的那個山峽，的確非常的驚駭；乾河溝裏現在竟津津的流出水來了！沿着大石一塊一塊的過去，峯峽裏邊充滿了喋喋波濤的水聲。他總想找到那個地方，穿過了許多樺樟樹林，有時被葡萄蔓繞住了腿，因爲牠們自這樹上纏到那樹上，有的還結成網羅把道路都阻擋起來了。

結果，經過峭崖間的山峽，到那個圓形的劇場，但是這裏已是無路可走了。前面有萬丈矗立的大石，淙淙的波濤從上邊經過，一直流到一個很深很寬博的水壑裏面，因爲四週有蒼蒼暗淡的樹影籠罩着，已是看不大清楚了。因此，不得不停止他的前進。又喊起他的狗來，但唯一的

回答，就是滿天高翔着的小鳥唧喳唧喳的聲音，牠們翩翩自如的飛在老樹的頂頭，好像俯視着在譏訕這個可憐的昏瞶者似的，他越發手忙腳亂了，清晨已經過去，他的肚子也餓了起來，丟掉他的狗和鎗，固足使他悲哀，但想到要見他老婆的時候，更使他心裏怔忡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但無論如何，也不能餓死在山上，把頭搖一搖，背上那桿生滿了鏽的破鎗，懷着一肚子的恐懼和憂慮，迤邐着向家裏走去了。

到了村邊的時候，遇見了許多人，但都不能認識，把他愈加疑懼起來，因為他在這三里五鄉裏面，沒有人他不認識的。他們的服裝也改了，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他們見了他，也是很驚惶的用一雙奇異的眼睛來看他，同時，却都把自己的手往下頰去摸，這樣引得他也不能不照樣

的試一試，當他摸住他那已經長了一尺多長的鬍子時候，他才驚惶起來了！

到了村裏面，一羣小孩指着他的鬍子在狂笑，幾隻沒有見過面的狗，在他經過的時候狂吠起來了。他看這個村子完全變了；地基也擴大了，人口也增多了，一排新的房子都是他從來所未見過的；但他那常去的地方，却是不見了，門牌也改了，窗子裏面的人也都不認識了，一切的事情，都不像從前的那個樣子了。他惶恐起來，暗想：『難道是神鬼把世界改變了嗎？不錯，這的確是他昨天才離開的那個村子，舊山依舊在，故河仍長流，山坡澗谷也都照舊的還在那裏。』他越發昏了，又想：『昨晚的酒壇真真把我這個可憐的腦筋昏聩了不淺呀！』

費了半天工夫，才找到回家的路徑，懷着滿肚子的鬼胎，慢慢的走着，一心一意的傾心在聽他老婆的惡罵，看見他的房子已經壞了，房頂也陷下來了，窗子也倒塌了，門扉斜着掉在一邊。一隻快要餓死好似他那（狼）的老狗臥在門外，牠就叫牠的名字，那隻狗把牙一露，趕上他就吠，這實在是它最傷心的一件事喲！嘆了一口氣說：

——咳！我的狗呀，你忘記了我嗎？

走到房裏，全室皆空，這種悽慘寂寥的境況，倒可以使他怕老婆的心理漸漸地減退了些。他喊他妻子，除却破牆可以把他的聲音反應到他的耳鼓裏；再也沒有別的動靜了。

他趕快往他那個躲身的旅館裏走去，但是也不見了。祇有一所很宏

大而不整齊的房子在那裏，窗上很多破碎的孔洞，用破襪子爛掛子堵的結結實實，門上寫着『合衆國旅社，主人杜太李爾』等字。從前那棵歇涼的大樹地方，直立了兩根旗竿，尖頂上好像有個紅色的睡帽，一面臨風飄揚的大旗上邊還有許多小星，使他更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他總歸記得旅館牆上的喬治三世的紅像，他在那底下吸過好多次的煙，但現在也換樣子了，紅色的服換作了藍黃色，王杖改作了一柄指揮刀，戴着頂三角形的帽子，下邊署着『大將華盛頓』五個大字。

旅社門前仍有許多人聚談，但沒有一個人認識的，看他們的性情和舉止，都有些改變了。從前他們那種百無聊賴沉寂的倦容，現在變爲氣勢炎炎，語言激昂鋒利的談話了。他仔細地看了一會，就找尼古拉斯的

那個寬臉，綳疊數層的下頰，和他那一根可以代言語的長煙袋；或是找那位校長，讀報的萬巴麥爾先生，但都失望了。有一身長而易動怒容的人，拿着一綑傳單，很急奮的講演什麼民權啦，選舉啦，國會議員啦，自由啦，戰爭啦，獨立啦等等，使得他更是莫名其妙。

李伯這種樣子，——滿臉灰白色的鬍子，背着一桿生滿了鏽的鎗，穿着一身古怪的衣服，引得一羣婦女和小孩跟在他的後面當玩意兒看。一會兒把在酒店裏談論國事的先生們引得注意了，他們圍住他，很驚奇的把他打量了一遍，那個演說的人趕快走上前來，把他拉到一旁問他是選舉那一邊，他也不知說什麼，祇是呆呆的看着他。又過來一個很矮小的人，把他一扯，翹着腳趾，把口對住他的耳朵低聲地問他是聯合黨呢

，或是共和黨？李伯一點也不了解他們說的什麼。一會又一個矜嚴氣壯的人戴着一頂小尖帽，用手把人們往兩邊一摺一摺的摺開羣衆，走到他的面前，一手撐着腰，一手柱着手杖，他那雙銳利的眼睛和小帽，完全把他的性格表現出來了。用很嚴厲的聲音問誰教他帶着鎗，并且領着許多暴徒到這選舉場裏來，或在村裏有什麼不法的暴動。李伯很驚惶的答：

『呀！先生！我是本地的一個可憐而安分守己的人喲！我是大英皇帝的馴民！哈！上帝保佑他。』

旁觀的人聽他說到英皇的馴民，轟的一聲就說：

『哈！他是保皇黨呀，他是保皇黨，是個間諜，是難民，趕他走！』

快些趕他走！好容易那個矜嚴氣壯戴着小尖帽的人，費了很大的週折，才鎮壓住了羣衆的紛亂。又大聲嚴厲的問他到這裏來究竟是作什麼或找什麼人。李伯知道他對自己是沒有什麼壞意，就告訴他是找他的鄰人，他們也是常在這個地方歇着的。

「好啦，那末，他是誰呢？叫什麼名字？」

「尼古拉斯那裏去了？」李伯想了一想這樣說。

「尼古拉斯嗎！他已經死了十八年了，在他的墳上還有一個木牌哩，記載他一生的事蹟，恐怕現在也爛朽了吧！」沉默了一會，一個老頭慢慢的這樣說。

「保暮達徹呢？」

『呵，大戰開始的時候，他就加入軍隊了，聽說死在石點之役；有的說湮沒在安東尼鼻的波濤裏。我也說不清，大概終是死了吧！』

『校長萬巴麥爾呢？』

『他也從軍，現在是個鄉團長，已入議院了。』

李伯聽到這許多的慘變，覺得世界上祇剩得他這孤苦零丁的一個人了。他聽到他們說一次，他必定心酸一次，他不知道這是經過了這麼悠久的時間，什麼戰役啦，議院啦，石點啦，簡直使他半點也不懂，再沒有勇氣問他的其他朋友了，於是很失望的嘆了一口氣說：

『咳！沒有人知道李伯萬文克爾嗎？』

『哈，有的，那不是李伯萬文克爾靠着那棵大樹立着的嗎？』兩三

個人趕緊的這樣說。

李伯向那邊看去，的確有一個人很像他的儀表，很像他未上山以前的那樣懶惰那樣襤褸的樣子。（那就是他的兒子，現在長大了，譯者註）他完全昏迷了，他疑惑和他相同的那個人，或許就是他本身也說不定。正在他昏曠的時候，有一個戴尖帽的人問他是誰？他的名字叫什麼？

「祇有上帝才知道！我已經不是我了，我成了另外一個人，在那裏靠着大樹的就是我。不是的，他不過是變成了我。昨夜明明還是我，就在山上睡了一覺，他們換了我的鎗，呀！一切的事情都變了！我也變了！我不知道我的名字是什麼，咳！誰知道我究竟是誰呢？」他在昏亂間這樣答了幾句。

看他的人也不知怎麼了，這個看看那個，那個看看這個的互相窺視，把頭搖一搖，用手按住他們的前額。幾個人在低聲談論他這段故事的時候；那位矜嚴壯氣戴着尖帽的人趕快走開了。正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的時候，一位打扮得整齊的婦人走到人羣裏來，看了他兩眼，在她懷裏抱着個小孩，一見了他這樣古怪的樣子，就嚇哭了。她說：

『嘿！李伯，不要哭，那老頭兒不會嚇你的。』

這小孩子名字，這婦人的風姿，和他的聲音都可提醒了李伯的疑團。他馬上就問：

『請問婦人的名姓？』

『猶絲葛滕睨爾。』

「你父親的名字呢？」

「咳！他的名字是李伯萬文克爾，廿年前他拿了一桿鎗出去，再沒有回來，他的狗回來了，他還是沒有回來；或者是他自己打死自己了，或是被土人綁走了，誰也不知道，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呢。」

李伯此時祇一句話問她了，聲音很顫動的說：

「你的母親呢？」

「她剛死了不久，咳，因為她同一個小販子生氣，把血管崩裂而死了。」

他聽到這裏，總算得了一線的安慰，他再忍不住不說實話了，他把他的女孩和她的小孩相抱說：

『我就是你的父親嚟！——從前年青的李伯，現在成了老年的李伯了！你們誰也不知道可憐的李伯嗎？』

衆人都很疑慮的一言也不發，從人叢裏面擠出來了一位老婆婆，把手放在眼皮上邊，仔細的打量了他兩眼說：

『不錯，是的，就是李伯萬文克爾，就是他，老鄰人呀，我們實在歡迎你，這廿年的工夫，你到那裏去的呢？』

李伯聽說廿年，其實在他也不過祇一夜睡覺而已。鄰人們聽見都過來看，他們對着把眼霎一霎，把舌頭吐一吐，那位矜嚴壯氣的人在那陣談論紛歧的時候走開，到一邊空地地方，把嘴角往下一扭，搖着頭，引得全場的人都是把頭一搖一擺的在懷疑這樁事。

彼得溫特東克忽地走來，經他一番的證明，誰也再不懷疑了。他的父親是個史家，備有關於本地的紀事，他是這村裏最早移來的居民，很明悉鄉間的事蹟和傳聞的故事。彼得一到這裏，馬上就證明他的確是李伯了。他相信這件事是實在的，他父親告訴他過，克斯開爾山是有過神奇古怪的。那是發現此河此村的第一人漢特立克哈得孫設立的齋戒，廿年舉行一次，同他那半月船上的水手重來看看這種冒險的事業，並沒有看守在這河上邊，那末這個大城也就叫這名字了，他父親看見過他們穿着荷蘭舊服，在山洞裏面打地球；有一天夏天的晚上，他也聽見過他們那轟轟如雷響的球聲哩。

這件事情說完了，衆人散開，又都去辦他們很重要選舉的事去了。

李伯的女兒領着他到了家裏，她有一所很舒適很整齊的房子，並有一個身體很強壯很勤懇的丈夫，他想這一定是從前爬到他背上玩的一個小孩了。他看見靠着樹的那個兒子和他完全一樣，教他到田間去工作，他總是因遺傳上的關係，不樂意作自己的事，倒出死力去替別人幹。

過了幾天，李伯又重度他的舊生活了，雖則歲月已久，但老友重逢，又是一見如故，並有許多青年也很能情投意合，終日往來。

天天呆坐在家裏，無聊已極，因年齡老的關係，也不能從事操作，於是又到那個旅社的門口椅子上去坐着納涼，村人都把他看作了本村的長者之一，同時，也覺得他好像獨立戰前的一個紀年錄似的。經過了多久，他才能和他們隨便談話，才知道在他神經錯亂酣睡的時候，已起一

次很大的戰爭，這個地方才脫離了老英帝國的羈絆，和喬治三世的管轄，成爲現在北美合衆國的自由民了。其實說來，他也不是政治家，什麼民國，什麼帝國，他都無甚關係，他唯一的專制觀念，就是他吃苦了幾十年的『婦人執政了』！僥倖現在才到了盡頭，才脫掉了河東獅的羈絆，得自由的隨便出入，再不受老婆的干涉了。有時一提到他的妻的名字，他就把頭搖一搖，把肩聳一聳，眼球向上翻一翻，這也許是他前生注定的命運，也許就是他的解放了吧！

他時常把他的事，告訴杜氏旅社的來往客人們，雖前後有些不同，然綜其大意，不過就是我所說的這個樣子罷了，就是鄰近的男人，女人，孩子們也沒有一個不知道的。有些人故意說這不是事實，說李伯已經

瘋了，這不過是他的一種妄想而已，但老人們却都信以為真。現在有許多人聽見克斯開爾山上夏晚的浪濤聲，他們就以爲是漢特立克哈得孫和他的水手又打球了。這就是怕老婆的丈夫們的唯一願望，在他們困苦加身的時候，他們更十二萬分樂意把李伯酒壘子裏的酒，拿來喝個酩酊大醉。

## 六·抹靴的女郎

法國左拉原著

吳力譯

她還在牀上，半裸着，微笑着，她的頭陷入在枕頭裏，她的眼睛睡意很濃。她的一隻手隱匿在她的頭髮裏，旁的一隻垂在那牀沿上。那位伯爵，拖了他的拖鞋，站在一扇窗前，拉起了那帷幕。他吸着一枝雪茄，看來像沉湎在思慮裏。

你們誰也知道她。她昨日是二十歲，但是看起來是年華二八。她戴了那天從來所允賜給他一個天使的那個最顯赫的冠冕，一隻黃金的冠冕，柔而堅的好像一隻馬的鬃，光澤彷彿一絡絲。他鬆曲着的火炎遍捲着她的頸項。每一束緊收了本身，又很長的展開出去。那鬆髮落垂着，

那捲絲滑瀉着旋滾着；那完全的金堆激發的很燦爛。在那燃燒着的一堆下面，在它光輝的中央，現露了一個潔白而嬌嫩的頭頸的背面，乳脂一般的肩部和豐滿的乳房。難抵抗的誘惑留在那雪白的喉部上，從那火也似的紅髮下面聰慧地竊視着。當時你的眼睛探見了那頭頸的柔光和黃金色的影蔭，情慾便着起火來，燃燒起來。這裏混雜了野獸和小孩，勇敢和天真，酩酊裏呼求着熱狂的接吻。

她可美麗麼？那便難說；她的臉給髮堆藏遮了。她一定有一個低低的前額；灰色的眼睛，細狹和長長的。她的鼻子定是不整齊的，古怪的；她的嘴大約大大的，有紅色的嘴唇的。

那其餘的可有什麼關係？你不能歸納出她的形態或是斷言她臉部的

外貌的。她使你一見便醉，像第一杯濃烈的酒一樣。你一切所看見的是在一個紅色火炎裏的一個白色，一個微紅的微笑；她的眼睛是像銀子在日光裏的閃耀。她旋轉了你的頭，那你早已魂蕩的不能一個一個的研究她的全美了。她是中等身材——在她的舉止裏有一些遲緩和笨重。她的手和腳是一個小女孩的手和腳。她的整個身子表示遊蕩的縱慾。她光裸的一隻圍繞着的，映眩着的手臂，惹起了情慾的感刺。她是五月裏薄暮的皇后，祇能垂久一天的愛情的皇后。

她偃臥在她的左臂上，那是略略的彎曲着的。她即刻就得起身。當時她半開了她的眼皮去適應日光，看在那灰藍的牀幕上。她埋睡在她枕頭的花編裏。她看來像沉沒在汗流裏和那醒覺時佳妙的疲倦裏。她的身

子四展着，很白皙，很靜謐，光光爲輕微的呼吸所激起着。精緻的麻布夜服開露着的地方，處處現出了薔薇紅的皮肉。沒有東西再比這隻牀和那女人躺着在上面來得淫逸了。那隻神聖的天鵝兒有了和她相稱的窠巢了。

那寢室是美緻的藍色的一間奇屋。那顏色和那香味很是興奮。那空氣是令人疏弱，感刺和寒慄的。那些幕兒打着怠慢的褶襠吊掛着。那地氈懈怠地睡躺在地板上，聾啞似的。那廟宇的靜寂，那光亮的柔和，那影子的耐味，那用具的整潔，使人悟到一個女神，她在她自己裏，一切的秀美和端麗中溶入了一個藝術家的和那公爵夫人的靈魂。當然嘍，她是牛乳浴所養育的。她美妙的手肢預表她一生尊貴的懶惰。那是歡娛的

，去幻想那她的靈魂有她的身子的全個的潔淨。

公爵吸完着他的雪茄，深深的對於一隻馬感着興味，那馬剛在宋取利最跌落的，他們試着把牠的脚再裝上。那隻可憐的畜牲在牠的左腹方面失足的，什麼柄棒必定斷了牠的肋骨。

在那寢室的背後，在她濃香馥馥的牀上，那個嬌麗的美人兒緩緩地在醒覺着。現在她眼睛已睜得開開的，但是還是靜止着。那頭腦是醒了。那身子還在熟睡裏。她是做着夢。她騰躍到了什麼光耀的高處？什麼天兵在她前面經過着，帶着一個微笑給她的嘴唇？什麼企圖，什麼工作她是在默想着？她醒時所初現的什麼奇異的意念已使她驚喜？她睜大了的眼睛釘住在那幕上。她還沒有驚動。她是陶醉在妄念裏。她那麼躺了

愛戀着她的夢幻。

那時敏捷地，像是服從着一個無可推諉的叫喚，她伸直了她的腳，輕快地跳下地氈。她把火球一般墜掛在雪肩上的頭髮掠到後面去。她擦集了她的紐帶，溜進了她藍絲絨的拖鞋，在一個文雅的姿勢裏，交叉了她的手臂；那時，半僵着，她的肩胛作了弓形，撇着脣像一個含怒的孩子，她疾急地跑走了，全沒有聲音，開着一扇門，消失了。

公爵作着一個滿意的嘆息，拋去了他的雪茄。街上的那一隻馬已經站了起來。一鞭便把那隻可憐的馬打的跌了下去。公爵旋過來，看看那一隻空了的牀。他向它看了一回；又閒散地踱前去，坐着在那邊沿上，他也開始注視那灰藍色的幕幔。

那女人的臉是難透徹的：一個男子的呢，像一個透明的泉流，顯露了它澄清的一切奧祕。那公爵是研究着那幕幔，機械地計算它可以值多少錢一碼。他加起來，乘起來，總結一個很大的數目。那時不知不覺的給那一連串意念帶走了，他繼續估那整個寢室的價值，得了一個莫大的總數。

他的手息在那牀上，用肘推擊在枕上。那地方是溫暖的。公爵忘了那廟宇，開始想到了那偶像。他詳察那牀，那逸樂的雜亂，那是每一個美麗的睡眠者所遺下的；看見了一根黃金色的頭髮在那枕頭的白色裏閃耀着，他漸漸的沉思着這個女人。那時二個概念聯了起來；他同時地想那女人和那房間。在他的幻想裏，他比較那女人和那器具，那帷幕和那

地氈。什麼東西都很調和。

這時那公爵的奇想入了迷，在那人類思想的一個解釋的奧妙裏，他的長靴引起了他的注意。並沒有什麼叫他怎樣，那長靴的意念忽然的侵佔他全部的頭腦。他回想大約三個月份了，每一個早晨，當時他留在這間房間裏，他總看見他的長靴弄得很清爽，拭得很亮。他把這個回憶反復思想。

那寢室是莊嚴華麗。那女人真可神聖。公爵再看了看那天藍的幕和那在被單上的單根兒的一根金髮。他祝賀他自己，宣說着他修整了上帝一個錯誤，當時他把錦緞穿上了這個美麗的皇后，她呢，命運預定她投向一個洗陰溝的人和近封騰苦羅的一個門衛。他稱贊了他自己，爲了給

了這個異物一個柔輦的窠巢，費了一筆五六十萬法郎的不足取的款子。他站起來，向前走了幾步。他是單獨着。他回想他這樣每晨常是單獨留住到整個十五分鐘。那時，並沒有好奇心，只是弄些事做做，他開了那門，也消失了。

那公爵經過了長長一聯串的房间，並沒有遇逢什麼人。但是旋回着，他聽得在一間小室裏有一個很響和繼續不斷的揩拭聲。想着那是一個僕人，希望着問問她，她的女主人可在那裏，他開了那門，把頭伸進去。當他站停在門口，張着嘴，失了知覺。

那密室很小，漆着黃色，有像一個人一般高的褐色的底色。在一個角裏有一隻桶和一大塊海綿，在別一個角是一把掃帚和一條拭塵布。一

扇張開的窗放近了一道不很亮的光，照在這間很高很狹的貨物間裏。那空氣是潮濕而且寒冷。

在中央，在一張門席上，那金髮美人盤着腳坐着。在她的右面是一罐黑鞋油，有一個用黑了的刷子，還是濃厚和潮濕哩。在她的左邊是一隻靴子，亮的像一面鏡子，那刷鞋匠的藝術的傑作。在她近邊是齷齪濺了的小塊和很細的灰塵。過去一些放着用來在鞋底上括去泥的刀子。她正捏着另一隻靴子在她的手裏。她的一隻手臂全個兒伸入它的裏面了。她纖小的手指緊握了一個有長長的，剛勁的毛刺的大刷子，她正在猛烈地擦刷着那個鞋跟，那是不易擦亮的。

她已把她的紐帶纏裹在她分開着的腿上，一滴滴汗流滾落在她的頰

上，肩上；不時她須得不耐地把她落在眼前的捲髮擦後去。她白玉似的胸膛和臂膊散滿了污點，有的細小得像針尖，有的大得像扁豆；那黑油，當它從刷毛上飛迸開去，已把那眩目的白色濺上的黑星兒。她閉緊了她的嘴唇，她的眼睛潤濕着，微笑着。她可愛地屈向着那靴子，顯示着撫愛它比了擦刷它還得真切些。她是沉湎在她的工作，忘記了她自己在她無限的愉快裏，被她迅捷的動作震動着。從那凸出着的窗外，一道冷冷的光照在她身上。一個寬闊的光線越過着她，燦燃着她的頭髮，增加着她皮膚的淡紅色，把她的花編變着藍色；顯示了這個美麗的精緻的絕世佳人在那泥塵裏。

她是熱心而且快活。她是她的父親的女兒，她母親真實的孩兒。每

天早晨醒着的時候，她想起了她消度在污穢的樓梯間裏，在那一切寄寓者的老舊了的鞋子中間的孩子時代。她幻夢着那些；一個熱烈的慾望強制她去弄清什麼東西，就是一雙靴子也可以。她有擦刷東西的嗜好，像旁的人嗜愛花卉一般。這是她的祕密，這事她以為羞恥的，但是在那中間她可覺的無上歡快。所以每個早晨她在她的奢華裏，在她潔無瑕疵的美麗中，起來去用她白皙的指尖去剝刮那鞋底，去把一個貴婦的美緻拖污在一個刷鞋匠的鄙陋工作裏。

公爵輕輕的觸碰了她的肩胛，當時她驚駭地擡起了她的頭，他從她那裏拏掉了他的靴子，把它們穿上了，擲給她五個蘇(註)兒，靜靜的退走了。

那一天的後來，那刷的少女覺得很煩惱和陵辱。她寫給那公爵，她聲明要十萬法郎的賠償費。那公爵聲稱他的確回想到虧欠她什麼。擦刷他的靴子一天二十五個孫的姆（註）到三個月月底是二十三法郎。所以他遣人帶給她二十三個法郎。

（註）蘇原文作（*Sou*），是法國的古錢幣，值一法郎（*Franc*）法國銀幣名）二十分之一；孫的姆（*Centime*）也是法國銀幣，值一法郎的百分之一。

## 七·中了帝王思想的毒

濟澤

王君從小喜歡看歷史，看到秦始皇統一天下，造阿房宮，富甲宇宙，成爲一世之雄，不覺毛髮直豎，表示欣賞之意。不過日後漸漸的忘了懷，並不知道這種意念於他有何特別的關係。

隔了十年，王君畢了業，在商界裏營業，因爲做事勤懇，爲人又極機警，所以每年昇職，後來做了公司的總經理。

同時，他又娶了妻子，她是一位教會女校的畢業生，很能夠得到王君的歡心，兩夫妻情投意合，不知老之將至。

有一天，忽然王君病了，他返到家中並不說甚麼話，第二天，起了

牀，忽然的打起人來，並且自稱爲『秦始皇』。

秦始皇下令說：『我今天要上朝。』別人都說王君發了癩，但是他的妻子很愛他，並不用甚麼強力制服他，却把家中的木器移開些，在客廳的當中放了一張長桌，又放了一張高背椅子請他坐，並且對他說：『願王萬歲。』

在局外人看來王君是無疑的發了癩，但是王君自己却以自己爲秦始皇，同時他的夫人並不抱怨，却很忍耐的服侍他，當他是一個皇帝。

這位皇帝，每天要上朝，那些女傭們便是他的宮女，他的夫人，站在旁邊，代他發號施令。

王君除出要做皇帝之外，並沒有其他的怪癖，不過他不再去做生意

，因為王夫人不放心讓他出去。同時，他們家中一切的佈置，都要同皇宮一般。王夫人不惜在各種古董店裏去找尋那些貴族式的東西來點綴他的家。家中佈置愈貴族式，王君愈加興奮，心中大快。

這樣的過了幾年，王君的積蓄差不多將要用盡，但是他的皇帝病還沒有醫好。這是一種最消費的病，比喫鴉片還要厲害，因為秦始皇有時還要造他的阿房宮。

你道他如何造阿房宮？王夫人特意請一些木工們來搭起一座假的宮殿，一切都用板造，紙糊，又用圖案來湊成。旁人看來要笑得肚裏痛，但是王君當它是阿房宮，南面而王，心中大樂。

王君自己作了些不倫不類的詩歌，說這是昇平的歌，又作了些長篇

大論，說這是爲民造福的方案。他自己又畫了些甚麼鳥兒，狗兒，說這是御筆，可以賞給我的忠臣們。

可憐，王君如此的發痴，一連發了二十多年，迄今還在如此自命得意，弄得王夫人以及她的朋友們無路可走，但是王夫人是一位賢妻。她並不發怨言，却忍耐的等候他，希望他有一天會忽然的明白過來。

王君又時還要發脾氣，用脚踢他的妻子說：『你們這些不要臉的奴才，我的天下差不多被你們送掉了。』

## 八·一個愛民的王子

濟澤

當王子在二十多歲時，他的國家便與鄰國戰爭，全國的青年都自告奮勇，上戰場去與敵人交戰，王子看見了這種情形，便對他的父王說：『父親，我的心告訴我上戰場去，不可以安居在宮中享福。』王對他的兒子說：『不然，你是王子，將來要繼承我大業，不可以輕易出去應戰，如果你被敵人殺掉，豈非把國家的前途置之於極危險的地步？』王子對王說：『兒子的心告訴我，人民能愛國，把一切都放棄了，難道我不應如此行麼？我若不去，心中是不能平安的。』王說：『既然如此，你去罷，但是要小心，不可到戰場敵火線之下去。』

王子穿了軍人的服裝，上戰場去了，看上去並不像一位大將，不過如同一位平常的軍人，至多是一位小軍官罷了。他到軍營中並不擺王子的架子，與小兵同甘苦，吃他們所吃的，穿他們所穿的，而且也不聽他父王的話，竟也上戰場與敵人交戰，有一次竟從馬上掉下來，臥在醫院中有一個月以上。

這位王子從前在大學校念過書，已經畢了業，經過了四年的大戰，又獨自一人環遊全球，在日本的時候親自拉黃包車，爲了要知道民間的疾苦，嘗一嘗拉黃包車的滋味，這樣的人能做一國之王，值得人民的擁護的。

據說，在大戰以後，有一次，這位王子訪問某軍事醫院，其中有三

十六個傷兵，領導的人領這位王子去參觀那些傷兵，看完了，王子忽然停住對領導者說：『你不是說醫院中有三十六個傷兵，然而我所看見的祇有二十九位。其餘的七位在甚麼地方？』

領導者說：『王子啊，不錯有三十六位，其餘七位受傷者是特別的可怕，所以故意不領你去看。』王子問：『爲了我的緣故呢？還是爲了他們的緣故？』那領導者說：『王子啊！是爲了你的緣故，因爲你如果看了他們，飯也許會吃不下去的。』王子堅決的要求說：『那末，讓我去探望他們，也許能安慰他們。』領導者祇得從命，王子就進入一處，內裏臥着那些傷兵，焦頭爛額，不忍卒觀，王子與他們說了一些有希望的話，鼓勵他們，使他們得到快樂，並且稱贊他們如何爲國犧牲，打了

那美好的仗，確乎是無名英雄，是國家之光。說完了話，王子便出來，走到門口，王子又對那領導者說：『你不是說有七位傷兵麼？然而我祇看見了六位，其餘一位何在？』領導者赤着臉，不知所對，然後徐徐的答覆王子說：『不錯，還有一位傷兵，這個人是住在另一房間內，我們不許別人去看他，因為這個人，名雖是人，已經給毒氣礮彈打得體無完膚，臉不像臉，盲目，耳聾，鼻子已去，雙手不全，這個人還是不看爲妙。』但是王子堅決的要求說：『領我去看。』領導者說：『王子啊！你是否一定要探望他麼？』王子說：『我一定要去看他。』領導者沒法，祇得領王子去看那最可怕的傷兵。當王子走在那傷兵之前，他不覺面上顯出驚駭的神情，面色忽然變作白灰色，但是王子並不退縮，便站在

牀邊爲那傷兵祈禱。然後徐徐的俯伏在那傷兵的頭上與他行了一個親嘴的禮。爲了那個傷兵不能聽見，所以王子並不說甚麼鼓勵的話，親了一個嘴以後，便走了出來，心中受了無窮的感觸，便在那時決了志：『我有一天做王，必定要多做有益於人類的事，戰爭是人類最大的仇敵。』從此，王子對於平民更加有好感，當他登王位的那天，他廢除了以前許多無謂的貴族化禮節，因爲他心中唯一的志願，是如何可以免除人民的痛苦。

## 九·英王列卻特第二

(根據莎士比亞劇本)

頌義譯

英王愛德華第三死亡後，他的孫子列卻特繼承王位。這列卻特本是那良善勇武的『黑王子』的兒子。黑王子不幸少年夭折，使全英國悲悼不已。列卻特接位的當兒，年紀還祇十一歲。但是國人對他，却懷抱一種奢望，因為有他父親的令名。倫敦城中居民都雀躍地慶祝他登基，街道上掛滿旗幟，迎風招展。契拍沙地的愛國商人，特地建造一坐噴水泉，從那兒噴出美好的酒，給那些歡樂的人民解渴。

但是，將門之子不一定個個都是名將。列卻特自登位以後，漸漸地

使他的人民失望。他生成原是柔弱，但是，一部分也由於環境使然。他的弊病，在於那些顧問太多了。有些希望得寵，所以一意逢迎王的意旨；多數的人都爲了自己的利益着想，極少有經世的才能。這幼主雖然天性柔弱，但各事只知一意孤行。對於那些奉承維謹的小人，居然引爲密友。況且他又是年幼無知，自然難免妄聽讒言了。起先他只有十二個顧問；他自己的伯叔，如蘭凱斯德公爵（別名剛德約翰）、約克公爵、和耨老却斯公爵、反而不在顧問之列。他的伯叔自然不甘和他罷休，對於國事，不時加以干涉。後來耨老却斯公爵總算加入了顧問會議之中，並且做了會中的領袖，攝理國政。在這耨老却斯公爵執政之下，英國國會的情形，每況愈下，故得了奇異和殘忍的綽號。他又把列却特的二個寵臣

地佛兒和撒富克處了死刑，把其餘的顧問的家產亦都充了公。這件事立刻激怒了這幼主。他只待有時機再辦；在他廿二歲那年，就宣言他要親自執政，辭退了他的攝政的顧問。在幾年的當中，可說他是很小心謹慎，治理他的國家。

但是他對於那些從前侮辱他的人，仍是不肯放過。他或者仍然畏懼辯老却斯公爵。他只過了八年寬仁的統治以後，便無故把他的伯父拘禁起來，充軍到加利斯。那時娜富克伯爵多馬毛拔雷正在那地做總督。後來又聽說辯老却斯到底不得善終。自然我們不敢說他，也許被列却特令人謀殺，但是有些人却深信不疑，是王叫人謀殺的。這件事後來更加明顯了，因為他居然把那施行善政的假面具，一概拋去。另行選擇了一班寵

臣做他的顧問——約翰卜西爵士、亨利格雷爵士、和惠廉卑各爵士、用來替代從前的老輩。他又召集了一個『私人國會』。這國會不但比那『奇異國會』還要來得無惡不作，令人厭憎，而且只知逢迎王，把國家的一切大權，都交給王和王的私黨。所以列卻特到了這時候，已是大權在握，得以倒行逆施。凡係一國的君王，把國事視同兒戲，這國中的人民就沒有不遭遇大劫的了。

耑老卻斯固是被人殺死的。至於還有兩個伯父，老蘭凱斯德爲人極老成多謀，老約克爲人和藹可愛，都不願向王聲討那暗殺的罪名。却說剛德約翰（就是蘭凱斯德）本有一個兒子，名叫亨利，別號波林波克。他是一個天生的戰士，也是海富達地的公爵。但是武人每多直率，

況且他的夫人，和辯老却斯的未亡人，是姊妹行，自然他要蓄意爲辯氏報仇。不過亨利波林波克不敢公然地指斥王的過失罷了。他却採取了一種溫和些的政策。他先私下攻擊娜富克伯爵毛拔雷謀害辯氏的罪狀。後來又公然加以更劇烈的攻擊，因爲當他做加利斯總督的時候，辯氏正死在當地的獄中。於是王命兩造到他這兒來對質，自然兩造都說自己有理，對於王又不敢冒犯。波林波克先伸訴道：我控告毛拔雷。第一個理由就是：他吞吃公款，把那應該付給國家軍隊的八千金幣，自行挪用。第二個理由就是：在這十八年之中，他主使了許多陰謀，在他的轄境內。第三個理由（自然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曾經設謀暗殺了辯老却斯公爵，辯氏流在地上的血，不斷的向我呼叫，爲他伸這不白之冤。『你對於這

番控告，有什麼伸辯呢？」列却特問着，他仍然裝做不會知道一樣，同時看着毛拔雷。後來又繼續問道：『可以不必膽小，因為原告是我的堂弟。況且他也是我的臣僕。我王的耳目又是公正無私，對於雙方，都不加以偏袒的。』雙方到了這般地步，自然各不相讓，舌劍唇槍。替己辯護。列却特還想請求他們，各自退讓一些，又叫在旁的波林波克的老父剛德約翰出來調停。但是，毛拔雷一定不肯甘休，俯伏在王的脚前，懇求准許他保護自己的名譽。同時，波林波克也一些不願退讓，所以列却特祇好中止他的調停。他卻說道：『我們生來不配向人請求，但是卻有權命令別人。既然我們的命令不能使你們做成朋友，我們就吩咐你們，在蘭白脫聖日上，會集在康凡曲那兒，彼此決鬪一下子吧！』

那天在康凡曲地方，那決鬪場中的情形，是熱鬧非凡。後來王也帶了一班貴族和寵臣來到場內。同時軍樂大作，王和其餘的人，都一個一個魚貫地坐在那裝潢美麗的看臺前排。這時雙方的戰士都已備好武器，待命出發。那司禮官得了王的吩咐，就走到毛拔雷那邊，照例詢問他的姓名案情。

毛拔雷答道：「我名多馬毛拔雷，是娜富克地的公爵。現在我到這兒來，是特地要起誓對於我的上帝、和王、和我的後裔、都表示我的忠誠，所以反抗那控告我的仇人，海兒富地的公爵。依仗上帝的大恩，我毛拔雷的臂腕，必可證實他對於我的上帝、我的王和臣下、都是個奸賊。我忠誠地爲此決鬪，求天佑我！」

波林波克也受了同樣的查問。他於是宣言道：『我是海富達、蘭凱斯、和特兒背、諸地的亨利。現在這兒，備好快劍，無非和那多馬毛拔雷一決雌雄。願上帝祝福，使余精神充滿，一戰而勝，那對於上帝、列卻特王、和小民、的好臣。余在此亦誠作戰，求天佑我！』

那個司禮官，於是照例發出禁令說：『除了監視決鬪的官員們，無論何人不准闖入鬪場，違則處死。』但在交手之先，波林波克請求跪在王的面前，吻他的手。他聲明道：『因為我和毛拔雷都已起誓，要開始一種長途勞苦的旅行，所以大家理應和自己的友人，作個莊嚴親密的辭行。』王聽聞了這個消息，就說道：『不！我自己可以下去向他擁抱。』他便這樣做了。又對波氏安慰道：『堂兄呀：如果你的控訴，是有理

的，望你前途亨通！」其實王深知他的控訴，原是對於自己而發，所以提起『有理沒理』的話來。列卻特又滔滔地說道：『如果你不幸，流了你的血，我和你原是至親骨肉。但是我們只能爲你哀哭，決不能替你報仇的了。』波林波克心中明白了王的用意，立時答道：『如果我失敗了，不要別人爲我哀悼。現在我既已決意加入決戰，可以安樂地勇敢地向衆人告別。』他回頭向他的老年父親約翰說：『父呀！求你給我祝福，使我的盔甲，足以敵擋仇敵，以致你的聲名，也必因我的利槍而愈形光輝。』老人卻答道：『願上帝使你成功這美舉！』

至於王對於毛拔雷所發辭別的一番話，自然假裝做更冷淡簡短一些。毛拔雷卻抗辯道：『無論我失敗或是成功，總是不愧爲一個忠實的臣

僕，同時也是一個公義正直的君子。把我前途的幸福，都收回來吧！我正像一個出獄的俘虜，心境泰然，前赴戰地，因為我毛拔雷問心無愧，上可對天，下可對人。」王答道：「再會吧！在你的形色之中，我可以認定你德勇俱全。」

王立刻命令司禮官，把長槍交給兩方決鬪者。又叫宣傳員宣佈道：「這邊站着海富達、蘭凱斯、和達兒背、各地的亨利、爲要證實娜富克公爵，對於上帝、王、和他一己，都是奸賊。」那邊的宣傳員，也照樣地說道：「這兒站着毛拔雷娜富克公爵，他要護禦自己的令名，反證亨利是個奸賊。」

司禮官於是發令道：「吹號！決鬪員向前走！」雙方立時舉起長槍

，策馬前進。正在這危急的當兒，不料那司禮官，反高舉了右手，注目看那王家的看臺。

他極聲呼着：「停住！王已擲下他的圭子了！」

因為列却特做了這次決鬪的裁判人，自有威權，用這暗號，制止決鬪。

決鬪者都勒住了韁繩。列卻特吩咐道：「你叫他們脫去了盔甲，放下長槍各回原位吧！」他們都依命而行，同時樂聲又大作了。王却假做和他的王族中人商議一切。

王吩咐道：「走近來吧！靜聽我們所已經議決的事。」於是，把他的判決當衆宣佈出來。王判定兩人都該受充軍的刑罰。波林波克判定充

軍十年，至於毛拔雷，則判定終身充軍。『永不回鄉！』『這就是他絕望的判詞。毛拔雷哀苦地抗辯說：『這是一個嚴重的判詞，王未免待我太嚴厲一些。我豈能再把我在這四十年中所學習的英語，重行拋去呢？我已年老，不及再進學校求學。王給我的刑罰，直無異於『凌遲處死』的罪名了！』

但是王卻直捷地和他說道：『現在已不是求恩的時期了。』王生性雖然懦弱，卻會想出法子叫毛拔雷回來，吩咐他和波林波克，大家把手按在刀上立誓，此後不再會面，也不許設計謀害王。其實這不過是一個無意識的起誓，適足以暗示他自己的恐怖，決沒有權力使人實行的！

雙方祇得依命起誓。波林波克起身以前，定要毛拔雷自認過失。但

是毛拔雷拒絕說道：『不！我並不是一個奸賊。你自己是何等的人；恐怕上帝和你我都已明白。我私付王不久就會認明，那時再要追悔，怕已來不及了！』說完話之後，他就離開那裏，被逐出國。

毛拔雷去後，那怯弱的列卻特看見老約翰，含淚滿眶，呆若木雞。頓時生了哀憐的心，忽然把波林波克的刑期，減少了四年。列卻特准許道：『他的充軍時期，可以減到六個冬季，不用七週。但是他這樣任意地減輕刑罰，並不見波林波克表示一些謝意。反而冷笑道：『這樣呆板的四個冬季，和自由的四個春季，便因這一句話，剎時過去了！原來王的口氣是這樣的！』老約翰尤其是義怒填胸，向王說道：『我還要感謝我的陛下，因為你看我老人的面上，把我的兒子的刑期減少四年。但是

這四年的減少，究與我有什麼益處呢？恐怕像我這樣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不到六年，早已墓木高拱，無緣再見我的兒子了！」列卻特還想安慰他說：「伯父呀！爲什麼呢？你定能多活幾年咧！」但是這位老人卻嚴肅地答道：「王呀！沒有一分一秒，是你所能賜予的！你祇能縮短我的壽命，殺掉我的身體，但是你決乎沒有權力，可以增加我的壽數，把牠恢復轉來。」列卻特說道：「你的兒子被判充軍，乃是衆人的意見，就是你自己也表示同意。」老年的約翰答道：「事情果然是這樣，我自己身居判官的職司，自然不得不贊成衆意。但是如其從我父子之情說來，就難免有些感傷了。我在這次的判決中，無異毀滅了我自己的生命。噫！我原是等各位說我，對待自己人太嚴厲了。不料大家都默不作聲，

使我不願說話的舌頭，鑄成了這樣的一個大錯，豈不使我更加受悲哀嗎！」那自私自利的列卻特聽了這番淒涼的話，自然不作一聲。他立地離開那兒，祇讓他們父子兩個自去辭行。那時自有一番戀戀不捨的深情，那老人還想東扯西拉地找些安慰的理由，來蒙騙他兒子悲慘的充軍。「六個冬季，祇要一剎那間，便過去了。數年永別，一旦重逢，那時不將更形快樂，如慶更生嗎？況且男兒志在四方，四海之內，隨處可家，何必戀戀於區區之故鄉，竟作兒女之態呢？做人貴在樂天安命，命運偶然乖舛，祇得逆來順受，以養吾浩然之氣！」不料這青年的兒子，居然把這種浮而不實的慰語，一概掃除淨盡。「一個人豈能把烈炭握在手中，祇因他正在思忖那積雪的高加索山不覺一些痛楚嗎？他豈能把那畫餅充

飢，還能當牠一餐大菜呢？不！如其想到了「快樂」兩個字，只有使我的心中，感到更形嚴重的苦楚。我至親的祖國呀！再會吧！我無論漂泊到什麼地方，有一件事我仍敢自許。就是，我雖然不幸被王充軍，我還是一個十足的英人！」說完了話，他便告別遠行了。

但是列卻特和他的寵臣，裴高德同葛理安都快樂得很，居然已把亨利波林波克攆除出國。因為王自己沒有子嗣。亨利——蘭凱斯德的兒子，又專喜迎逢平民，收服人心。所以在列卻特一黨的人看來，他實在想窺竊神器，繼承大位。葛理安說道：「很好！他已出國遠行，大家不見他的人，就好安心了！」現在列卻特的胸境之中，既然一無掛慮，身後又無後嗣，所以一意孤行，揮金如土。國家的財庫，已經揮霍殆盡，

其時哀爾蘭又遭叛亂，列卻特於是竟提議把全國的歲入，向手下的爪牙抵押巨款，以充軍費。那天他們正在討論這個問題的當兒，不防卜雪走了進來，報道：『剛德約翰忽患重病，危在旦夕！』列卻特心中却暗暗欣喜，他的四週，又坐着他的近人，所以終於不克自制乃歡呼說：現在祇求上帝，使那醫生給他一服仙丹，叫他早些魂歸仙境！他的庫藏，正好做那些哀爾蘭去平亂官軍的用途。』王又冷酷地祈求上帝說：『願上帝使他早些去世！』四週的寵臣，都附和說：『亞們。』』

其實剛德約翰那時已經奄奄一息，危在頃刻。他因兒子被逐出國，居常鬱鬱，終於積憂成疾，病臥在好兒旁城的伊萊巨屋中。約翰自知已無希望，就和他的兄弟約克，講到在臨死以前，還想向列卻特進一次忠

告，方可瞑目死去。『請你不必操心了，他這種人是不聽忠告的！』約克勸阻着。『但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或者會因為我的一片忠誠，俯聽我的忠告哩！』約克卻反對說：『不！他兩耳已經被讒言所蒙住，怎肯聽從你的勸告呢？還是省些精力吧！』但是這將死的約翰，終於雄心不死，反而伸辯道：『我自覺是一個先知，受神吩咐，預言那叛亂的烈火，永遠不會被撲滅的！』他專心想等待王來到，嘴脣邊卻喃喃自語，表示他對於英國的愛心，和他的敬意。

正在約翰悲哀的當兒，王和他的羣臣都親自到來。王后先慰問道：『我們伯父，蘭凱斯德，近狀安好嗎？』不料列卻特卻用了粗鄙的語氣，朝約克問道：『喂！老剛德怎樣了？』那病人已聽得他的稱呼，立地

振作精神，反唇相譏，回答他說：「呀！老剛德嗎！老而瘠弱的剛德！他曾替未醒的英國，看守門戶。可惜現已衰弱，將要就木了。」「一個病危的人，還好這樣利嘴麼？」列却特冷笑着。「王呀！不是如此的。恐怕你也正在病危。中哩！你正病臥在你的領域之內，任憑那些善於諂媚的小人，雜投藥劑。」他一邊說着，一邊從他的枕上盡力撐起，歷訴他的姪兒狂暴的惡政。列却特雖然一時覺得驚惶，面容慘白，却一些兒不肯退讓，立時報以惡聲，罵道：「你這瘋狂病弱的愚夫！你竟敢倚老賣老，老實不客氣，來斥責我嗎？現在你如果不是我祖父愛德華的兒子，我敢向着我的王位起誓，你這條老性命，必因你多言的舌頭，立刻了結，使你身首不保咧！」「請你不必客氣，爲了什麼老祖宗的面子？」

剛德悽慘地呼叫着，「我的兄弟辯老却斯乃是一個例證，足足表示你從未曾看着血統面上，不流他的熱血！」老人已把滿肚的鬱積，一次發散淨盡，就此停息了他的呼吸。列却特私慶道：「但願如此！」

列却特被他這樣一頓辱罵，自然老羞成怒。等了一刻，只見娜生拔伯爵前來報告，說那剛德已經死去，無復生望。他便立刻高聲吩咐，把他事前和寵臣門所議決的計劃，執行起來。就是把那死去的公爵財產一概沒收，充作公用。

對於這種無禮的舉動，連那懦弱無能的約克也大加反對。約克對於那國家的恥辱，自然還不發生什麼感想。只是對於王家的污點，早已感到不快了。所以他仗着全身的勇氣，和王辯論，竟使列却特吃了一驚。

伯父呀！爲什麼呢？」王用着懷疑的態度駭問着。就是這細微的阻止，已使這老人驚心膽落。但他這次總是堅持到底，——只是稍稍減去一些原有的勇氣——警告王，如其真個把剛德的財產充公，剝奪了他兒子波林波克的權利，那意外的橫禍決難幸免了！」列卻特毫無猶疑地，把他的抗議擱置了。「無論你作什麼感想，我們定要佔據他的家具、財物、和房產各物！」約克到了這地步，祇得淡淡地說道：「這件事我無論如何，不敢贊同。」他獨自離開那裏，口中仍舊喃喃自語，說這事的結局兇多吉少。

列卻特等到約克跑開之後，反而譏笑他缺少決心，不肯出力。一方面又吩咐從人，把那些蘭凱斯德的家產，照自己的意思，一概充公。在

自己出征哀爾蘭叛徒的時候，他却委任了約克暫攝國中大政。其實他自幼生性畏懼他的伯叔，到了成年，他仍然存着些許的恐怖心，雖然現下祇存留着一個最柔弱的伯父了。

約克此時還不會知道自己處於什麼地位。但是那些貴族們却早已計謀，攻擊昏君。那伯賽族中的首領，名娜生拔伯爵者，祇待王出發以後，立刻肆意攻擊，爲了他平素放任那一班諂媚的小人。伯爵滔滔不絕地訴說王的罪狀，使其餘的貴族們都起了恐慌。那時湊巧有一個惡劣的消息從伯列頓傳來，說道那波林波克已在那城起事。他的手下有許多貴族，和三千健兒，刻已趁着八艘巨艦，向英倫的東北方出發。他們原是只待王出征，乘虛直入。羅斯爵士呼叫道：『備馬吧！』同時威羅爵士隨

聲附和着：『備馬吧！』刹時間那叛徒些，已上了馬，向着北方疾馳而去。

這事已被證實。波林波克已在海白河上的萊佛堡地方上陸。娜生拔伯爵又和他聯絡。凡係那些對於王不滿意的貴族們，都加入了這次政變。不久，伯爵的兄弟湖却斯伯爵名斯丟華者，也棄職而逃，來到波林波克軍中。這些消息傳到王后耳中的當兒，她正坐在宮中，和伯息、裴高脫、一班人談話。這次她的夫君，首次離她出國，已使她心中憂愁非常。因為她倆本是親密和好。不料現在又聽到這意外的消息，在她看來，正像一個青天霹靂，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了。葛理安把這惡信報到之後，王后的心中，覺得紛亂沉重。她又親見老年的約克跟着他到來。

老人的全身，只是戰慄着。所以她愈形坐立不安，求着道：『叔父呀！看着上帝面上，說幾句安慰的話吧！』約克這時身上雖然穿着盔甲，活像整裝出發戰地的樣子；但是到了這個地位，只得週身戰慄悽苦，自承老而無用，向王后答道：『我呢！已是風燭殘年，自顧不暇，那裏還有餘力，可以替姪兒支持殘局？我祇求上帝讓我速死吧！卻是你們還不會差人去報告遠在哀爾蘭的王嗎？我們可從何處籌集軍費呢？在這混沌之中，我實在無從着手。一方面是我的王，他本是我的至親，也是我所立誓擁護的，但是對方，也是我的至親，波林波克，就是王所怠慢的。不過我們總該設些法兒！諸位快些召集所有的軍人，在伯克萊等待我就是。現在可惜我的弟媳，正在這個當兒病死了。所以必須到拍萊雪，先去

奔喪，方可趕回軍中。事情真忙，苦無分身之術！」

呀！這樣漂泊無定的一個司令，實在有些靠不住哩！伯息、裴高脫、和葛理安、看見約克獨自去了，便決意逃之夭夭。伯息和葛理安向伯列特逃去，裴高脫却趁着順風順水，趕到哀爾蘭，把那可怕的信息立刻報給王聽，使王自己也不敢即行回京。

但是這些寵臣，所以如此心驚膽落，自然也有一個道理，這時波林波克同着娜生拔伯爵，帶了大軍，從羅佛堡一直衝到辯老却斯州的伯克萊。可說是一往無敵，勢如破竹，居然到達英倫境地。那老年的約克總算在這裏稍稍加以攔阻。他和波林波克開了一次盛大的談判，趁着機會，總算嚴厲對他斥責一番，怪他膽大妄為。但是亨利波林波克既有實力

做他的後盾，自然說話也有膽量了。『我仁慈的伯父呀！我究竟得罪了你什麼呢？我現在仍是蘭凱斯族中的人。照你老人家所明白的，我的家產和權利，都已被人剝奪淨盡，列却特反而很不公道，讓那些「新貴」浪吃浪用。我現在不過要求法律所賜與的權利罷了！但是國中的法律家，連這一些都不肯給我。所以祇得親自前來面求啊！』其實在他的謙辭之中和那些懷着怨望羣臣與請求之中，尚有一個充足的理由存在着，不過不便直說罷了。這就是受波林統率的軍隊！這時約克祇得假做咳嗽，吞吐其辭：『自然我不便阻住你們的去路。如其我有充分的實力，上天知道，我本有心於此。現在雖然如此，我請你們讓我中立吧！就此再會吧，不過你真要進到堡中來，住宿一夜，也是在所歡迎的。』波林只和

氣的答道：「這是我們所願意接受的。但是我們還想請求你伴着我們，到伯列斯特堡中去。在那裏我們聽說，有伯息和裴高脫一流的國賊躲避着。」『這事或者可以辦到……』老約克繼續地說了幾遍辦不到。其實他明知是無力可以拒絕他的要求。『獨木焉支大廈咧！』這句話或者是這老者的心中惟一的慰語吧！

列却特現下祇得對於威爾士軍隊，尚有一線希望。那些三千健兒，乃是沙利士伯爵在威爾士所招集的。但是連這枝軍隊，也有些動搖了。外面忽然發生一種謠傳，說那王已經死亡，軍人的頭腦，又很迷信，加以種種毫無根據的異兆，便以為列却特是一定死了。有一個地方所種的月桂樹，傳說立時枯乾了。天空中充滿着彗星。月兒反常，發出猩紅的

奇光。好事者就彼此傳述這些異兆，定是預言王的死亡，或是他的失敗。但是有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就是由於王總遲遲不到。那些勤王兵在他還未到達威爾士海岸之前，早已一窩蜂地四散了。

這時列却特還不知道亂事已趨嚴重，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在他登陸的當兒，他心中感到意外的愉快，樂極生悲，反而大哭起來。一味和地土接吻，自謂如同一個慈母，久別重逢，對於自己的愛子，自有一番團聚之樂。其實，這不過是列却特的老槍套。他無論是樂是悲，總是這樣裝腔作勢，粉飾和平。列却特看看他四週的臣子，向他譏笑，不得已懇求道：「不！請勿向我譏笑呀！且看這地上的泥土，必和我表示同情。就是這些石子，也不忍讓牠們的王失勢，安坐不救。」這是自然，

這是自然，』誠意地答着加列色教主。『但是成事在天，謀事在人，吾人也當乘機而行，切勿坐失時機咧！』老約克的兒子安麥耳公爵却直接地說道：『現在決不是兒戲的時候了！』列却特因而大發其怒，向他罵道：『不安的堂弟呀！你豈不知現在還是深夜，正是盜賊橫行的時候嗎？但是太陽出來了，會把一切的暗昧，都去除淨盡。那些盜賊們，難道還敢橫行於光天化日之下嗎？所以如其我列却特一旦臨到了，那個奸賊，波林波克難道還敢妄行，不知悔改嗎？就是傾瀉了大西洋的水，也不能沖去那受膏君的香膏。所以那些庸人，也沒有權力，可以廢去上帝的欽使。即使人人歸向了波林波克，上帝自有他榮耀的天使，爲我列却特戰爭出力咧！』

沙利士伯爵走了進來，把列却特的大言立刻打斷了。列却特表示歡迎他的惠臨的意思，問他道：『你的威爾士軍隊怎樣了？』『嘻！』伯爵頹喪地答着，『那是和我的弱臂一樣無能。王呀！如其你能早一天到此，你仍可有一萬多人替你迎戰。但是今天已來不及了！他們都輕信了謠言，還道王早已死亡，所以都去投誠了波林波克。』

列却特聽了這一番不幸的報告，他的臉色立地變做慘白。後來總算神志清楚一些，他自語着：『我豈不是貴為天子嗎？那天子的威名，難道還抵不過那二三萬人馬嗎？我豈非仍有約克嗎？約克豈沒有兵力可以供我驅使嗎？』

但是一看見一個使者名司底芬、司格羅爵士急忙地奔來報告消息，

列却特於是又停止了其所唱的高調。一方面還想用善言，聊以解嘲。他向來使問道：『至多不外物質上的損失吧！如其我的國家，真個失掉，自然我也不用爲她擔憂了。難道那波林波克比我們還偉大嗎？他不見得會更大咧！如其他敬畏上帝，我們也要同樣敬畏上帝。』

但是，這些理由都是浮而不實，而且不算誠實，不足以安慰王自己的心境。那使者的消息，果真不祥之極。聽說波林波克的鐵騎，已踏遍全境，人心已失。那些年富力強的青年，不用說了，就是那些鬚髮斑白的老人，乳臭未乾的兒童，和愚夫愚婦，都已歸向他了。『但是我：我的朋友惠生、伯息、和葛理安、怎麼樣呢？他們難道也和波林言和了麼？』使者答道：『他們都已和對方言和了。』『呀！惡徒呀！毒蛇

呀！』列却特到此已忍無可忍，破口大罵這班狗類，賣師賣友。正在列却特喘氣的當兒，使者乘機告知實情，說他們（指上三友）不幸被波林捉住，現在諒已臥在墓中，所以他們和波林的言和，或許是遠在天上，並非事實呀！』安麥理聽到這裏，插入問道：『我的老父約克，和他的兵力如何呢？他在什麼地方呢？』『不用去問他在什麼地方吧！』失望的列却特呼道。他又獨自胡說八道起來。『還是講到那些墳墓和墓誌吧！祇要談論「愁苦」好了。爲了上帝的緣故，讓我們坐在地上日夜講述歷代君王死亡的故事吧！』『王呀！』那加列色教主已忍不住了，『智慧人總不該只知道呆看災禍臨頭，乃是要起而奮鬪，轉敗爲勝，才是道理。』安麥理接着說：『是呀！王且去問問我的父親，他尚有武力，可以

援助。』列却特的天性，本是喜怒不常，聽了這番說話，心中忽然感到意外的奮興，對於前途，反抱樂觀。對他們說：『你們都說得有理，轉敗爲勝，不過一舉手之勞耳。』他又回顧使者，問道：『我的伯父約克，和他統帶的軍隊，到那裏去了？』使者起答道：『嘻！我真擔心，爲了我的消息正和酷刑一般，逐漸難受。老實說來，你的伯父早已投誠了。』波林波克。凡你在北方的堡壘都已陷落，同時凡你在南方的健兒也已投誠。奔波林波克！』列却特聽這最後的惡劣消息，祇得無精打彩地看着安麥理，責備說：『你真該死，引我進了樂觀的路上。早知道這樣，還不如讓我痛快地悲哀好了！我現在要指着上天起誓，如果再有人來安慰，則必恨之刺骨！讓羣臣都離開我吧！不如都去投誠了波林波克吧！』

王祇好垂頭喪氣地踱到佛林德堡。正在他進入堡中的當兒，不料波林波克已追蹤而至。軍隊之前，導以旗鼓，連娜生拔和約克也在其內。娜生拔的兒子亨利伯賽（別名草包），又把列却特藏身的地點通報給波林波克。波氏立地命令，和對方開一次談判。波氏一方先行吹號，堡中的守兵也對答如禮。不一刻功夫列却特親自出見，高高地站在堡垣的上面。後面還帶着一班親信的臣僕，如加列色、安麥理、沙利士伯、斯克羅、和別人。

但是波林自己不肯卽行出馬，仍然站在堡外略遠的地方。只命娜生拔代表，和列却特先開談判。當這粗魯的伯爵大踏步地走近堡下，他的無禮的模樣，使王大吃一驚，瞠目注視了一會兒。一時雙方都不作聲。

後來列却特忍不住了，向他問道：「老先生，請你說吧！不過你竟忘了對於王施用跪拜之禮。如其我已不配受你的敬，請你給我看看，上帝收回他成命的證據來吧！且去告知站在那兒的波林波克吧！他的一舉一動，都釀成了危險的陰謀，在我的國境之中！他竟擅開戰禍，似乎那莊嚴的王冠便可垂手而得。但是須知古有明訓，一將功成之時，便是萬骨枯敗之日，在他還未搶到冠冕以前，那些英國的青年健兒，豈不已做了犧牲品，把全地染得赤紅嗎？」

娜生拔對於這一番斥責，却用和平的話來對答道：「上天不許何人敢這樣攻擊王！不！波林波克祇求王應他一吻尊手。同時，願起誓，這次上來，祇為請願，把他被收沒的家產和公民的權利都恢復原狀。如其

果蒙王的准許，他必解甲歸田，不干國政。君子待人以誠，我也深信他的人格。」

列却特答道：「這樣，你便和他說，我對他極表歡迎。同時，他的要求，也可照准。」自然王這次難免失些面子，但是，這也是見機而作。像安麥理所說：「我們必須找些善言，對付他們，直到找着了友助，和更形快利的戰具。」

這次溫和的答語，實在給列却特一次言和的機會，如果他肯冷靜到底就好了。因爲一面正使波林波克起了誓，他只得選擇二條道路。不是解散軍隊，便是捉住王。使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失信背義之徒。可惜列却特在聽見娜生拔二次回來談判的當兒，不覺憤火中燒，索性自願拋棄了

一切王權。這原是波林波克欲求不得，無從要求的承諾。列却特先開口說道：「難道王定該退讓嗎？他就照樣做吧！難道王理該廢除年號麼？就此這樣吧！」列却特於是回顧安麥理（這時安氏已淚痕滿面，因為他到底敬愛王，雖然列却特剛復自用）悽楚地和他說道：「我自認已經心碎膽裂，完全失了希望！」這話就是那些鐵石心腸的人聽了，也難免一灑同情之淚咧！列却特又繼續說道：「現下不妨把我的珍寶交換一串念佛珠吧！把我的王宮交換一座茅屋吧！把我美好的外衣和圭杖交換一件貧人的破衣和拐杖吧！最後，把我的國度交換一個墳穴吧！或許讓我索性葬在那官道大路的底下，任憑千萬的旅客暢快地踐踏吧！終年在他們的君王的頭上踐踏吧！不僅這樣哩！還是先讓我抱頭痛哭一場，看誰

哭得悲哀動人，他就算做好漢（一笑）！我們不如盡情大哭，哭得涕泗滂沱，積成一個水潭，就此大家朝那水潭一跳，權作墳穴吧！後人必將誦讀我們的墓誌，方始知道這段慘史哩！」

列却特正在胡言八道的當兒，娜生拔正走近來了。報道波林波克要親自和王接談，在堡下的宮院中。王果然從堡上走下。波氏本想執行君臣拜見之禮，只是列却特一定不許，所以作罷。波氏先說道：「仁慈的王呀！我這次不過爲我自己的權利而來。」「你的總是你的，」列却特急急地答道：「就是我的也屬於你，一切都屬於你。我們必須隨機而作。堂弟呀！現在眼前的事，無非直上倫敦，是嗎？」「我的主呀！真是如此！」「這樣我也不置是非了！」王嘆息着。

列却特於是被護送到倫敦去了。名義上他固然仍是一個君王，但是  
一看當日人民歡迎的情形，便可知道人民愛戴的熱忱，已經一落千丈。  
那天人山人海的觀衆，充滿了兩旁的街窗，一概注目那波林波克。波氏  
親自騎了一匹高大良馬（這馬名羅伯萊，原是列却特之物），意氣昂然  
。人民都向波氏狂呼：『天佑波林波克！』波氏立刻脫帽示敬，不息地  
向兩方歡呼的人民點首答謝。那可憐的列却特却緊隨於後，在人民怒目  
之中，獨自垂頭喪氣。這時可說沒有一個人向他歡呼，也沒人狂呼：『  
天佑列却特！』了。羣衆之中有的用塵土向王的頭上拋擲，列却特祇得  
淡淡地隨拋隨抖罷了。

列却特的末日可說已到。不久在惠斯德明寺中，那老約克竟喪心病

狂起來，把列却特自願轉贈王冠的話，傳給波林聽，聲聲口口，稱呼他『蘭凱斯德大公爵』，還要向他歡呼；『亨利第四萬歲！』

『這樣我奉上帝之名，就此登位吧！』波林答着。

這時自然衆口同聲，擁戴新主。不防還有那忠誠老年的加列色主教大加反對。不顧自己性命向波林直諫廢君的罪。同時，他又逆料國內必將掀起浩大的風波；如果王室一旦自行分裂。『先生！你倒很有道理』！娜生拔冷笑着，『我們必把你捉下，坐你一個叛逆之罪。』

列却特好不爭氣，正在雙方辯論的當兒；忽然走了進來，謙恭地呈上王冠。亨利（波林王號）看他面上略有些兒不願之意，就直接地問他是否出於自願。列却特自然不敢說半個不字，只是大發牢騷。亨利既經

達到了目的，也不去和他多說，一味和他大開玩笑。同時娜生拔又要叫他自讀認罪詔書。到了這個地步，列却特已無法維持君主的尊嚴，索性也把憂患拋開，喃喃自語道：『如果我的話，在國內還有效力，請無論何人拿一面鏡子來吧！照照我的面目到底還像什麼，在牠失卻尊嚴之後。』『無論那一個可以去拿一面鏡子來給他，』波林用着急促而又鄙視的語氣吩咐人去拿。果真有一面鏡子拿來了。『這張面龐豈是昔日豢養萬人，在他的宮庭之中的呢？這豈是曾經經歷萬難，而終於被波林丟臉的呢？呀！乾脆的尊榮，和乾脆的臉皮！』列却特頓覺大怒，把那面鏡子摔在地上打個粉碎。『我已無用，祇求你一件事吧！此後不再煩勞你了。』『你就說吧！』『要你照准！到那兒去？』『無論那裏，祇要不看

見好了。你們當中無論何人就帶他到那個塔上去吧！」

現在再要講到列卻特的青年王后，和她的隨從。這時已逆料前途兇多吉少。一日，她同着兩個宮女安坐在約克公爵的園中，在蘭格萊城中，她無意之中聽得兩個園丁正在暢談國家大事。一個園丁先說道：「我們的島國園中，目下正遍長着野草，無人加以修理。園的四週籬笆，都已零落，園中的花卉，又是散漫不整。園中的嫩草，却生滿了毛虫。」老園丁却斥責他說：「那任憑園地荒廢的主人，現在連自身也遭着不幸了。他以前所培植的莠草，如惠爾沙、伯息、和葛理安，一班爪牙，到了現在，都已被連根拔除了。」園丁問道：「呀！什麼？難道都已死了不成？」老園丁答道：「真是呀！連那王自己也被波林波克捉住了，不久

他或許被放逐哩。昨晚約克的一位至友，曾經接着好幾封信，信內都提及這些險惡的消息。」

王后在樹蔭之下，已竊聽得明明白白。頓時起了恐慌，跑了過去，向園丁們責問道：「惡徒！你們從何處訪得這些消息？快些報來吧！」

「嘻！王后呀！請勿見氣，但事情却是確實可信的。」

呀！可憐的婦人！她立地趕往倫敦，同她的侍女們，站在街旁觀看。不防不一刻之後，列却特真個如囚犯地走了過來。前後有守卒監視着導往那座塔中去。但是在王后的心目之中，列却特自然不失為一個尊嚴的君王。她獨自嘆息說：「呀！看他嗎？不！還是不看為妙，我的鮮豔的玫瑰已經凋零。但是如果你真喜看他呢，你的眼珠自會化成甘露，把

我已枯凋的玫瑰一旦回復原狀。」列却特在人叢之中，忽然望見王后，就向她招呼說：「愛妻呀！現在我正和「患難」爲友，您呢？還是逃往法境，退修女道院中，祇當我以前尊榮的地位，不過夢中幻境。將來或許會尋到一個天上的冠冕，以償今世不能經久的冠冕吧！」

這個正在謙卑地回答的人，難道真是她的夫君嗎？就是在她的戀愛的眼光中看來，列却特的爲人，已大改常態，不但是他的身分降低了。她驚呼道：「什麼？難道你的理智也被放逐嗎？波林波克難道連你的心也侵佔去嗎？那被困的猛獅難道不出死力向敵人奮鬪一洩憤怒嗎？你竟忍受一切侮辱，居然向主人搖尾乞憐嗎？呀！英國的猛獅！」

王后的這席談話，却絲毫不能打動他已死的雄心。他只淡淡地答道

：『去吧！你只當我已死，現在你不過在我臨死的牀邊，末次告別了。』  
列卻特的心中，忽而想到王后到法國以後的情況，和她逢人訴說我的哀史，使人替我揮淚。就是爐中的木柴，那時也必發出嗚嗚的慘聲，替這廢王深致悲哀。

她們倆正在戀戀不捨的當兒，不防娜生拔又急急地奔來，說道波林已改變方針，把列却特改囚約克州的旁勿利炮台中去。並且吩咐王后，立刻歸回法國。

『娜生拔呀！』列却特說：『不久你或許又會向現在你所新立的偽王倒戈咧！』

娜生拔却斬釘截鐵地答道：『我的罪名不妨歸到我的頭上。快些走』

吧！」

「我的愛妻呀！前來和我吻別，讓我們一吻，從此解除婚約。但是實情又不是如此，因為這原是彼此一吻而成的。娜生拔呀！把我們分開罷！我呢？充軍到那使人戰慄的北方去。我的愛妻呢？她可以回到法國。回憶往年她從那裏來嫁我的當兒，豈非裝飾和五月裏的春光一般嗎？現在呢？當她獨自歸家的時候，已冷落和冬日的殘花一般了！」

「我們難道必需分手嗎？」王后伸辯說，「呀！不如把我們都判定充軍，好讓我和他同去吧！」

但是這是絕對不能許可的。兩人就悽楚地吻別，從此天涯地角無緣重逢了。

列却特雖然做了囚徒，但是波林的心中仍覺不安，就是他的同黨中，也有人替他擔憂。那惠斯德明寺中的當家，和安麥理沙利士伯一班的人，已經密謀反抗新王。

幸而王星高照，密謀破敗。老約克忽然發見了他自己兒子的陰謀，不疑地把這事告知波林。他和王一同判決了安麥理的充軍罪名。亨利總算不會遭着意外之變。安麥理幸而也因着約克州的公主，代爲說情，得以免受充軍。後來繼續了他父親的爵位曾在安琴考戰場上，奮戰陣亡。加列色因爲他的愚忠，也得赦免。惠斯德明當家後來也死了，沙利士被處死刑。其餘的同黨，也相繼死散，一場風波從此平息了。

不過列卻特一日存在，波林決無安枕之日。列却特雖然身爲囚徒，

但是他的黨徒仍可隨時隨地擁戴故主，起而反抗新主。一個武士，名哀 刻斯頓者，早已體會了王的隱衷，就立志把他的禍患除盡。

這時列卻特住在監中，卻處處謹慎，事事逆來順受。雖然親離友遠，過他的寂寞生活。但是仍有一個老圉人，經過千磨百折，特來監中，探望故主。列却特生平原有很多短處，但是他能恩待下人，却是他的長處。

一主一僕患難相依，列卻特的心中，自然感激非凡，正當兩人暢談的時候，不防一個獄卒，手裏托着一盤食物，踱了進監。他向王說：『王呀！請你用吧！』列卻特一如常例，命他先嘗一些。但是這次獄卒卻加以拒絕，說道：『王呀！我不敢嘗試。從新王那裏新近來了一位名哀』

刻斯頓的，叫我不受嘗吃。」列却特立刻大怒罵道：「惡魔已入了亨利和你的心了！」同時用拳重重地擊了一下。「救命呀！救命呀！……」獄卒不斷地呼叫着，監門於是洞開了，那哀刻斯頓已帶着武裝僕役，守在門旁。

列卻特一看情形不佳，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他的意志本是柔弱的。但是他頗有血氣之勇，其實列代英王，都是勇武的，他立刻拾起一柄斧頭，把那居首的僕役擊倒，「結果了你的性命，到陰間去吧！」一邊還想接連地殺下去。但是當他二次擊倒僕役之後，哀刻斯頓已乘機很命一擊把他擊殺了。

列却特第二從他一命嗚呼，但是死得倒很爽快。「我痛恨這個兇手

，但是卻愛敬這個被刺者！」亨利對着那被放在溫散爾宮中的棺木，表示愛惡之意。當日的英國，原是需要像波林般勇而有謀的君王，只是波林用了陰謀和暗殺的手段得來的天下，日後也難免不照樣地失去。遠望海邊陰雲，不禁替他抱着杞人之憂咧！

(完)

## 十·長恨傳

唐陳鴻

唐朝開元年間，天下很是太平無事，唐玄宗在位，年代很多了，於是倦於朝政，將大小的政事，一概委託給丞相，自己却在宮內尋求快樂。

本來玄宗很是寵愛元獻皇后，武淑妃，可是不幸她倆都是早就死了。宮中雖是也有美貌出色的女子，但是玄宗都看不上眼。

在每年的十月，玄宗必到華清宮去玩，遂命令太監高力士，沿途搜求民間的美女，供其淫樂。不久得到了宏農楊玄琰的女兒（俗稱楊貴妃）烏黑的頭髮，纖嫩的肉膚，並且舉止言談，又很溫柔得體，玄宗見了

，就很歡喜。

楊貴妃的生性，異常聰穎，凡百的事總迎合玄宗的心理，於是更得到了皇上的歡心。

自從貴妃進宮以後，弄得玄宗更無心出理朝政，宮中的秀女、嬪妃、樂妓、等處，再也沒有皇上的足跡，不久，凡是貴妃的一族，叔父、昆弟、等都列在顯貴的官職，富貴竟比王室，京中的長官都暗暗的稱羨不止。

不久，貴妃的哥哥楊國忠得了丞相的位子，於是愚弄國權，顛倒是非，弄得民不聊生。

軍閥安祿山，假借討伐楊國忠的名義，起兵作亂，殺奔京城而來。

玄宗不得已，遂避難成都，在馬嵬的地方。衆軍便不肯前進，衆口異聲的說要斬楊國忠之頭，以謝天下，玄宗遂殺之。但是衆兵仍不肯前進，並且要求殺貴妃以息天下之怒，玄宗無奈，也祇得忍痛依允。

未幾，玄宗到成都，肅宗卽位於靈武。明年，亂事平息，仍回京都，尊玄宗爲太上皇。

自此以後，玄宗常是鬱鬱不樂，朝思晚想的在記念着貴妃，不久，也得了不治之病，而死了。

唐代自玄宗以後，弄得國勢一天弱一天，大權不再集中於政府，以致日後，戰爭日起，國土日促，而自召亡國之禍。因此詩人白居易爲了這件事作了一篇長恨歌。（顧展綸譯）

## 十一·定婚店

唐李復言

唐代杜陵的地方有個人名叫韋固，他早時即喪了父母。爲了要早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起見，很希望能得早日完姻，去重享天倫間的樂趣。

爲了要即滿足他的慾望起見，於是他到處去求人作媒，可是結果呢，無非是使他灰心、失望。

不久，他憤憤的到清河去，中途便在宋城的南店歇宿，有個旅客意欲介紹清河司馬潘昉的女兒與他訂秦晉之好，並且約定次日的黎明會見於龍興寺的門口，韋固因了求偶的心理很是急切，故東方還沒有發白，就喜氣洋洋的去了。

當時月亮尙高高的懸掛在天際，有個年老龍鍾的長者，在這碧綠油油的青草地，仰望着月光踱來踱去的走着，並且自言自語的說：

「我是專到人間來，掌管男女婚配的事而來。」韋固聽了又復欣欣然的問他說：

「我早年卽失父母，常願早日婚配，以續子嗣，但是十多年來竟一無成就，現幸有人把潘司馬的女兒與我議婚，你看可能成就的嗎？」

長者答道：「這姻事斷然不會成就，你真正的妻子纔三歲，到她十七歲的那年，方能正式與你結婚。」

韋固聽了，很是鬱鬱不樂，但是尙希望能得一見，便順口問道：「可否給我一見？」

老人說：『這也便當，她就是此地店北一隻眼的陳婆的女兒，陳婆時常抱了她來做蔬菜的買賣，那時我當爲你指引。』

不久，就見到了個貧苦潦倒、憂容滿面、的婦人，並且一隻眼也瞎了，懶洋洋的抱了個瘦小的女孩子走來。

老人就指引他道：『這就是你未來的妻子。』

韋固見到了，心中有許多說不出的痛苦，及歸，就與他忠義的老僕商議，並且託其卽速把陳氏女刺死。

奴僕藏了利刃，就到市場上去，在人叢的中間，碰到了陳氏母女，他便行刺。

行刺後的奴僕，卽與韋固逃遁，中途，韋固就問道可曾刺中？奴僕

卽說，初刺其心不中，後中其眉。

事後，韋固屢屢的向人求婚，但也沒有成就。

時間很快的去了，十四年後的韋固，便在當時的相州軍刺史王泰的幕下服務，終因辦事的勤慎、敏捷，王泰也很信任他，並且把自己的女兒許給爲妻，韋固亦因該女生得姿態可人，妙齡年華，所以他樂不可支。

結婚後的他們，極盡夫唱婦隨之樂，但該女的眉間常是終年的塗有花子，韋固很是奇怪，忽而想起以往刺陳氏女的歷史，因此詢問其原故。

該女便潸然淚下的答道：「妾本非太守的親生女，而是他的姪女，

從前先父在時，曾任宋城的縣官，後卽亡故，當時妾尚在襁褓中，繼而母兄俱沒，孤苦零丁，一無依靠，後來幸經宋城南店處我的乳母陳氏收養。有一天她帶了我到市場上去買賣蔬菜，忽被暴徒刺傷眉目，至今未癒，七八年前因爲叔叔在盧龍作事，遂得在其左右，後來卽配與夫君。

韋固聽後。受到自己良心上的責備，慚愧不止，遂卽據實相告。

自此以後，他倆夫婦的感情更形融洽，不久，卽生得一子，名鯤。

後竟擢官至雁門太守。

鯤遂封其母親爲太原郡太夫人。

宋城太守聞知了此事很是驚奇，遂卽名其店叫定婚店。（顧展綸譯）

## 十一·強盜的智慧

宋費 衰

俗話說得好，強盜雖是小人，然而他的智謀，有時竟能超出一般仁人君子，的確，我們往往感覺到強盜的奸刁狡猾，實在出於人的意料之外。

宋朝高郵人尉九，他走起路來很快，每天跑幾百里路，很是慣常的，他在白天很是作威作福，晚間則到處搶劫。

在某一天的早晨，正在茶坊內閒談，忽有個道人也來吃湯餅，吃完了，他又邀尉九到荒野的地方去，拜尉九做師父。尉九便驚奇的問他，究爲的怎麼事？道人便說：「我也有些淺薄的技能，然而終不能似師父

般的高超，現在聞得楚州地方，有一家富戶，現願與師父同去，那就萬無一失的了。」尉九聽了也就答應了他，並且令其先去。

到了晚上，尉九便在家中尋事，把僕役狠狠的打着不止，那些貧苦的僕役，被他打得幾乎要死，連別人也不服起來，紛紛的去報了官。不久，官府便派了差役來捉，他便賞他們很多的銀兩，並且說：「我的家就在這兒，我決不逃掉，現在祇要讓我出去一回，我便立即回來。」衆差役因爲得了他的銀子，所以就暗許了。

尉九便跑到楚城，那裏果真見到了道人。

他倆相見後，很是欣喜，便商議盜竊的計劃。

商議後的結果：便是尉九先從窗子跳進去偷盜，那道人伺候在外面

應接。

那家富戶，所藏的珍珠寶物很多，統被尉九裝做兩袋，授給道人。

道人想道，天下的本領，祇有尉九比我高，不如殺了他，以免後患；但他方纔拔出刀來斬下去，可是却是個紙頭人。尉九很快的又逃到了高郵去就逮，那時天尙沒有亮足。道人終因為背負得太重，為追捕的人所捉到，送到官廳裏去，道人便一口供認與尉九同謀。

於是楚州的官廳就寫了檄文要傳尉九，高郵便回報道：『那一天的晚上，尉九適巧與僕役有訴訟的事情，現在正在審判，他怎能再來行劫呢？』

道人纔知道自己的失策，上了尉九的當，祇好自認晦氣罷了。

## 十三·阿留傳

明陸容

阿留，是太倉周元素的家僮。他不但獸癡，並且動輒得罪人，毀壞器物，但是元素始終能養蓄他。

有時叫他去打掃房屋，他就整朝地揮着掃帚。然而連一間屋子都不能打掃得乾淨。他的主人發怒起來，他就把掃帚向地上一丟，說：「既然你會得掃，何必煩勞我。」

元素有些時候出去，叫他看守門戶。可是他連雖很熟悉的人，也不能說出他的名字來。去問問他，只說，胖胖的矮個子，瘦瘦的出鬚的，面容很美麗，拖着棒的老頭子。後來，恐怕不能完全記得，關閉了門，

一概都拒絕了。

元素家裏藏着許多古的樽、彝、鼎、敦、的器物，每逢客人到，把那些物件一一陳列出來。阿留等到客人一走，便把牠一一叩擊着說：『不是銅的嗎？怎的黑暗到這個樣子！』就用沙石和水一一去磨洗起來。

有一隻矮榻，脫落了一隻墊脚，叫阿留到園中去尋找交叉的樞枝，截一條下來做墊脚。他拿了斧頭和鋸子到園中去一個整天，仍舊空身回來，翹起兩個指頭作樞枝交叉的形狀說：『樹上的樞枝都是向上的，滿園都尋到，沒有一條向下的，合於做墊脚的材料。』合家的人聽了，沒有一個不爲他捧腹。

元素在大門前新種了幾株楊柳，恐怕給鄰兒所搖弄，差阿留去看守

。阿留也很爲盡職，一步不離的守望着，要進去吃飯了，也把那些小楊柳拔起來好好地收藏着。

他可笑的事情，都是類於這樣的。

元素的書畫都很好。有一天，他在調顏色，戲問阿留說：『你能夠嗎？』阿留回答說：『這是有何難處？』叫他去做，濃淡深淺，都調得均勻，一若他素來能夠的。屢次試驗，沒有一次調得不能合用的。從此元素專叫他做調顏色的事，終其身是這樣做下去。

澤人曰：『天下是沒有棄材的，雖竹頭木屑，亦有用處，何況是人？所以凡是人類，無論智愚賢不肖，都有他的長處，用之當，平地升天；用之不當，終身隱沒而不彰。如阿留的猥癩狀態，確是棄材了；然

而因發現會能調顏色，就此得了一個小名，人人都驚奇起來，不但煩勞陸容先生作傳，到了現在，還要翻成大衆語出來。不過，翻過來說，這並不是我們要表揚阿留先生的不朽，確是感覺到像元素的知人之明的不易。韓退之先生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確是千古不易的名言。」

（澤人譯）

## 十四·芋老人

清周容

芋老人是清朝慈水祝渡地方的人。有一天，一個書生避雨在他的簷下，衣衫都落得浸溼，老人就請他入內，由談話中知道該生是應童子試回來的。不久，老人就命他的妻子，把已燒好的芋芳給他喫，他喫在嘴裏，覺得味道真好，津津有味，一碗再一碗的喫着，等到雨停止，他也喫飽了，臨去的時候，他謝老人說：「他日決不敢忘記你老人家的芋芳。」

十多年後，書生已做宰相。他命廚子燒芋芳給他喫，嚐嚐滋味，遠不及從前祝渡老人所燒的芋芳那麼的甜而香，因此，他就派人去尋這一

對老夫婦來。

他們老夫婦既到了京，相國親自出來招待，並且說不敢忘記老人的芋艿，現在煩請你再爲燒煮。隔了一會，芋艿就燒好了，相國喫後，奇怪的說：『現在你燒的何以沒有以前的那般好呢？』

老人笑笑的說：『芋艿是一樣的芋艿，以前的芋艿所以香而甜的，因爲地位上的分別，從前相國自郡城幾十里的路跑來，肚子又餓，又碰到了大雨，所以喫去便感到是異樣的美味；現在呢，你相國喫的魚翅海參都是高貴的食品，那自然不能感到芋艿的香甜呢！』

『我年紀漸漸的高了，見識的事也很多，在我們村南有一對貧苦的夫婦，夫婦倆天天相互工作，有空暇的時間他就去讀書，後來成名了，』

他就寵愛小妾，把他的髮妻棄去，以致她鬱鬱成病而死，那豈不是與你吃芋艿一樣的嗎？

『再有城中有甲乙兩個同學，每日常是形影不離的，後來乙先得意，做了官，聽得甲失意落魄，他倆的友情就此中斷，也不是與你吃芋艿是一樣的嗎？』

『再記得某人家的兒子在讀書時，時常說他將來做人的志願，要像某古人般的廉潔、忠孝，又要像古代的某某人；以後他做了官吏，仍是做貪官污吏。這豈不是與你嚐芋艿的滋味一樣的嗎？』

『更可笑的，便是西鄰的塾師，時常對他的學生說前代故事，有將相，有刺史、守、令，平時說得如何的忠君愛國，可是一旦遭了變亂，』

就奴顏屈膝的受人擺佈，或竟爲虎作倀，這豈不是一件可笑的事嗎？現代的人，祇知今日而忘記以前日子的人很多很多，豈僅是在一雙筷子之間的呢？」

老人話，尙沒有講完，相國便陪笑的說：「老人乃是懂得道理的人。』給了他多量的錢帛，令他回去，於是芋老人的聲名，各處的人都知道了。」

(顧展綸譯)

## 十五·鶯鶯傳

唐元稹

唐貞元年間，有個張生，長得面目清秀，倜儻風流，而且性情也很溫和正直。

不久，他便到了蒲縣去游玩，在縣的東十餘里地方，有個寺名叫普救寺，張生就借宿在那兒。

可巧有個寡婦崔鄭氏，帶了子女隨僕等，同到長安去，中途經過蒲縣，借宿在普救寺中。

蒲縣駐軍的將官丁文雅，他不善於治理軍政大事，以致部下時常出來行劫、捕人、擾亂地方。

崔氏的家私很是富裕，奴僕又很多，恐怕也受到不測之禍，所以崔鄭氏很是惶急，後來幸經張生與該縣駐軍的部將相友善，所以派了許多的士兵來保護，總算沒有意外的事發生，十幾天後，中央又另派了有紀律的軍隊來調防。

鄭氏因為感激張生的大德，所以特地的來宴請他，並且令她的兒女作陪。

她的女兒鶯鶯妙齡十七，生得好似鮮花一朵。張生一見，也就起了愛慕之心，席散，張生即想致情於彼，終因沒有空隙的機會，而難於成就。

鶯鶯的丫環紅娘，生得玲瓏乖巧，時常經過張生的地方，張生就託

其寄情於鶯鶯，鶯鶯初也不從，後因張生屢屢的哀求，禁不得鶯鶯也起了愛憐之心，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便是她倆幽會的時間。

這樣的過了幾個月，因為張生想念父母的恩情，也很急迫，於是就向鶯鶯商議，並且要求她私奔，但是鶯鶯的生性也很孝順，那裏肯爲了自己的慾念，去毀滅自己的門風，和別離自己的慈母呢？並且也勸張生即速回去，以免父母的懸念，可又叮囑他早些日子回來，定個久遠之計。

張生去了不到三個月，又回來與鶯鶯敘兒女之情，可是催人的光陰又到了京都會試相近的日子，張生爲了自己的功名和鶯鶯前途的幸福起見，少不得又要勞燕分飛，各自一方了，他倆分離的時候又不免做了些

兒女別離時的情態。

會試的結果，張生不幸是落第了，使他沒有面目還去見鶯鶯，這是何等悲痛憤恨的一件事？

這樣的蹉跎了幾年，鶯鶯逼不得已，遂與別的人結了婚，同時張生也另外娶了妻室。

後來，張生經過鶯鶯的新宅，託言她的外表兄再求一見鶯鶯，但是鶯鶯拒絕了他的要求，也就此死了張生的心。

（附註：西廂記便是根據此短篇故事而作的。）

## 十六·白蛇傳(寓言)

佚名(唐)

唐朝元和的二年，隴西的李璜——是鹽運使李遜的姪兒，平時少年風流，時常喜歡在花月場中走走，有一次因為陞調的關係，乘便就在長安的東面去玩玩，忽而見到一輛大的車子，上面坐了個女子，穿的是白衣，形貌生得秀麗異常，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因此就動了李璜的心，就詢問她的奴僕說：「這是那一家的姑娘？」奴僕就笑盈盈的說：「她是個年輕的孀婦，是袁家的女兒，從前是嫁給李家。」李璜又問道：「可以再嫁人嗎？」那個奴僕又說：「這個我們怎樣能知道呢？」於是李璜又拿了好多的銀兩，請那個奴僕去問，不久回答說：「此

地路上不便多議，請你到莊嚴寺左邊的那個宅子去商議。」李璜聽到了也很快樂。

到了那個寺中，他們兩個一切都談妥了，大家卿卿我我的愛個不止，到了晚上更是歡飲了許多，這樣的過了三四日，那個白衣姑娘就對李璜說：「你今出來了好多日，恐怕家中也很着急，不如你先回去一趟，好在我們不難後會。」李璜聽了覺得倒也不錯，就辭別了回去。在路上，奴僕們嗅到李璜的身上有許多耐人尋味的蛇腥氣。

到了家中，他的父母問他，爲了怎的到今日纔回家，李璜便亂七搭八的說了，以後就感到有些頭昏腦漲，於是他就睡倒在牀上。

他的妻子鄭氏女就對他說：「你調官已經成功了，昨天就要去上任

的，奈何又尋你不到，後來幸而我的哥哥代你去的。』李璜就說了些謙辭的話。

隔了一會，他妻子的哥哥來了，深責他的不該應，但那時的他已經失了知覺，所說的話，也是牛頭不對馬尾。

他深責自己的不該應，兩眼包滿了眼淚，轉向他的妻子說：『我不能再好的了！』嘴裏雖在說話，可是覺得自己的身漸漸的消失了，把被頭揭起來一看，祇有一牀都是的水，唯有頭是完好的。

李氏的一家，都很傷心，又很驚奇，就叫李璜的傭人進來傳問，方知他的底細。

他們都去找尋那莊嚴寺，但見一個空園，一棵大的皂莢樹，其餘再

也沒有別的東西

問問附近的人家，祇說往往有條大的白蛇在樹下，姓袁的。不過是  
把空園作個姓吧了。

## 十七·李師師外傳

宋朝無名氏

李師師是宋朝長安東二廂永慶坊染紡店工匠王寅的女兒，可憐她生出來就沒有了母親，幸虧王寅以父兼母職，細心的加以撫養愛護，但那個女小孩在襁褓中從也沒有哭笑過。

依據長安的風俗，凡是方生出來的孩子，如果父母歡喜的話，那就要到佛殿上去走一次，王寅因為可憐他的母親起見，所以也不能例外，抱了他的女兒到寶光寺去，那時她方纔能笑。寶光寺內的老和尚，笑嘻嘻的對她說：『這是什麼地方？到這兒來幹什麼？』她忽然哭了，和尚摸摸她的頭頂，她又立刻停哭。王寅很奇怪的說：『她真是佛門弟子啊』

！』因此就題她的名字叫做師師。

在師師四歲的時候，王寅犯了罪死於牢獄內，師師便失了依歸，當時有個娼婦李姥遂把她收養。長大了，姿容美妙，又擅歌唱，於是就名盛一時。

徽宗皇帝自從卽位以來，專喜奢華淫狎，而太監蔡京、章惇、王黼、一般人，又極度的引誘他狎游聲色，當時皇宮內，凡是天下的奇花異石，名貴珍品，統都收下了來，然而這些東西也使徽宗玩得厭了，他一心一意的想到外邊去冶蕩。

宮中有個狎客，名叫張迪，他也是皇帝所寵愛的人，他在未進宮以前，時常出入於長安各妓院中，所以認識了李姥，因而他便同皇帝說李

師師的才色雙全，徽宗心也爲之一動，明天，徽宗便喬裝易服，叫張迪引去，再拿了紫絹二匹，線毯兩條，珍珠、寶物、白金、無數，詭稱大商人張乙，要求一見李師師。

李佬貪愛金銀財物，很歡喜的應允了。

徽宗進去了多時，可是終不見到師師一面，最後經李佬的引進，纔到一間密室與師師會見，在燈光下祇見師師姿態楚楚，與衆不同，問她姓名年齡也不回答，祇不過唱了只平沙落雁曲，音聲清晰動人，不覺徽宗爲之魂消魄散，唱完，已經天色將明，皇上便匆匆的辭去了。

自此之後，徽宗便依依不忘於師師，對於國家的政治軍事，置之不聞不問。

不久，徽宗便築了一條路，把師師的居處與宮中相接連，以便他每天縱樂。

這時的宋朝，內有奸邪小人的弄權，是非顛倒，弄得禍國殃民；外面時常有野蠻的民族來侵略，徽宗又是個閒散的人，那能管得這些大事？於是就把帝位讓給了他的兒子欽宗，自稱道君教主。太上皇。

太上皇自從卸位之後，更是迷戀於李師師。

那時，金人的勢力很大，時常舉兵犯境，整個的國家的地位也發生動搖了。

師師便把所有的私產——大都是徽宗歷年的賞賜，開呈給開封尹，自願充助軍餉，抵禦金兵。

不久，金兵便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並且攻破了京師長安。

金兵的主將闞嬾，知道師師的美名，要想佔爲己有，可是搜尋了多天，竟沒有找到。

漢奸張邦昌，甘心賣國，一心想去獻媚金兵，於是他就生擒了李師師去邀功。

師師就哭罵的說：『我是一個賤妓，荷蒙皇上的寵愛，現在當一死以報主，但是你們這般賣國的好臣，國家平靜時，便胡作妄爲，欺君罔上，破壞整個的國家，等到一旦在國家危急的時候，又去低頭伏笑，屈膝獻媚，供他們的驅使，乃是天下第一等的大罪人。』罵完就把她頭上的金簪，自己刺她的喉，不死，再把金簪折而爲二，吞下肚去，不久就

死了。

徽宗聽到了師師死時的情形，很爲她傷感。

## 十八·中山狼傳(寓言)

明馬中錫

在一個明媚的天氣，趙簡子帶了許多的侍者以及鷹狗等類到中山去打獵，忽然看見一隻狼立在路旁哀哀地啼哭，趙簡子就拉出他的弓來一箭正射在他的肩部，狼就負痛而逃去，簡子就恨恨的命他的隨從人等拚命的追去，一時弄得天翻地覆，塵灰飛揚，腳聲好似雷響大的一般，十里之內，幾乎不能辨別是人的聲音，還是馬的聲音。當時有個研究墨子學說的人，名叫東郭先生，適巧帶了驢子、書箱、經過中山，那隻狼就跪在他的跟前，求他救其性命。東郭先生向牠說：『我有什麼力量可以救你呢？如我保全了你的性命，我豈不是就要得罪於世子，恐怕有不

測之禍，但我根據了墨子兼愛的道理，我終當盡我的力量來救援你。」於是就把牠藏在自己的書箱內。

不久，趙簡子來了，找不到狼，大怒的拔出刀來斬附近的牆角而說，假如你不說出狼所在的地方，那你就得像那牆角一樣的危險，東郭先生就跪在地上說：「我是個讀書的人，去跑走求學尙且來不及，我又怎能知道那狼的蹤跡指示你大人的鷹犬呢？我再聽見說大道多山路的地方，很多有逃走的羊，羊是很溫柔服從的動物，牠在小路多的地方，尙且有逃走的可能，狼的狡猾，比了羊真不知相差多少，現在中山的小路有如此的多，你單單在這大路上尋，又有什麼用呢？你如要捉得他，你儘可以叫你隨從的人去尋找好啦，我走路的人犯了怎麼罪呢？我雖是愚笨

的人，豈不知道狼的貪心兇強，你大人既經有心去除掉牠，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我爲什麼要來瞞你呢？」趙簡子聽了他的話，覺得很有道理，就帶了從人回到家去。

隔了一會，東郭先生就放牠出來，那隻狼就大聲的對東郭先生說：「方纔趙簡子的從人，把我追得要命。幸而你先生好心救得我的性命，但是我現在的肚子餓極了，肚子餓而沒得食，也是一樣的死。與其餓死在地上，作爲野獸們的點心，我還不如死在趙簡子的家中來得安逸，你先生是墨子的忠實信徒，那你就該做些有利於天下的事，人生終究不免一死，你何不讓我把你吃了，保全我的性命，而成全你先生的大德呢？」於是狼就張牙舞爪的向他撲上來。

先生把雙手阻止牠的說：「你這該死的東西，我救了你的性命，你不思報恩，却要恩將仇報，你未免太負我了！」狼又說：「請你原諒，這並不是我負你的，你是讀書的人，總該知道天生了你們人類，不是專給我們喫的嗎？」

他倆爭論了好久，終不能解決，因此東郭先生就說依我們民間的習慣，如有疑問必須去問三個年老的人，現在我就與你找人去問，如果他們說：我是可以給你喫的，那我就給你喫。」狼也很贊成。

走了多時，終沒有碰到人，這時的狼很是餓，望望前面有棵大的老樹，牠就對先生說：「我們就去問牠吧。」先生說：「草木懂得什麼？我們何必去問！」狼說：「我們去問牠，牠終有回答的話的。」先生不

得已就向老樹陳述了一番；那樹就說道：『我是杏樹，以前主人家種我的時候，祇是一個杏核，隔了多時，我便慢慢地長大了，十年過後，我即能開花結果，我的主人時常把我喫掉，主人的妻子、朋友、親戚、都來喫我，非但如此，有時再要到市面上去出賣，我的功勞是何等的大啊！但是，我現在年紀大了，再也不能結出鮮豔豐美的果子，主人家就要把我斬掉，像你這般的人，有什麼功德呢？要求狼不喫掉你呢？』

狼聽了，很是快樂，就跳來喫先生，先生說：『狼啊，你又負了盟約，我們祇問得一棵杏樹，你為什麼逼得我如此的利害呢？』

於是先生再與狼走去，忽然碰到了一隻牛，狼又對先生說：『讓我去問牠吧！』先生說：『方纔草木無知無識，幾乎害我性命，現在去問

禽獸，那更是沒有用的了。」狼又恨恨的說：「你不要去管牠，我去問就是，不然，我就立刻喫掉你！」

先生無奈。又祇好向老牛陳說了一遍，要求牠主持公道，那隻牛就皺皺眉頭說：「老杏樹所說的話，一點兒也不差，像我真是可憐，當我在小的時候，老農就用了很少的錢把我買來，替他們種田，後來又要我拉犁，更要我給他們騎走，他們的衣食都靠了我的工作而得來的，他的婚事，也是用了我苦力工作得來的錢而成親的，他們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所供給的，現在我年紀大了，不能工作了，他們就把我趕出，終日被風吹雨打，弄得我骨瘦如柴，皮毛也將脫光，滿身又生了瘡毒，他們還不滿足，要把我殺死，你想人是多麼的狠心啊，你又做什麼功德，可

以請求狼大哥不吃掉你呢？」狼聽了牠的話，又張牙舞爪的向東郭先生撲來，先生說：『請你安心再等一會兒吧！』不久，就碰到一個白髮的  
老人，拿了拐杖，慢慢地走來，先生就跑去跪在老人面前訴說道：『那  
隻狼因為有人殺牠，所以我把牠救了，現在牠反臉無情，要來喫我，我  
屢屢的向牠哀求，終於不能避免，於是我就與他誓約的說，要問了三個  
老人，再定是非，起初碰到杏樹，強迫我問牠，草木是無情的，幾乎傷  
了我的性命；其次又遇到老牛，牛也是沒有知識的，所以又幾幾乎傷了  
我的性命；現在碰到你老人家，請你救我的性命而主持公道。』老人就  
大怒，把狼大大的責備了一頓。並且叫牠即刻回去，否則，就得把牠  
殺死。

那狼又狡猾的說：『唉！老伯，你實在不知其中的底細。起初我把我藏在書箱內，幾乎把我悶得要命，他的意思是要把我活活的悶死，給他一人受好處，那我爲什麼不能喫他呢！』

老人聽了，更增加他的怒氣，恨恨的把牠一刀殺死後，棄在路旁。

## 十九·『白拍子』的故事

小泉八雲著  
沈君默楊百川譯

(註)『白拍子』是日本古代的舞女。

### (一)

從前有一種風俗——至今還依然如此的——大概青年的藝術家總須徒步旅行。周遊國境，他們的目的是賞覽與描繪最優美的風景，研究寺院內所保存的著名藝術品，此種寺宇，大抵據有勝跡的區域。因為有這種周遊，我們現在還可以鑑賞許多美麗的風景畫冊，和研究生活的書籍；不過這種書本到現在已屬稀少，成爲名貴的古董了。我們在此種書本裏面，方始明瞭只有日本人可以描繪他們本國的風景。縱使西洋人知道他們演繹大自然的方法，照樣地去嘗試，果然也能照樣地描繪出來；但

最大的遺憾，即是形似而神離，因為西洋的藝術家只能把他所觀察到的描繪以外，不能有更深刻的寄托。但日本藝術家的作品，他能夠給與你，他內心所感覺到的，——一時一地所蘊蓄簡要的情緒都烘托出來，所以他作品的成功，就是一種暗示的力量，這是在西洋藝術中極少。西洋畫家確實描繪得很能細緻，其所渲染的只是他自己想像的表現；東方畫家並非如此的。他能從大處落墨，即使有細微之點，亦必使臻妙境，比如：烟霧之中，隱然藏着深邃的林谷，迷濛的雲岫，隱約地籠罩着危峯絕壑，把他歷來的經驗，從記憶裏喚起來，這種記憶力就是大自然中奇瑰與美麗的景象湧現渲染出來，而且還有一種寄托的情感。他是超越過想像力，更激動想像力，有時冥想以追求於一瞥之間所見美妙的景緻

。雖在這一瞥之間，然而他却能把一時的情感，一地的特質，很神妙地傳達出來，所以他是一個根據回憶而注重情感的畫家，並非是寫實派。就在這一點上，他所以能具有驚人的魄力，——這種魄力，倘使沒有鑑賞過他們靈化的作品的人，是永遠不能了解的。因為這種超脫物質的傑作，所描繪人類的姿態，是沒有個性的。但屬於某一類人的特質，自然地流露着，有不能摹仿的長處。如農夫的拙魯與富於好奇心，處女的嬌羞，少婦的嫵媚，古武士的自持，孩提的天真，老年人的幽閒。總之，他藝術的發展，深受遊歷和觀察的影響，其成功並非從閉戶苦學中得來。

在許多年以前，有一個青年的學生，他從西京到江戶（今之東京），跋山越嶺去作長途的旅行。那時，康莊的大道極少，大概的路徑都是

崎嶇不平的，所以旅行是比較現在不方便，有一句流傳的諺語：『所寵愛的小子，必要使他跋涉長途去旅行。』當然那時各地的景象，也和現在一樣，也有松樹、杉木、竹林、茅屋。在田疇間那辛勞的農夫，戴着草編的大帽耘田，在道路旁邊有地藏像，還可以見到許多的人們笑吟吟地到寺院中去膜拜焚香。那時兒的夏天，也正和現在一樣，櫻色的赤裸裸的小孩在淺水的河中歡笑，同時，溪流也似乎對着太陽微笑着。

這個青年的學子，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幸運的寵兒，他已經旅行過不少的地方，他是慣於粗飯陋屋的生活，隨處可以悠然地棲息過宿。然而在這次旅程中，有一天，他到了一處地方，夕陽已是銜山了。他回過去向四周看看，竟找不到一處可以使他得到膳宿的地方。他在山嶺上想

尋找一條捷徑，可以走到一個村莊，可是他竟因此而迷途失道了。

這夜月色全無，在他的四周都是黑沉沉的松影圍住着，他梭巡地走去，都是一片荒漠，除出了松濤的聲音和唧唧昆蟲鳴叫之外，大地靜謐到如死的樣子。在他顛蹶前進的時候，唯一的希望，是要走到一處河濱，那可以依着河流走去，找到村落了；果然，終於發現有一條河流橫躺在他的面前阻住他的去路，但是一見到江流的激湍，兩旁的危崖陡立，使他戰慄起來，不得不重新折回過來。他最後決定，惟有攀登到最高的山頂上去，這樣，踞高瞰下的看去，可以瞭望出有人跡之處，然而他雖攀登了上去之後，所見的，只亂山重疊的起伏着，除此之外，他依然一點沒有可以看到些什麼！他正想只好預備在星辰底下度過這漫漫長夜的

時候，忽地看見在遠遠的山坡之下，有一點隱約的微光，這顯然是從屋子裏照射出來的。他於是向着那光線走去，不到許久，看見一所小小的茅屋，這屋子大概是農人的居所。那時燈光仍然繼續不斷地從門隙處發射出來，他加急速率走近上去，就在大門上輕輕地叩着。

(二)

沒有許多時候，就聽見裏面有行動的聲音，似乎有一個婦人的聲音詢問他有什麼事。從這種柔和而甜蜜的音調裏，雖沒有見到問者是誰，但是已使他十分驚異起來，因為她所說的話，完全是都市中雅馴的語言。他於是告訴她：他是一個學生，在山中迷失了路，希望今夜能賜以一席之地；如果不方便，也請妳告訴我，怎樣可以走到最近的村落所在，

這是他非常的感激。繼續又申明在他的行囊裏還有些資金，可以作為酬謝她領導的辛勞。這個婦人詢問他數語之後，也同樣地十分驚異，因為照他行程中所趨的方向。怎會找到這樣幽邃而罕有人跡所到的她的居所呢；但因他雋妙的答辭，把她的疑慮完全消滅，終於答應了他，並且告訴他。在這樣的深夜中，要找到任何的村落，不但是極不容易，而且路上也是極危險。

他在門口等了不多時候，看見那扇門是開了，一個婦人手裏擎着一盞燈籠，來照着來客的面容，可是她自己的身子仍然隱匿在黑暗的地方。她沈默地察看了之後，很簡單地說：『請你稍為站立一下，我去取一點水來給你洗濯。』她果然把一具盛滿清水的盆拿來安放在門限上面，

另外還把手巾交給這位佳賓。他於是卸去靴子，把足上的征塵洗汰乾淨，方始得到她的招呼進去。他走入到一間很整潔的房子裏，祇見除了裏面餘空的一部分作為廚房之外，只有這樣小小的一間居所吧。她爲他端整了一個坐墊，並且在他面前安置了一個煤炭盆。

他趁這個當兒，很仔細地把女主人相了一下，只見她顏容倩麗，舉止溫柔，使他愈加驚異。她當然不是農家的女子，她的佳麗如同方纔所聽見的美妙聲音一樣。她的年齡似乎比他大三四歲，但還在妙齡。她開始對他說：『現在我是一個兒單獨地住在這裏，從來不招待任何的賓客，可是你在這樣的一個深夜裏，如果跑得再遠，一定很是危險。在鄰近的地方雖有幾處農家，但你在黑夜中沒有嚮導者引領，決不能找得到，

你祇能在這裏過宿一宵吧，不過這是一定使你感覺到不舒服。我想你必然是很飢餓的了，這裏有幾碟的蔬肴，請你來稍爲點點飢。」

這個青年的旅客本來很是飢餓，聽見她懇摯的邀請，十分快活。於是那位青年婦人生了火，靜靜地整備了幾碟菜和豆之類的肴饌，又一碗粗糙的飯，安放在他的面前，並且很歉仄地請他原諒菜蔬的非薄。當他用膳的時候，她靜默地很少講話，她這種拘謹的態度，反而使他不自然起來，因爲她有時回答了他幾句必須回答的幾句話之後，有時不過鞠着躬，或很簡短的把幾個字，作爲答復外，似乎不願和他作長談。

同時，她看到這間屋子雖然狹小，但整理得潔淨無塵，一切的傢具雖是不甚值價，看上去很是美麗。窗門和衣櫥等都用潔白的紙糊裱着，

上面寫着中國字，書法也非常的挺秀，所題的字，大概畫家最歡喜的題目，如春花、山水、夏雨、秋月、星辰、江河、秋風、等的短句。在房間的另一面有一個壇，上面安放着一個神龕，朱漆的門完全開啓着，可以望見到其中的一個靈位。在野花和祭物的中間燃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燈，神龕上面有一幅不同凡響的大慈大悲的菩薩畫像。

青年的學生喫完了晚飯，少婦於是開口說了：『我不能給你一個較好的臥榻，是很不安的，不過這裏祇有一頂紙的蚊帳，居常是我自己應用的；但是今天晚上，我還有別的事，不能睡覺，雖這樣簡陋的臥具不能使你舒服，然而時間已是很晚了，可以安睡吧。』

他約略知道她爲了某種奇怪的緣由，寧願一個人單獨地居住在這裏

，與世隔絕。今夜她破例的自願把她自己唯一的臥榻讓給他，也是完全出於慈愛的胸懷，他實在受不下這樣逾格的款待，於是誠懇地告訴她，他在地板上儘可以安睡，也不怕蚊蟲的叮咬；可是她以長姊的口吻，一定要順從她的意思。她知道他是一個謹敕的青年，所以要求他允許讓她去幹她自己的事，因為祇有這樣的一間屋子，他也不能再推讓了。她就在地板上展開被褥，安放了一個木製的枕頭，掛起一頂紙帳，在神龕與臥榻的中間又拉開一個大幃幔來，於是向他道了晚安，並且用一種暗示的神色表示他可以睡了。他雖則還是很躊躇，但是推讓起來，恐怕反而引起她的不安，所以不再謙辭，祇得順從她的旨意就寢了。

(三)

他本來不願意接受這種美意，因為這種美意是犧牲他人的安息，他所臥着的床鋪很舒服，加之他已很疲乏，所以他的頭一着了枕，就酣然地把一切的事都付諸九霄雲外，甜蜜地睡着了。

似乎沒有多少的時候，他突然被一種奇異的聲音所驚醒起來，這分明是脚步的聲音，然而又不是通常的走路的声音那樣的輕徐，因為他被這樣的急促的脚聲所驚醒的，他再細細地聽，那種襲擊的聲音愈來愈急，他以為或者是盜匪們光臨，在他自己呢！無所懼怕，因為他即使受到損失也是很微，在他的心中最引為不安的，就是為了那很仁慈款待他的女主人擔心。他舉目看到紙帳上的每一面，開着一個小小的孔穴，更用紗線編成了布，掩在上面，好像一扇小小的窗子。他就在其中的一個

孔穴中間窺視，可是另外有一個高大的幃幔隔住在中間，使他不能看到外面究竟有些什麼，他要想呼喊，但是一想到如果確實有危險，在他沒有知道實在的情形之前，他呼喊起來是給人知道他在這裏，非但無用，並且是鹵莽，這樣，他就把這個念頭打消了下去，可是使他不安的聲音，仍然繼續不已，而且還漸漸地增加了一種神祕的意味。他沉着地預備應付這不幸的事件，倘然至必要時，他寧願犧牲一己的性命，以衛護女主人的安全。他急急地把衣服捲起，屏息地在紙帳底下鑽了出去，蛇行匍匐地走到幃幔的另一端去窺探；一見之下，更使他極度的奇異起來。

原來那少婦在燈燭輝煌的神龕前面盛裝的獨舞，他認識她所御的衣

服，是『白拍子』的服裝，並且比較他以前所看見的舞孃所穿御的衣服還要華麗許多。從她的美麗上，荒村深夜裏，和不同尋常的奇異的舞技，愈覺不可思議，愈加引起他的疑心，於是農人們所傳說的狐女的故事，突然地湧現在他的想像之中；但在佛龕中見了聖像，就把他的恐怖意念打消了。他自己很慚愧的生出這樣愚昧的玄想。同時，他又感覺到他所看見的，或許是她不願給別人所窺探，他是應該守賓客的本分，重復回到幃幔後而去。然而他已給這種奇觀所吸引住了，他自己覺得快樂的情緒還及不到驚奇的意念，因為他現在所看見的，是最最藝術高明的跳舞家的舞姿，為從來所沒有見到的，他愈看愈給她的嬌艷所眩迷了。他正在目眩神迷的際候，她突然地把跳舞停止了，她卸去了舞衣，當她的

目光接觸到他的視線，使她異常地驚駭。

他立刻向她謝罪，說明他被急促的脚步聲音所驚醒後，因在深夜孤村的緣故，爲了她很是着急，但是起來一看更使他驚奇，並且告訴她並非故意要窺探她，確是被美好的舞姿所吸引住，遺忘一切了。『我懇求妳，』他繼續地說，『請妳原諒我好奇的心理，因我禁不住要知道妳究竟是何等樣的人，妳怎會能成功偉大的蹈舞家，在大都市中的舞女我都觀賞過，雖在許多舞姝之中，我也不能再找到一個舞蹈的技藝能像妳同樣地高明，我開始一見了妳的舞術，我不能再把我的目光移去了。』

她起先確然似乎有一些愠意，但在他還沒有說完之前，她的顏容完全改變了，她微微地笑着，把她的座位移在他的面前，說，『不，我並

不惱怒，我深深地向你抱歉，使你驚醒，你看見我獨自一人的狂舞，我一定知道你以為我是發瘋了。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你所見到的究竟有些什麼意義。」

於是講述她的故事。她的芳名，他在幼年時代早已聽見過，她是著名『白拍子』中最負名譽的一個，可以說是都會中的寵兒，然而她在青春的綺年，芳名藉甚的時候，突然地在公共場中不見她的芳蹤了。到什麼地方去，爲了什麼事，那是沒有人知道的了。她去棄財富，與一個年青的愛人相偕私奔。他雖是貧乏，但是他們還可以在鄉村中度着簡單而愉快的生活。他們在山中建築了一所山屋，兩人相依爲命地過了好多年。他十分地崇敬她，他最大的快樂就是欣賞她的跳舞，每天晚上他必定

爲了她彈奏她所歡喜聽的音樂，她也爲着他的緣故跳着舞。可是在一個嚴酷的冬天裏，他不幸地患起病來，雖盡她的心力去調護，他終於是死了。從此她度着單獨的和不忘故劍情深的生活，常常舉行愛情和追思的禮節以紀念他，她每天在神龕前陳列祭物，每夜跳舞像在他生前時一樣。以上的都是她對於青年的旅客解釋的話。她又繼續申述，因她的鹵莽，使驚醒了疲乏的客人，她以爲他早已睡熟了，所以就輕輕地開始跳舞了，說完了話，又請他原諒她無意的驚擾。

當她告訴了他之後，煮好了一點茶，兩人一同喝着。她誠懇地請他回去再睡，使她的心可以得到安慰。他也很十分誠懇地謝罪後，不得不仍然回到紙帳中去重尋夢境。

他睡得十分甜蜜，等到回醒過來，已是日上三竿了。他起身之後，看見簡潔的早餐已經預備好了，像昨天晚上一樣，他喫得很爲滿意。當他臨行的時候，想到昨天晚上種種的叨擾，拿出些錢來給她，作爲酬報，但是她拒絕了說：『我所給與你的是不值錢的，完全是出於善意，我希望你把種種所受的不舒服忘記了，如果你要記憶的話，當記得那個無物可獻的人的一番善意。』

他雖仍舊極力使她接受他的禮物，後來覺得他這樣的固執，反使她感受痛苦，他於是向她辭別，並且說了他所能想到的話以表示他的謝悃。同時，他心中深深地感覺到一種的悵惘，因爲她的美麗和幽嫻使他起了一種微妙的意想。她指示了他的去路，看他下山，直至不能再看到他

。一點鐘之後，到達了他認識的大路。這時，他忽然在心上有一陣難受的感觸，他忘記了告訴她的名字，他躊躇了一下，自己對自己說：「我總是一生貧乏的人，縱然告訴她也有什麼意思呢。」這樣一想，於是又趕他的路程。

#### (四)

歲月不居，許多年數如逝水般流了過去，他已成了皤然老翁。但他在中年以後，已成了名畫家了。王公大臣們爲他偉大的作品所震驚，大家都十分地推崇，因此他變成富翁，在京都裏營造了一座很壯麗的居屋。還有許多青年的藝術家從各處來投他門下受業，幫助他服役，他的盛名愈加爲全國所敬仰了。

一天，有一個老婦到他家裏來訪問，要和他講話，僕役們見她貧苦的狀態，以爲是一個丐婦，很粗鹵地盛氣盤詰。但是她祇回答說：『我爲甚麼來？除了你的主人外，不能告訴第二個人。』僕役們以爲她是在發瘋，就哄騙她，主人不在西京，我們也不能知道他何時可以回來。

然而這個老婦總是一天天地來，這樣地幾星期沒有間斷過。每次來僕役總不忠實去告訴她，不是今天生病，卽是今天很忙，或者今天因有許多貴賓不能接見你。可是她總是繼續不斷的來，並且在很正確的時候，手裏攜着一包破布的東西。到了後來，僕役們覺得太厭煩了，想最好把這件事稟明他們的主人，於是走進去稟白老畫家：『門外有一個很老的婦人要見主人，衣服襤褸得像一個丐婦，她來了已有五十多次，每次

不要叩見主人，但又拒絕我們問她叩見的目的。據她說，她只能親自告訴你，看她似乎有點瘋顛的樣子，而又總是天天的來探訪，所以現在來向主人請示，究竟怎樣去發落。」

主人似乎有些忿懣的樣子，「以前爲什麼你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告訴我？」他銳厲的說後，就跑到門外，很仁慈地去向老婦問話了。因在他的記憶裏永遠不會忘記從前他也是一個貧乏的人。他誠懇地問她是否需要他的濟助。

但她的回答，她並不需要金錢或糧食，祇願他爲她畫一幅生像。他對於她的請求，十分表示驚異，就請她到屋子裏來。她進了廳室，就在那裏跪了下來，解開她所帶來的一包東西。當她打開的時分，畫家就看

見那是一襲珍奇可貴的繡花服裝，衣的周圍鑲着金邊，因為年代的悠久，鮮明的色澤已是消褪。但這破舊奇怪的衣裳，就是古時候在繁華綺麗的都會中最時髦而珍貴的『白拍子』所御的服裝啦。

老婦人把這些外衣一件件解展開來，看見有竊痕的地方，把抖顫顫的手指撫平下去，在這種情狀裏，喚起他一種記憶，初時很濛混，漸漸地愈加明晰起來。因為在他衰敗而久遠的追想力裏，他重復清楚地見到，在深邃幽靜的山屋之中，他曾經受到不受酬報的款待，——給他憩息的小房間，紙帳，神龕，一盞半明不滅的燈，午夜艷絕的舞姿，同時種種的幻象，憧憬於他的腦海中突然一一地重復湧現出來。於是那位向受王公大臣所崇敬的大畫家深深地向她施禮，並且對她說：『請妳原諒我的

鹵莽，一時間竟把妳的面容忘記了。我們分別後已有四十餘年，然而我還很清楚地記得妳，我曾經有過一次在妳的家裏受到殷渥的款待，妳把唯一的床鋪讓給了我，也見過妳絕妙的舞姿，又妳把一段妳的戀愛故事講給我聽。你曾經度過「白拍子」的生涯，我至今還不會忘記妳的名字。」

他說完了這些話，她竟然爲驚疑所擾亂，一時間竟不能回答，因爲她現在年紀太老了，有些龍鍾的樣子，又經過無數的折磨，記憶力也消失了。他用了許多方法，懇切和細膩的言辭，提醒她以前她所告訴他的許多事件，描摹當時她家裏的情形，於是方始漸漸地喚起她久已磨滅的記憶力來，她禁不住悲喜交集的回答說：「一些不錯呀！那一定是菩薩

聽了我的祈求，引我到這裏來的。現在我不復像你到我家裏來的時候的  
我了；但是你還能夠記憶得我，真是菩薩給與我的一個奇蹟。」

於是她簡單地把她的經歷告訴他。在這幾十年中她迫於窮困，不得不離開山居，又在年老色衰之際重復回到大都市中，然而在這個大城中的人們早已把她鼎鼎的艷名遺忘無餘了。她失落她的山居；確是使她傷心，可是最使她心痛的，是她已年老力衰，不能如同以前的每晚在她的愛人的神龕前跳舞，安慰他的幽靈。因此，她要求爲她繪一幅舞蹈的畫像，懸掛在神龕前面，這樣，可以替代她每晚的跳舞，她爲了這樣的緣故，每夜很虔誠地向觀音大士祈求，感謝菩薩使她知道他是大藝術家，所以又特地專程來懇求他不平凡的工作，她爲了地下愛人的緣故，並

且帶了舞衣來，唯一的希望，是給她繪一幅穿着舞衣的精緻生像。」

他靜靜地聽畢了她的話，於是微笑地答着她：「我極願意爲妳畫一幅生像，不過今天有不能延遲的工作，如果妳明天可以來的話，我當盡我的能力把妳畫得像妳所要求的一樣。」

她聽見他竟容納她的請求，感激零涕地說道：「但我還沒有將那件最使我躊躇的話告訴你，如果你接受了我的微意，就是你給我最大的恩惠，我除了把這幾件破舊的舞衣，作爲表達我的申謝之外，毫無長物，這些衣服本身是一無價值的，不過我希望你收受下來，因爲到了現在「白拍子」早已絕跡，卽現在的舞女也不穿這種的服裝，成爲一種希世的古董了。」

「關於這件事，」那畫家說，「請妳不必思想到這一點上去，我真是快樂有這樣的機會可以稍稍報答妳的恩惠，請妳準定明天來，遵照妳的意思給妳描繪。」

她再三鞠躬的稱謝他後，於是又繼續說：「我的主人，請你寬恕我，因為我還有一些補充的話要說，我所請求你的，並不是要畫我現在的老邁龍鐘的形像，是要你畫我年青時代的盛容，像當時你所見的一樣。」

「你的美麗，我是很記得的，」他說。

她喜歡極了，連面上的縐紋也舉了起來，鞠躬稱謝，呼喊說：「我所思念的、企求的、現在都如願以償了！他（指她的愛人）是永遠記憶得我可憐的青春，因為看見我的時代祇是年青和美麗，這樣，可以使他

喜悅而勇敢地說，我的愛人真是年青和美麗。主人，請你把我年紀重復輕起來，重復美麗起來，使他的靈魂看了也覺得我依然是非常地佳麗，我的請求完全爲了他的緣故。如此，他可以看見你的傑作，同時，也可以寬恕我不能作長時間的跳舞。」

畫家再三吩咐她說：「妳不必擔心，明天來我可以替妳畫，如同我當時見妳時一樣地美麗，我要細心地用藝術的手腕來描繪。妳不必多所疑慮的，但請妳準定時候來。」

(五)

這老年的舞孃果然準時的來了，那畫家就在細軟的白綢子上繪她的小像。這幅畫像在他的學生們看來，簡直絲毫沒有老婦的樣子。是阿，

他是從他的記憶中描繪這個舞孃青春時代的倩容，那飛鳥般的眼睛，竹枝柔軟樣的體態，苗條的身上披上了金絲服裝，宛如天女般炫耀。那老婦人的生像，在大畫家神筆之下，把久已消逝的容光一一地恢復了過來，已失的美麗像花一般地重復敷榮出來。他畫完了以後，慎重地蓋了章，裝潢着富麗的襯綢，鑲以象牙的軸，並且有小小的絲帶可以懸掛，安放在精緻的白木小匣裏交給她。他還把些金錢作為禮物致贈她，雖經他懇切的要求她收受，但終於拒絕了。「不」，她含淚地說道，「我一些都不需要什麼，我唯一的需要就是這一幅畫像，我爲了牠日夜的祈求，現在我的禱告已是應驗了，我的需要也滿足了，在我這殘餘的生命中沒有一件事物足以引起我的需要，倘若我抱這樣的無求無欲的死去，進入

佛國也並不艱難。不過最使我心上引爲不安的，就是除了這襲舞衣之外，沒有一些東西可以送給你作爲酬報的禮物，但我深摯地希望你收受下來。從此我每天要祈求你來世的快樂，因你所賜給我種種的仁愛。」

「不」，畫家微笑地答着，「我替妳做些什麼！真是一點點也沒有，如果這是使妳喜悅，我當然要接受的。因爲這樣也可以使我提起快樂的回憶，想到那個一夜我在妳家裏過宿，妳爲了我的緣故，自己捨棄了種種的舒服，一些不受酬謝，我至今還是心裏有不盡的感謝。現在妳告訴我住在那裏，我可以來看這幅畫是否掛得適當。」在他的心裏已經有了一種新決定，決意要在她的需要的時候竭忱去幫助她。

但是她很謙遜地請他原諒不能告訴她的地址，說她的居所太骯髒，

不配貴人的光臨，她又再三的鞠躬稱謝，挾了她唯一珍寶的畫像回去，愉快到反而流起淚來。

於是畫家吩咐一個學生，叫他跟隨在老婦後面，不要給她知道，回來告訴他，她究竟住在那裏。那個學生就照着他老師的吩咐，暗暗地追躡在她的後面。

他去了好久，方始回來，笑着說：『先生，我跟了那個婦人出去，走到城外，到了一所已經乾涸的河床，在那裏就靠近着刑場的地方，看見有一間不是人類所居的草屋，她就住在那裏的。先生，那個居所真是骯髒得沒有人可以光顧的阿。』

『沒有妨礙，』畫家回答，『明天你可以和我一同到那裏骯髒的地』

方去，我在世上生活一天，總不可使她關於衣食、或享受方面，有所匱乏。」

在座的許多人都爲着這件事驚奇起來，於是他告訴他們以前的一段歷史，他講完了這段的故事，他們也並不認爲他的話是驚異了。

(六)

翌晨，太陽出了一小時後，畫家和他的學生到城外那個地方去。

那草屋的門祇有一扇木板掩着，畫家輕輕地叩了許多次數，可是連一點答應的聲音都沒有，他站了一回，看見這扇木板，裏面並未門上，他把那扇板門輕輕地推進一些，向門隙處呼喚了幾聲，但仍然沒有回應。因此他決意親自進去，在這時分，忽然有一種非常微妙的感覺，回復

到他的腦海深處，他彷彿自己是回復到在許多年前，迷途失道時的學童，站立在門前向着山中靜寂的茅屋叩門求宿的情景一般。

他於是獨自輕輕地進去，見那婦人躺在那裏，身上裹着一條單薄破碎的被子，似乎正在熟睡的樣子。在一個粗陋的架上，仍舊安放著四十年前的神龕，中間供着一個靈位，前面燃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燈，在牆上掛着他所畫給她的一幅小像，下面有觀音像。關於觀音的傳說，據云，在面神前祈求，不可以有兩次以上，因為神祇答應一次的請求。在這間荒涼的陋屋中，除了老婦人的衣服、拐杖、托鉢之外，一無長物。

但是畫家繼續不已地看着這些物件，等待她自己酣暢地覺醒過來。後來，他又很快樂地呼叫她的名字二三次。

突然地，他發見她是已死了，當他凝視到她的面上，很奇異地覺得她似乎是年青了，一種難於描繪的美妙，好像一種青春的靈魂重復回到她的身上，額上為憂愁所雕刻的深痕，也柔和了下來，縐紋也消失了，似有比畫家更有力量的神祇替她撫摩過了的一般神蹟。

## 二十·天真爛漫

(Honoré De Balzac作)

人所能做的最奇妙的工作，不是作詩，畫圖，彈琴，建屋，造像，築船等等，而是生育孩子。兒童在十歲以前，最是天真活潑，美麗自然，過了這年齡以後，他們不再是兒童而將是成人了——他們變了男人和女人。孩子是充分地純潔和無邪，他們心中的喜怒哀樂都自然地發出，他們所不喜歡的東西就用手推開，他們所喜歡的就哭着要得到；當他們在這遊戲的情景中，是多麼好玩呢！當然，我敢決定，他們在家庭中，凡做父母的必定以為是掌上之珍，比什麼都貴重。他們是家庭中的花和果，是父母的愛之花和愛之果呵！他們的講話，在世界上，除此以

外，再沒有更可以使人愉快，因為他們的言語是充滿了自然和簡單的韻味。孩子的心是誠實的，無邪的，聖潔的。下面，我們有一樁故事，就是講到一個聰明而天真的兒童。

喀西林皇后在那時還不過是一個太子的妻子，因為她的翁——就是她丈夫的父親——心中有一種憂鬱症，所以就設法令他愉快，隨時送呈許多義大利畫家拉斐爾們著名的圖畫給她的父皇，而她也時常拿一些錢給那般畫家。有一次，喀西林將一張最著名的圖畫，是最最美麗的，上面畫着亞當夏娃在樂園中的故事的一張裸體畫。皇看了非常喜歡，所以掛在他的內室中。這張畫的名聲雖然很大，但是平常的人輕易不能看見。

有一天，喀西林的一個兒子和女兒，聽見了這張畫的風聲，就堅決要求他們的母親領着去看，最後，那母親給孩子纏不過來，就允許拿這畫給他們看。於是，他們就走到皇的寢宮中，孩子的歡躍也給皇不少的愉快。

『你們看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吧！』喀西林對孩子們說。她將這幅美妙的畫展開之後，就坐在皇的旁邊。小孩子看見這畫以後，歡喜的不得。於是，那哥哥就拍着妹妹的手膀說，『你看，這兩個中誰是亞當？』

『你這小蠢漢，他們穿了衣服之後，你才分辨得出哩！』妹妹就是這樣回答着。這個談話給皇和他們的母親不少的喜樂，並且還寫了信將

這件事去告訴別人。

像這樣的故事，別的作家是沒有寫過的，但是我所以提出這件故事而筆之於書，也所以表明兒童講話的興趣和教養兒童的必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再版

世界著名小說選(第三集)

每冊國幣二角五分

(郵費另加)

主編者 謝頌羔

出版者 廣上海博物院  
發行所 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集成印刷所

▲版權所有▼

WORLD'S FAMOUS STORIES

THIRD SERIES

Collected by

Z. K. ZIA

Second Edition

Price: 25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8

#5/  
C 46655



Cat. No.  
19341.2